北京圖書館藏

護官符下小註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項行商共八房

昌明隆盛之邦

伏長安大都

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坐至倦時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於离恨天

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尽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償趂此到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恵我並無此水可还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償还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賠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實未闻有还眼泪之説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几个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編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着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近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

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
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
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
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
內鬪他頑耍一回又代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閙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
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
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辭道

慣養嬌生咲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號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个人必有來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芦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别號雨村者原係湖州

[illegible]

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
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
住了暫居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
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
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
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
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
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
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
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个丫环在那里掐花生得儀容

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
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旧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
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鬟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
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庅賈雨村了每
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甚机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来定是此人無疑
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
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風
塵中之知已也一時小童進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
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
士隱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卻自己步月至廟中来邀雨村原来雨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个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被士隱走來听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妄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

了士隱過這邊書院中未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歌絃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絶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舉業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
義利二字都还識得且喜明歲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
之所李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当下即命小童進
去速封五十兩白艮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
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雨村收了艮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
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
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荐書与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
投謁个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説和尚説
賈爷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与和尚轉達老爺説讀書人不在黄
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罢了真是閒処光陰易

過倐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灯半夜
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
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
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
因此晝夜啼哭几乎不曾尋死看〻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
因思女構疾日〻請醫療治不料這日三月十五葫芦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
加小心致使油焗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
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熖山一般彼時虽有軍
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漸〻的熄下去也不知燒了

几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燒成一片瓦礫塲了只有他夫妻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难以安身士隱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與两个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还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来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还有折变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

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
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个跛足道人瘋顛落脫麻屣
鶉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只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即至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听見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然听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

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注出來如何道人笑道你解你
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
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
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
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
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〻你方
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手笑道解得切〻〻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
褳搶了過來背著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〻而去當下烘動街坊眾人當作

新文傳説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兩个旧日丫环扶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綫發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夜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环在門前買綫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説新太爺到任丫环于是隱在門内看時只見那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内抬着一个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丫环到發了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門响許多人乱嚷説本府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此回亦非正文也詩云一節是係于頂抵二格寫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宝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遠）及遠（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殺（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瘰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荣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今又于子兴口中一出阅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钗二人目中极精极细一描则是文章锁合处盖不肯下笔直下有若放闸之水燃信之爆竹使其精华一泄而无余也究竟此玉原应出自钗黛目中方有照应今预从子兴口中说出实虽写而却未写观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则是虚敲旁击之文笔则是反逆隐曲之笔诗云

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　须问傍观冷眼人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么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

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家人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欢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纔在咱门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於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到送我二兩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银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与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說

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性狡猾擅纂礼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

心中虽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喜咲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歴年作官積下資本並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游覧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歳塩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巡塩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来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経五世起初时只封襲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従科第出身虽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歳之子偏又於去歳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

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
字（得幾个）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
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
暫且歇下幸有兩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塩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
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个伴讀丫嬛這女
學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看）ゝ又是一載的
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
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近）因女學生哀痛
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
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

山環水𢓭茂林深竹之處隱ゝ的有座廟宇門巷傾頽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
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付破旧的对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
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我也曾遊過些名
山大刹到不曾見過这話頭其中想必有个翻過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
進去試ゝ想着走入看时只有一个聾腫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
意及至问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煩便
仍出来意欲到那邊村肆中沽飲酒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方欲入肆门只
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咲接了出来口内説奇遇ゝゝ雨村忙看時
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号冷子興者旧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这冷子
興是个有作為大本領的人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説話投機最相契

合兩村忙亦咲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敝友説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閑步至此且歇〻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説一面讓兩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来二人閑談慢飲叙些别後之事兩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麽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〻的異事兩村咲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咲道你們同姓定非同宗一族兩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兩村咲道原来是他家若論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越發生疏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府兩门也都蕭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疏了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门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还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潤之氣那里像个衰敗之家子興笑道亏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

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近)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
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听說也(納)罕道这樣詩礼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门
不知只說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这兩门呢待我
告訴你当日寧國公与榮國公是一母同胞的弟兄兩个寧公居長生了四个
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个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
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
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
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爺也到
生了一个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这珍爺那裡
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過(了)来也沒有(人)敢来管他的再說榮府你听

方終所説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
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个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
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著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
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
外又問還有几子立刻引見遂特恩賜了這政老爺一个主事之職令其入部習
學如今現已陞員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
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
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
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
事不是雨村咲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咲道万人皆如此說因

而他祖母使愛如珍宝那年週歲时政老爺使要试他将来志向便将那世上
所有之物摆了無數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环抓来
政老爺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
命根一樣说来又奇了如今長了七八歲虽然淘氣異常但其聪明乖覺百个
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
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使清爽見了男子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将来
色鬼無移了而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歷大約政
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
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说得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惡两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

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
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
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
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
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
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忽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
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
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固其氣亦必賦人發
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亦不能為

大凶大惡置之于萬ㄟ人之中其聰明(俊)靈秀之氣則在万ㄟ人之上其乖僻邪
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万ㄟ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
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綜)再(丛)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
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妓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
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
遊(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
濤崔鶯ㄟ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
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
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
不用遠說只(這)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

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村咲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礼之家到是個难得之館但這一個斈生雖是啓蒙却比一個舉業的斈生还勞神説起來更可咲他説必得兩個女兒伴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心里胡塗又常对跟他的小廝們説這女兒兩个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兩个宝号还更尊崇無对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个字要緊的狠呢但凡要説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説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斈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温厚和平聡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人了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

楚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〻妹〻的亂叫起來後來
听得里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
討饒你豈不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時只叫姐〻妹〻字樣或可解
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遂得了秘訣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
起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
了館今在巡鹽御家坐了館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
之規諫可惜他家几個好姊妹都少有的子與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
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
乃赦老爺之女政老爺養為己女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
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

边一處讀書听得个〻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外(另)用些(這)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筆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現(的)有对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崇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喚賈敏不信时你回去細訪便(可)知兩村拍案咲道怪道这女學生讀書凡(時)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〻如是寫字若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說(的)是為此無疑了(矣)怪道我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毋必不凡方生(得其)此女今知為崇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其母)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这一个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着(這小)少一輩的將来之東床如何呢兩

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个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這赦老竟無一个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愛讀書于世路上好机變言談去得所以如今只在奶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称頌他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一的一个人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

酒後好兩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咲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就多吃几杯何妨兩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々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賬方欲走時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兩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喜信兒兩村忙回頭看時（語言太頓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旧職　林代玉抛父進京都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〻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献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去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与謀之如海〻〻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

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托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已不屑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

母致意務必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旧氏姊妹去者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了兩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个復職候缺不上兩个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話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理的車輛候着

代玉送林代玉常听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几个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个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个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建寧國府五个大字代玉想到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也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眾婆子步

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门前落下衆小厮退出衆婆子上来打起轎簾扶代玉下
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门兩边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
着一丁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揷屏轉過揷屏小々三间厛々後就是後面的正
房大院正面五间大房皆是雕梁画棟兩边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画
眉等鳥雀台堦之上坐肖几丁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咲迎
上来說纔剛老太々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丁争着打起簾子一面
听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丁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霜的
老母迎上来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怀
中心肝兒肉兒叫着大哭起来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
丁不住一時衆人慢々解劝住了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氏

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〻指與代玉這是你大旧母這是你二旧
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代玉一〻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
們來今日遠客纔来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答應了一声便去了兩个不一
時只見三个奶娘並五六个丫頭攢擁着三个姉妹来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
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
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
小其釵环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礼互相厮認過
大家歸了坐丫鬟們斟上茶来不过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医服藥
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我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親
今日一旦捨我而去連面不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代玉在懷

又咽嗚起來眾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略止住眾人見代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体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个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時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了這些無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得後院中有人笑声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代玉納罕道這里人个个皆斂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想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礼心下正想

時只見一群媳婦〻頭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門)來這个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代(戴)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边繫着豆綠宮縧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褙袄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眼兩彎柳葉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咲先聞代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咲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这里有名的一个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教他鳳辣子就是了代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〻子代玉雖不(没見)識也曾听見母親說過大旧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旧母王氏之内姪女自幼假充男兒養着李名王熙鳳代玉忙陪咲見礼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

下細々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边坐下因咲道天下真有这樣標致
人物我今纔算見了況且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
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々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这妹々這樣
命苦怎么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咲道我纔好了你又来
招我你妹々遠路纔来身子又弱也纔劝住了快再休題起前話这熙鳳听了
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々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
竟忘了老祖宗該打々々又忙携代玉之手问妹々几歲了代玉答道十三歲
了又问道可也上過學現吃什么藥代玉一々回答又說道在这里不要想家
想什么吃的什么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
又问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了帶了几个人来你們赶早打掃

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〻說話之間已擺了茶菓上来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
見二旧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楼
上找緞子找了这半日也沒有見那日太〻說的那樣的真想是太〻也記錯了王
夫人道有沒有什庅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丁来給你這妹〻去裁衣
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別忘了熙鳳道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
妹不過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〻回去過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〻
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丁老嬷〻代了代玉去見兩丁母旧時賈赦
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代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
你也去罷不必過来了邢夫人答應了一丁是字遂代了代玉與王夫人作
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门早有衆小厮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来邢

夫人携了代玉坐上車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
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
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
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
巧別致不似方纔那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內室
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鬟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
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
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樣
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
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來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

去代玉咲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拜見二旧〻恐領賜了飯
去不恭異日再領亦〻未為不可望旧母容量邢夫人听說咲道這才是遂命三
个嬤〻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代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门前
眼看省車去了方回来一時代玉入榮府下了車中嬤〻引省便東轉灣穿
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庭之後儀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两边廂
房廡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代玉便知这方是正緊
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门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个赤金九龍
青地大匾上寫省斗大的三个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
國公賈源又有萬机宸輸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省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
省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張紫檀

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牌廂首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人東安郡王穆
蒔拜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边的三
間耳房内于是老嬷〻引代玉進東房门来臨窓大炕上猩红洋毯正面設着
大红金錢蟒的靠背石青金錢蟒的引枕秋香色金錢蟒的大條褥兩边設一
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右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左边几上汝窑美人觚内插
着時鮮花卉並茗盌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
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边也有一對高几〻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
不必細説老嬷〻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是兩个錦褥对設着代玉度
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边椅上坐了本房内的了鬟們忙捧上茶来代玉一

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丫环们粧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茶未吃了
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环走来笑说道太〻说请林姑娘到那
边坐罢老嬷〻听了于是又引代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
横设一张炕桌〻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
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代玉来了便往东让代
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
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说你舅〻今日斋戒去了
再见罢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〻三个姊妹到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
针线或是偶一顽笑都有尽让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
胎是这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

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〻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〻比我大一歲小名叫宝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〻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〻還安靜些縱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门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个小么兒們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〻嘴里一時甜

言寡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林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个丫环来回說老太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代玉從後房门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倒坐三間小小抱厦所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门兒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這里来找他来少什庅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纔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代玉穿過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两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子上坐了代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

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左边第二惜春右边第二傍边丫环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间伺候之媳婦丫环雖多却連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飯畢各有丫环用小茶盤捧上茶来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少不得一一改過来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来代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来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閑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问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问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几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就

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多)陣脚步响了妳進来咲道宝玉来了代玉心中正
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憊懶人物懞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
想着忽見了妳話未報完已進来了一个(位)輕年(的)公子頭上代着束髮嵌寶紫金
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
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
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眼若(如)桃瓣睛(目)若秋波雖
怒時而若咲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
玉代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倒)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
等眼熟到如此只見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
身去了一時回来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

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袄仍代着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边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推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难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这宝玉極恰其詞云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难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双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还不去見你妹〻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

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来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与衆各別兩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静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這个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説你又何曾見過他宝玉咲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看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認識的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代玉身边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斈些須認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个字代玉便説了名宝玉又问表字代玉道無有表字宝玉咲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説西方有石名黛可代

畫眉之墨況這林妹〻眉尖若蹙用取這兩个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沒有因荅道我沒有那个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〻有的宝玉听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还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東西嚇的地下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臉泪痕泣道家里姐〻妹〻都沒有单我有我說沒趣如今来了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〻原有這个来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〻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

之理進你妹〻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
說沒有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代上仔細
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代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
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当下奶娘來問代玉之房賈母便說今將寶玉
挪出來同在套間煖閣兒里把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
與他們收什房屋另作畨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的床上狠
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个
奶媽一个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熈鳳命人送了一頂藕
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帶了兩个人來一个是自幼奶娘王
嬤〻一个是十歲的小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鴈賈母見雪鴈甚小一

園孩氣王嬷〻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便將自已身边一个二頭了頭名喚
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妳媽外另有四个教引嬷〻
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个丫〻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了
頭當下王嬷〻與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橱內寶玉之乳母李嬷〻並大了環
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
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
遂与了宝玉〻因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
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个賈母今
與了宝玉心中眼中只有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〻規諫宝玉不听心
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嬷〻都睡了他見裡面代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

卸了粧悄々的進来笑问姑娘怎広还不安歇代玉忙笑讓姐々請坐襲人在
炕沿上坐了鸚哥咲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説今兒才来
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若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
起来我好容易劝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這个更奇怪的笑
話兒还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代
玉道姐々們説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広个来歷上頭还有字
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来歷听得説落草時從他口里掏出来的上面現
成的穿眼讓我拿来你看便知代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
大家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次日起来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来正值王夫
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来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两个媳婦

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聽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
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
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脂硯齋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与兄嫂處的来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賈珠之妻賈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来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过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这几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

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處)於膏粱錦繡之境(中)竟如(若)槁木死灰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詩而已今代玉雖譁(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問(提)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係(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令)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作主望大老爺拘拿

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々走了再拿不来的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侍從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這门子忙上来請安咲問老爷一向加官進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门子咲道老爷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彌因彼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這个生意到还輕省熱閙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想到

是他便忙攜手哄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门子不敢坐雨村哄道貧
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门子
听說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不(有)令舉發之故(意)這门子道老
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無(沒)有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问何
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這還了得連這不(个)知怎能作(做)得常(長)遠如今凡作(做)地
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的)名
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連命(性)還保不
成呢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々這一件
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
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与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

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
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鉄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听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
頓飯工夫方回來細问這门子這兒家皆連都是親戚一損皆損一荣俱荣扶
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
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了便咲问门
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约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门
子咲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

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与老爺听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ケ
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ケ人守着些薄產过
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的冤孽可巧遇見這拐
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
再娶第二ケ了所以三日後纔过门誰勝這拐子又偷賣与了薛家他意欲要
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ケ臭死都不
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
ケ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
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
公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

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説老爺你当
被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這人算来还是老爺的大恩
人呢他就是葫芦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
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来賣呢门子道這一種拐子单管偷拐五
六歲的兒女養在一个僻靜之處到十二三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当日
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
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
大小的一點胭脂痣從胎里帶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
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説只
説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説我原不記

得小時之事这可無疑了那日為公子相看了見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
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後又听見為公子三日後纔全过门他又轉有憂愁之態
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这為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
可知必不以了婢相看见他是个絕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素習最厭惡堂
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終
畧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
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
美性尚氣的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蓮拖去如
今也不知死活这為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
村听了亦嘆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為淵如何偏只看

準了這爽菊遂爽菊受了掯子的這几年折磨総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必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總好门子咲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个没住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爷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爷何不順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说何嘗不是但事関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当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實不忍為者门子听了冷咲道老爷说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

七三

為君子依老爷这一説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為妥两村低了半日頭方説道依你怎庅樣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張声势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将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报个暴病身亡合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張保呈老爷只説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説乩仙批了死者馮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祸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畧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与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爷断一千可也使得伍百也可與馮家作

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个銀子想也就
無話說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咲道不妥〻〻等我再斟酌〻〻或可壓伏口
声二人计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詳加
審问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过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
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狗情图法胡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
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与賈政並京營節度
使王子騰不过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芦廟内之沙弥
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說出当日貧賤時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樂業
後来到底尋了个不是遠〻的充發了纔罷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
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

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丁独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内帑錢糧採辦雜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上就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过学不过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闘雞走馬遊山玩水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濟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賴祖父之旧日的情分戶部掛虚名支領錢粮其餘事体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与榮国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他父親死後見哥〻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礼徵採才能降不

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
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
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
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
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
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
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他
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
囑托了族中人並幾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
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个臭錢沒有不了的事在路不記其日那日

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个嫡親的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々々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掃收什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咱們先能着住下再慢々的着人去收什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旧々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們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没眼色些他母親道你旧々家雖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旧々姨娘兩處家每々带信捎書接咱們来如今既来了你旧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

們偺們且忙〻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〻姨爹
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
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去
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
夫一路奔荣国府来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
纔放下了心又見哥〻陞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来往畧加寂寞过
了几日忽家人傳報姨太〻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
夫人忙代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厛將薛姨媽等接了進来姊妹們暮年相見自
不必說悲喜交集泣咲叙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
了合家俱厮見过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过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

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説姨太〻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白室閒着叫人打掃乾净請姨太〻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来説請姨太〻就在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一處方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説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难於此遂亦從其意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来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静之所小〻巧〻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来或與賈母閒談或王夫人相叙宝釵日與代

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少不得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过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当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过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

放意暢懷的鬧回 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〻的打滅了

五回題云

春困葳蕤擁綉衾　恍誰（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便就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個薛宝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豊美人多謂代玉之所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宝釵去頑笑因此代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宝釵卻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

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别其中因與代
玉同随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别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
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
来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
〻的迴轉来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内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
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来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
過来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别
様新文趣事可記忽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
再来賈蓉之妻秦氏便忙咲道我们这里有給宝叔収什下的屋子老祖宗
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嬷〻姐〻們請宝叔随

我這里來賈母素知秦氏是个極妥當的人而且又生得嬝娜纖巧行事又溫
柔和乃重孫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当下秦氏
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内間宝玉抬頭先見一付画貼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
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聯寫
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宝玉看了這兩句對聯縱然
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里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
道這里還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罷宝玉点頭微笑有一嬷嬷說
道那有个叔叔往侄兒房裡睡覺的礼秦氏笑道噯喲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
了就忌諱這些个上月你没看見我那个兄弟來了雖然与宝叔同年兩个人若站
在一處只怕那一个還高些呢宝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

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往]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説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剛到房門便有一股細、的甜香襲人而来[到]宝玉便愈覺淂眼餳骨軟連説好香進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圖兩边有宋学士秦太虛寫的一付對聯是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边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内盛着安禄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咲連説这里好秦氏咲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淂了説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鴦枕於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款、的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好

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宝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邀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里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之處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这里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的强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覔閑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子声音正待尋覔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処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廻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咲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

榴齒含香纖腰之楚ゝ兮若廻風舞雪珠翠之輝ゝ兮滿額鵝黄出没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熟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ゝ来作揖咲問道神仙姐ゝ不知從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何處望乞携帶ゝゝ仙姑咲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

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机會佈散
想思今忽與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

素練魘

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魘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宝
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横建
上書太虛幻境四个大字兩边一付对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还無

轉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門上横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聯大
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
今到要領畧〻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那些〻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

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边配殿皆有匾額对聯一時看不尽許多惟見
有処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宝玉看了因向仙姑道
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
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来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
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罢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罢了宝玉喜
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対聯寫的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来只見有十數个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見那封條
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
只見那边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宝玉因問道何為金陵十

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説金陵極大的地方怎広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諸省女子故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録之下边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録矣宝玉听説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冊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冊来揭開一看只見这首頁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也)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謁(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寫道(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柖(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毀)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看(画)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个又開了副冊廚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青(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時)只見頭上一頁便畫着兩株枯木〻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〻下一股金簪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挂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〻上挂着个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兎)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
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断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
空　可怜金玉質　落陷汚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詞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更猖
狂　金貴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户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来　都知愛慕此
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　家
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氷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話（笑）談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厦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
既相逢必主淫　謾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他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

册咲向宝玉道且随我去遊玩〻奇景何必在此打这悶葫芦宝玉恍〻惚〻不覺棄了卷册又随着仙姑来至一所在但見珠簾繡幙画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摇朱户金鋪地雪照瓊窻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是好一個所在宝玉正在观之不盡忽聽警幻咲呼道你們快出来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〻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来遊玩旧景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濁物来污染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説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宝玉手向衆姊妹咲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栄府去接绛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栄寧二公之靈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

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近〔遺〕之子孫雖多竟無一个可
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宝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性〕情怪譎雖聰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乞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
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
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
覺悟故引彼再到〔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来一悟亦未可知說〔也〕
畢携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
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
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
鬟捧上茶来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

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点頭称賞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付対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丫鬟来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説那餚饌之盛宝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洌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林宝玉称賞不迭飲酒之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来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将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来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

句警幻便說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尒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來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　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　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个枉自嗟呀　一个空勞牽挂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有甚好處但其声韻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来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听下面唱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睁睁把万事全抛　蕩悠悠把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来抛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

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双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来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未将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廝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难容〕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伱道是　啖肉食腥羶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妒　过潔世同嫌　可嘆这青灯古殿人将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来依旧是風塵骯髒違心愿　好一似無瑕美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
覷着那侯門艶質同蒲柳　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艶魄
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将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这韶華打滅　不見那清
淡天和　說什広天上夭桃盛　雲中杏蕊多　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
这就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花折磨　似这般生關死劫誰能
躲　聞道說　西方宝樹喚婆娑　上結着長生果

〔聰明累〕机關算盡太聰明　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靈
空　家富人寧　終有个家亡人散　各奔騰　枉費了意懸懸　半世心

好一似湯潑潑三更夢 忽喇喇似大廈傾 昏慘慘似灯將盡呀一場欢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 忽遇恩人 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 休似俺那愛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乘除加減 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 只這戴珠冠披鳳襖 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隲積兒孫 氣昂昂頭戴簪纓 光燦燦胸懸金印 威赫赫爵祿高登 昏慘慘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頹墮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收尾）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豈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又歌副曲　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　因嘆　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　自覺朦朧恍惚　告醉求臥　警幻便命撤去殘席　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　其間鋪陳之盛　乃素所未見之物　更可駭者　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
中多少富貴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
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
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
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我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听
了唬的忙荅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
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
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
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
為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

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詭怪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
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故（是以）特
引前来解以良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
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过全（卻）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
况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
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
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温存與
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
虎同羣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
来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

一〇五

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設(涉)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唬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唬得襲人輩衆了嬛(鬟)忙上来樓住叫宝玉别怕我在(們)這里却説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了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听)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里從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夢同誰訴離愁恨(一場幽夢同誰近)　千古情人獨我知

六回題云

朝叩富兒門
雖無千金酬

富兒猶未足
嗟彼勝骨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雨雲情　　刘姥〻一進栄國府

却説秦氏因听見宝玉従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宝玉迷〻惑〻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来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繋褲帯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氷凉一片沾濕唬的忙退出手来問是怎庅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聡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宝玉大两歳近来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一半了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賈母處来胡乱吃畢晩飯過這邊来襲人忙趁衆奶娘了环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〻千萬別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庅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臟東西宝玉道一言难盡说着便把夢中之事細说与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令)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与(ゝ)別個不同襲人待宝玉更為盡心暫且別無話说

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筭起来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个頭(結)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稱)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〻一个人家因与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說来到還是个頭緒你道這

一家姓甚名誰又与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方才所說的這小〻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過小〻的一個京官昔年与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與賈雨村遙〻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与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〻〻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刘姥〻接來一處過活這刘姥〻乃是个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畒（畝）薄田度日如今女（者）壻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尽冬初天

氣冷將上来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劝道姑爺你别嗔着我多嘴偺们村庄人那个不是老老誠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着你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為執拗了斜却見底此等小處寫來）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没了錢就瞎生氣成个什麽男子汉大丈夫呢如今偺们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没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會子也不中用狗兒听説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説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偺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还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没有个守(收)税的親戚又無作官的朋友有什麽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們呢劉姥姥

道这到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偺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
可知我到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
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故踈远起
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到不拿大
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
爱斋僧敬道捨米捨钱的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〻还认得偺
们你何不去走动〻〻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发一点好心
拔一根寒毛比偺们的腰还粗呢刘氏一傍接口道你老虽说的是但只你我
这样个嘴脸怎庅好到他门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
没的去打嘴现世谁知狗儿利名心最重听见如此一说心下便有活动起来

又听他妻子这番話便咲接道姥〻既如此說况且當年你又見過这姑太〻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〻風頭再說刘姥〻道噯喲〻可是說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〻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咲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刘姥〻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难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刘老〻便起来梳洗了又將板兒教

訓了几句那板児才五六歳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代他進城𨓏去便喜的無
不應承于是刘姥ヽ代他進城找至寧榮街来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
簇的轎馬刘姥ヽ便不敢過去且撣ヽ衣服又教了板児幾句話然後蹭到角
門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説東談西呢刘老ヽ只
得蹭上来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那里来的刘姥ヽ陪笑道
我找太ヽ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
瞅睬半日方説道你遠ヽ的那墻角下等着一會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内
中有一老年人説道不要悮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刘老ヽ道那周大爺已往
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边繞到後街上後
門上去問就是了刘老ヽ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児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

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〻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
里厮鬧刘姥〻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們
道那个周大娘我们這里周大娘有三個呢还有兩个周奶〻不知是那一行
當的刘老〻道是太〻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个容易你跟我来説着跳躥〻
引着刘老〻進了後門至一院墙边指与刘老〻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
有個老奶〻来找你呢我代了来了周瑞家的在内听説忙迎了出来問是那
位刘老〻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刘老〻你好
呀你説〻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里来坐罢刘老〻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説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们了説着来至房中周瑞家
的命雇的小了頭到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麽大

了又問些别後閒話再問刘姥〻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姥〻便説原是特来瞧〻嫂子你二則也請〻姑太〻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〻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刘姥〻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二則也要現美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説便笑説道姥〻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了豈有个不叫你見个真佛去的呢論理人来客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各占一樣兒我们男的只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代着小爺们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〻奶〻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〻的親戚又拿我當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説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

奶管家了你道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内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
小名鳳哥的刘姥〻听了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錯呢这
等说来我今兒还淂見他了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的如今太〻事多心煩有
客来了畧可推得去的也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代(待)今兒寧可不會
太〻到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这里来一遭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全伏嫂子方便
了周瑞家的道说那里話俗语说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说一句話
罢了害(得)着我什庅说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厛上悄〻的打听打听老太〻屋
里摆了飯了没有小丫頭去了这里二人又说些闲話刘姥〻因说这鳳姑娘
今年大不(也)过二十歲罢了就这等有本事當这樣的家可是难淂的周瑞家的
听了道(嗐)我的姥〻告訴不淂你呢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行事却比世人都大

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会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过回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說着只見小丫頭回来說老太太屋里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来他吃飯是一个空子偺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时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处来先到了倒所周瑞家的將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门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姥起初来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来請安当日太太是長会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来了等奶

奶下来我細〻回明奶〻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
們進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領他兩个進入院来上
了正房台矶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毡簾才入堂屋只闻一陣香撲了臉来竟
不辦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頭懸
目眩刘姥〻此时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来至東边这間屋内乃是賈璉
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〻兩眼只得問个好
讓坐刘姥〻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代艮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兒了才要
称姑奶〻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
方知不過是个有些体面的丫頭子于是讓刘姥〻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
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来吃茶刘姥〻只听見咯噹〻

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
掛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墜着一个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〻心中想
着這是个什麽爱物兒有煞用呢正歎時只听得噹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的一
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
乱跑說奶〻下來了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〻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
們來請你說着都迎出去了刘姥〻只屏声側耳默候只听遠〻有人咲声約
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边來等候听得那边說了声摆飯漸〻
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人抬了一張
炕棹來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〻的魚肉在内不過畧動了几
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〻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咲嘻

々走过来招手兒叫他刘姥々会意于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会方过這边屋里来只見门外鏨銅勾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々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鎖子錦靠背與一个引枕铺着金心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袄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々正々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筯兒撥手炉内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々的一个填漆茶盤々内一个小蓋鍾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炉内的灰漫々的问道怎庅还不請進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見周瑞家的已代了兩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風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庅不早説刘姥々在地下已是拜了

數拜問姑奶〻安鳳姐忙說周姐〻快攙起来別拜罢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庅輩數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囬道這就是我纔囬的那姥〻了鳳姐點頭刘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咲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當我們眼里沒人是的刘姥〻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难走不起来了這里沒的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兒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了窮官兒誰家有什庅不過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还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囬了太〻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閑呢就囬看怎庅說周瑞家

的答應着去了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
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
狠要緊的你就代進来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進来說我都問了沒甚広緊事
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〻說了今日不
得閑二奶〻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曠〻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
管告訴二奶〻都是一樣劉姥〻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来瞧〻姑太〻姑奶〻
〻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〻是
和太〻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刘姥〻〻〻会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
不說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〻却不該說只
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里来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门上小廝們回

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刘姥姥此时坐不是立不是藏没处藏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刘姥姥才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了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旧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凤姐道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说着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没见你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偏我的就是好的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要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

平兒拿了樓房鑰匙傳几个妥当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代了
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
窗外叫蓉哥回來外面几个人接声說蓉大卩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
侍立听阿凤指示那凤姐只管慢〻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
去罢晚飯後你來再說罢這会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一声方慢〻
的退去這里刘姥〻心神方定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
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个派頭兒只得
代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咱
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因笑止道不必
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〻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刘姥〻忙說道

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咧风姐听說忙命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㨾客飯来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东边房里来又叫道周瑞家的去向他總回了太太說了些什庅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偶然連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們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們今兒既来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庅說的叫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风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说话時刘姥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来舔舌咂嘴的道謝风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亲戚之间原该不待上门来就該有照、

應才是但如今家里的杂事太煩太々漸上了年纪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生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則外頭看着雖是烈々轟々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處說与人也未必信罷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々給我的丫頭们作做衣裳的二十兩艮子我还沒動呢你们若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々先听見告艰难只当是沒有心里便突々的後来听見给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凭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見咲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艮子拿来再拿一吊錢来都送到刘姥々的根面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兩艮子暫且給这孩子作做件冬衣罷

若不拿着可(动)真是怪我了这錢僱車坐罢改日無事只管来逛逛方是親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兒罢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来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隨周瑞家的来至外頭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麽倒不会說了開口就是你侄兒我說句不怕你恼的話便是亲侄兒也要說和軟些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经侄兒呢他怎麽又跑出这麽个侄兒来了刘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里爱还爱不過来那里还說(的)上話来(呢)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刘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银子与周瑞家孩子们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刘姥姥感谢不尽仍從後门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是)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亲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会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刘姥〻去後便上来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环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边閑話去了周瑞家的听說便轉出東角门至東院往梨香院来剛至院门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环名金釧兒和一个総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堦坡兒上頑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努嘴兒周瑞家的輕〻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里间来只見薛宝釵穿着家常的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棹上同了丫环鶯兒正描花様子呢見他進

来宝钗後放下筆轉過身来满面堆咲讓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咲問
姑娘好一面炕沿边上坐了因説这有两三天也没見姑娘到那边逛〻去只怕
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钗咲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
以这两天没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庅病根兒也該趁早
兒請个大夫来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劑藥一𫝆兒除了根纔是小〻的年紀
到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宝钗聽了便咲道再不要提吃藥為这病請大
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庅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効
後来还虧了一个秃頭和尚説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説我这是從胎
里代来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还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説
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

来的他说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问
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兒姑娘说了我们也記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見这樣病
也是行好的事宝釵見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兒还好若用了这药方兒的病症
真〻把人瑣碎死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易只难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
十二两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心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
蕊十二两将这们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处一齐研好
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嗳哟这樣说来这就得三年的
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处呢宝釵笑道所以说那里有这樣可
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
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樣水调匀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

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未必都这樣巧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家的又問道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宝釵道有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說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庅着宝釵道也不覺甚怎庅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还欲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荅應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听簾櫳响处方從和金釧兒頑的

戴

那个小丫頭進来了問奶〻叫我做什広薛姨媽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兒拿来香菱答應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錦匣来薛姨媽乃道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兒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们姊妹们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来的巧就代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罢王夫人道留着給宝丫頭帶罢又想着他们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宝丫頭古怪着呢他從来不愛这些花兒粉兒的説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常説臨上京时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頭麼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説着只見香菱咲嘻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〻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咲道到好个模樣

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金釧咲道我也是這麽說呢周
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歲投身到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歲了
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問都摇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
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
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处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這邊解悶却將
迎惜探三人移到王夫人這边房後三間小抱廈内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
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來只見几个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内听呼喚呢
只見迎春的丫环司棋与探春的丫环待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
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处坐着呢遂進入内房只見迎春探春二
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

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〻那边呢丫
頭們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見惜春正同
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進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
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咲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
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来若剃了頭可把这花兒帶(戴)在那里呢
說着大家取咲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来收了放在匣子裡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兒你是什
麼時候来的你師父那禿歪剌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来了我師
父見了太〻就往于老爺府内里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
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听了

咲道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馀信（姓的家）就赶上来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
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劳叨了一回便往鳳姐兒處来穿夹道（便嘴）從李
纨後窓下过隔着玻璃窓户見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覺呢遂越過西苑（花）墙出西
角门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豊兒坐在鳳姐房中门檻上見周
瑞家的来了連忙摆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攝手攝足往東
边房里来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兒睡中
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説着只听那边一陣咲声却有賈璉的声音
接着房门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来叫豊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道（進）这边来一
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
他説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

出兩枝來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大奶〻帶去次後方命周
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边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
女兒打扮着才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问你這会跑來作什庅他女兒咲道
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庅事情這樣忙的不回
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〻跟前請了安了這会子請太〻的安去媽还有
什庅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庅東西周瑞家咲道嗳今兒偏〻的來了个刘
姥〻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会子又被姨太〻看見了送這几枝花
兒与姑娘奶〻們這会子还沒送清楚呢你這会子跑來一定有什庅事
情他女兒咲道你老人家到会猜寔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
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

要解(進)他(把)还鄉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議〻〻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以)事
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厷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〻
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〻二奶〻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
我這有什厷怏的如此女兒听說便回去了还說媽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
是了小人家沒经过什厷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着便到代玉房中去了誰
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中都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
進来笑道林姑娘姨太〻着我送花兒与姑娘帶(戴)宝玉听說便先說什厷花兒
拿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開匣看時原来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
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还是單送我一人的还是別的姑娘們
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語宝玉便问道周姐
々你作什庅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々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々就
順便叫我带来了宝玉道宝姐々在家作什庅呢怎庅这几日也不過这边来
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们說誰去瞧々就說我和林
姑娘打發来請姨太々姐々安问姐々是什庅病現吃什庅藥論理我該親自
来的就說纔從學里回来也着了些涼異日再親自来看罷說着茜雪便答應
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
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々鳳姐儿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来
見王夫人回話今儿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

年下送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
老太々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派誰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就叫他們
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當什麽正經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
請我明日過去逛々明日到没有什麽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
麽每常他来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单請你可知是他誠心
叫你散淡々々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
纨迎探等姊妹們亦来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
畢方来辭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立等着換了衣服姐
兒兩个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
个引了多少姬妾丫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

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歸坐秦氏献茶畢鳳姐因説你們請我来作什麽
有什麽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几
个姬妾先就笑説二奶〻今兒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〻了正説着
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宝玉因问大哥〻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
了又禪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这里作什麽何不去瞧〻秦氏咲道今兒巧上
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這里想在書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
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説好生着忙什麽一面便吩咐
人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〻过来就罢了鳳姐説
道既這麽着何不請進這秦小卩来我也瞧一瞧難到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
咲道罢〻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还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
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罢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
这話他生的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没的生氣鳳姐道憑他是什么
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来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
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扭着就帶他来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个小後生来較
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
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问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
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问他几歲
了讀什么書弟兄几个学名唤什么秦鐘一一答應了早有鳳姐的丫环媳婦
们見鳳姐初会秦鐘並未備得表礼来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

姐与秦氏厚容虽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个
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与來人送過去鳳姐猶咲説太簡薄等語秦氏等
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鍾的
人品出衆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
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庅生在這侯门
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
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塡
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了宝玉形容出衆舉
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宝玉怨不得人
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窭二字陷人亦

世间之大不忕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乱想忽然宝玉问他讀什麽書秦鍾見问便因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宝玉便説我們两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间小炕上我們那里坐去省得闹你們于是二人進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与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来囑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〻雖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此是有的宝玉咲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问宝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飯食上只问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説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

討論纔能進益宝玉不待説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
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
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甚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
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説一則家斈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
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着如此説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
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
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里的義斈到好原要来
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引薦因这里又事忙不為这點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
慶小侄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々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
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々々咱們

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〻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
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
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
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
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
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
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
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
理他的你珍大哥〻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
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

子吃两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难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说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當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常不知这焦大到是你们沒主意有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说着因問我们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口見灯燭輝煌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恣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说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蹺脚比你的頭还高呢二十年

頭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誰别説你们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
頭上賈蓉送凤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两句使人
綑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
反大叫起来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别説你这樣
兒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做官兒
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業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
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説别的还可若再説别的偺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
来凤姐在車上説与賈蓉道以後还不早打發了这没王法的東西留在这里
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话偺們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
没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番綑倒拖往馬圈

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乱嚷乱叫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
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
小叔子我什庅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厮听他說出这些沒
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满满
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遥遥的聞得便都粧作不听見宝玉在車上
見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庅是爬灰
凤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唚你是什庅樣的
人不說不听見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嚇的宝玉忙
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凤姐道这才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太打
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學里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来正是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宝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憤)又着實的称賛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凤姐又在一傍帮着說道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语說的賈母喜(歡)悅起来凤姐又趂势請賈母後日过去看戲賈母雖年高(老)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来請遂(攜)王夫人林代玉宝玉等过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先回家)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净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凤姐坐了首席盡欢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还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过去又恐遇見别事纏繞再或可巧

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安寧可遠遠路罢了当下衆嬤〻了杯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门去了衆嬤〻了杯只得跟随出来还只当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宝玉便都咲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嘮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嬤〻叫住因问你二位爷是從老爷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頭道老爷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咲了于是轉灣向北奔梨花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与倉上的頭目名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從賬房里出来一見了宝玉赶来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个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咲携他起来衆人都咲說前兒在一処看見二爷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

几張貼：宝玉咲道在那 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称的了不得还和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值什庅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来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于丫鬟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怀内笑說这庅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罷命人到滚：的茶来宝玉因問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徙衣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来瞧他他在里間不是你去瞧他里間比这里暖和那 里坐着我收什 收什就進来和你說話兒宝玉听 說忙下了炕来至里间门前只見吊着半旧的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 宝釵坐在炕上作

針線頭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鬒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
黄綾綿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自)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
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口内
問姐〻可大愈了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来連忙起身含笑答說(道)已經大
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来一面又
問老太〻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累系(絲)嵌玉(宝)紫金冠額上
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狐)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
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一塊落草時啣下来的宝玉宝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这玉究竟
未曾細〻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瞧〻說着便挪進(近)前来宝玉亦凑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来遞在
宝釵手内宝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

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畫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誚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

註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玉反面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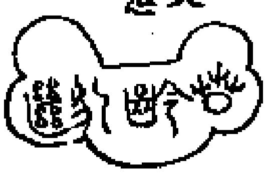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宝釵看畢又從新翻过正面来細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咲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里發獃作什庅鶯兒嘻嘻咲道我听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咲道原来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賞鑒宝釵道你别听他的話沒有什庅字宝玉笑央好姐姐你怎庅瞧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过因說道也是个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代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庅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那珠宝晶瑩黄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来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讖以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对所謂愈出愈奇



音註云
芳齡永継

芳齡永継又與仙壽恒昌一對請合兩讀之問諸公歷来小說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新眼目

宝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问姐〻这八个字到真与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个痴顛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從那里来宝玉此時与宝釵就近只闻一陣〻涼森〻甜絲〻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问姐〻燻的是什庅香我竟從来未闻見過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〻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庅香宝釵想了一想咲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宝玉笑道什庅丸藥这庅好闻好姐〻給我一丸嚐〻宝釵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說林姑娘来了話犹未了林代玉已搖〻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噯喲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宝釵因笑道這話怎庅說代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釵

道我更不解這意代玉咲道要来時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来如此間錯開了来着豈不天〻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閙了姐〻如何反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假对衿褂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娘们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〻不過拿来預備着宝玉的奶媽李嬤〻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〻妹〻一處頑〻罢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来說給小幺兒们散了罢宝玉應允李嬤〻出去命小廝们都各散去不提这里薛姨媽已擺了几樣細巧茶果来留他们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鵞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把自己的糟的取了些来與他

叫人

嗜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ゝ便上来道姨太ゝ酒到罢了宝玉央道媽ゝ我只吃一鍾李嬷ゝ道不中用當着老太ゝ太ゝ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个沒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ゝ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ゝ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里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ゝ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鬟來讓你媽ゝ們去也吃盃搪ゝ雪氣那李嬷ゝ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水這里宝玉又說不必溫暖了我只要噯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有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宝釵笑道宝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到

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宝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煖來方飲代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代玉的小丫环雪雁走來與代玉送小手炉代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〻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宝玉听這話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〻的笑兩陣罷了宝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炉也沒有爬〻

的從家里送個来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於送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
薛姨媽道你這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
去李嬷嬷又上来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代姊妹說說笑笑的那
肯不吃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
細老爺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寶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
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
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来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
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嬷嬷不知代玉的意因說道林姐
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
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

媽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不當在這里的也未可知李嬷〻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〻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来比刀子还尖你這算了什么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代玉腮上一擰說道真〻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来了這里没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罢因命再盪熱酒来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来李嬷〻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悄〻的回姨太〻別由他性多给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还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関痛癢的見李嬷〻走了也都悄〻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个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欢

喜幸雨薛姨媽千哄万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湯宝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準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鴈等三四个丫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代玉因问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代玉听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偺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辞小丫頭忙捧过斗笠來宝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宝玉頭上一合宝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些兒难道沒見过別人帶过的讓我自己帶罷代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么过來我瞧瞧罷宝玉忙就近前來代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棵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

笠外整理已畢端儏了端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
上薛姨媽忙道跟你们的媽〻都还沒来呢且略等〻不邋寶玉道我们到去
等他们有了頭们跟着也句了薛姨媽不放心足白命两个婦女跟隨他兄
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処
来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来了因命人好
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来遂问衆人李奶子怎広不見衆人不敢
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来的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〻还
受用呢问他作什広沒有他只怕我还多活两日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的臥
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說到好〻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
三个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

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寫的那三个字那里呢晴雯笑道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么問我生怕別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还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个字一時代玉來了宝玉便笑道好妹〻你別撒謊你看這三个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个字寫着絳雲軒代玉笑道个〻都好怎么寫的这们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个匾宝玉嘻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〻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合珍大奶〻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

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沒)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給)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
那里後來李奶々來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拿
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宝玉因讓林妹々吃茶衆人笑說林妹々早走了
还讓呢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楓
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沏了這个來茜雪道
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々來了他要嚐々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將手中的
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粹(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々你們这麼孝敬他不過是
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几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
不着奶了白々的養着祖宗作(做)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便要去立刻回賈

母撵他乳母原来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宝玉来嘔他顽耍先聞得說字问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来後来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问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撵他也好我们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連我们一齊撵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你宝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脱换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内还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餳澁忙扶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氷不着脖子那宝玉就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嬷嬷等已進来了听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来拜

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縹緻举止温柔堪陪宝

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

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人品也都欢喜臨去時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个

荷包並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近(遠)或有一時寒

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些不

長進的東西們学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去禀知他父母(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

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無兒女(無)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

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与

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与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

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時)在家温習旧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他

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学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悦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要見礼不)易拿不出来(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説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両贄見礼親自帶了秦鐘来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閙争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説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来送上學擇日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却顧不得别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会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是日一早宝玉起来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々妥々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々的因笑問道好姐々你怎麽又不自在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丢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咲道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麽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

别和他們一處頑閙碰見老爷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
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
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李里
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
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
頭我自已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々一處去頑笑着總
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且又囑咐了
晴雯麝月等人几句方出来見賈母々々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
夫人又出来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些正在書房中与相公清
客們閒話忽見宝玉進来請安回說上李里去賈政冷咲道你如果再提上李

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着站髒了我這地
靠髒了我的门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
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答應了兩声早進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
什麽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声
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麽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
麼詩經古文一槪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
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声靜候待他
們出來便忙〻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听見了不曾(没有)先
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〻体面我們这等奴才白賠着挨
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纔好宝玉笑道好哥〻你别委曲我明兒請你
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
秦鐘已早來等候(着)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
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代玉纔在窗下对鏡理粧听
宝玉說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

好妹〻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着我來再製劳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么不去辞〻你宝姐〻来宝玉咲而不荅一逕同秦鐘上斈去了原来这贾家之義斈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遥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帮助為斈中之費特共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掌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过讀起書来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贾母爱惜也時常的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他些衣履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説道偺們兩个人一樣的

年紀況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原来这斈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〻〻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〻羞〻有女兒之風宝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体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背地里你言我語詬誶謠諑布滿書房內外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後便知有一家斈〻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来上斈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礼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斈内就有好

几个小斈生圖了薛蟠的銀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斈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满斈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虽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了見了他两个也不免缱绻羡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軽举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斈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来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斈生对了明日再来上書將斈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斈

中應外了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己話秦鐘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来是窗友名金榮者香怜本有些性急羞怒相激问他道你咳嗽什么难道不許我們（倆個）說話不成金榮咲道你們說話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问你們有話不明說許（难）你們這樣鬼〻祟〻的幹什么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頼什么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来秦香二人急得飛紅的臉便问道你拿住什么了金榮咲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咲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鐘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两个原来這賈瑞最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

索子弟们请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東明日爱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開一边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帮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帮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妒他兩个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寔搶白了几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内还說許多閒話玉爱偏又听了不忿兩个人隔座咭咭唧唧的角起口来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个在後院子里親嘴摸

屁股兩个商議定了一对一個撇草根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乱說却不防还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来这一个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过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処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庅小人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聡明雖然应名来上學亦不过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鷄走狗賞花玩柳總恃着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〻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
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
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出至
外面悄悄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
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
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
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
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
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
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肏屁股不肏屁股

管你扒相干横竖没有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一動你茗大爷唬的满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黄了臉説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説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鍾二人去尚未去時從腦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賈菌這賈菌与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座誰知賈菌年纪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来打茗烟偏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一个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们這不都動了手了麽罵着也便抓起硯磚来要打回去賈蘭是个

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來只听嘩啷啷一声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宝玉秦鐘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个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经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們还不來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个劝一回那个誰听他的話肆行大鬧眾頑童也有趁势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声兒叫打的登

時间鬧沸起來外边李貴等几个大僕人听見裡边作反起來忙都進来一齐喝住问是何故(緣)衆声不一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说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们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别的守礼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爷反派(倒)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太)家罵我们还調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们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还在這里念什么書(茗烟他也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illegible]宝玉)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会子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偺们没礼(理)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结(結)何必驚動老人家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学里的頭腦了衆人看你

行事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贾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贵哭道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经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就闹到太爷跟前去连你老人家也(是)脱不过的还不快作主意撕罗开了罢宝玉道撕罗什么我必是回去的秦钟哭道有金荣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宝玉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人家来的咱们到来不得我必回明白众人攆了金荣去又问李贵金荣是那一房的亲戚李贵想一想道也不用问了若说起那一房的亲戚更伤了弟兄们的和气茗烟在窗外道他是东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挣)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李贵忙断喝不止说偏你这小合(肏)的知道有

這些姐嚐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誰的亲戚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问问他来说看便要走叫着茗烟進来包書茗烟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说老太太有說的話问他呢僱上一辆車拉進去当着老太太问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再回老爷太太就说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个新法子你闹了学堂不说变法兒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闹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时賈瑞也怕闹大了自己也不乾净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鐘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说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賠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荣说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樣怎得了局金荣强不得只得与秦鐘作了揖

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説的好杀人不過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荣無奈只得進前来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什麼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才向他們

西府里的璉二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學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帮了偺們有七八十兩銀子。[illegible]你如今要鬧出了這个學房，再要找這麽一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illegible]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声，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

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々々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
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々瞧々寡嫂並侄兒閑話之
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学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
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々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崽子
是賈門的親戚难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是賈門的親戚比那賈門的親戚一）人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
什麽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々
我們珍大奶々再向秦鐘他姐々說々叫他評々這個理（未必能如此識一）這金榮的母親
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誰是誰非有錢就可矣一）嘴快告訴了姑奶々了求姑奶々
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麽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
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々听了說道

那里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広樣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
就坐上望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
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広沒
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広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
又說并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
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
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
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広吃只管到我這里取來倘或我這里
沒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個好合歹你再要娶這広一個媳婦
這広個模樣兒這広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

那個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〻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〻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眼前竟像不知者）了里頭還有些不乾不净的話都告訴了他姐〻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听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終罢這病就是打這个稟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事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的）那些个人氣的是他兄弟不斈好不上心讀（念）書以致如此斈里吵鬧他听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還）到他那邊安

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宝玉去了我總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總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到像針扎是的你们知道有什庅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應道我們這庅听着實在也沒听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這个来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鍾

欺負了他兄弟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説亦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
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説了一会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
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麽説的事情麽尤氏答道到没説什麽一
進来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説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
这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静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听見媳婦这麽病也不好
意思只會坐着又説了几句閑話兒就去了到没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説媳婦
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别躭悮了現今偺们家走
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麽説他也添几句文
話兒説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脉他
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

来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貫珍挩道可是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脱ゝ換ゝ的
倘或再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
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進來要
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欝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
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
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这兩日心裏着實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
有一个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
斷人的（為必氣見[?]）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麼看來竟
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裏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
了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ゝ等这

個張先生来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庅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爺因說道我是清净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塲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过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来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来又跟隨多少人来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来吩咐来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

兩府里去請老太々大太々二太々和你璉二嬸子來狂々你父親今日又听
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
症細々的告訴他賈蓉一々的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
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回回道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
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
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
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
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
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

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过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们馮大爺務必叫小弟过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

爺再叟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了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
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
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脉息說道我們外边坐罷賈蓉于
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
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向道先生看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
这脉息左寸沉數左関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関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
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関需而無
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
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不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代玉俏語謔嬌音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説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与賈敬送去向賈蓉説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礼來你説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賈蓉听罢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漸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薔到來先看了各处的座位并問有什庅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并未敢預偹頑意兒前日听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并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倫着呢況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宝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里呢大家見过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这个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过来散散悶看着衆兒孫熱鬧熱鬧是這个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还說要来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几樣还要很爛的賈珍听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原故若是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听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兒媳婦身上有些不

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〻太〻們頑了半夜回家来好〻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過的一个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个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他強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个好的上頭他才戀〻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个年紀倘或就因這个病上怎麽樣了人还活着有甚麽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来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来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〻們叫我好生伺候叔〻嬸子們并哥〻們还說那陰隲文叫急〻的刻出来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们并合家爺们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〻眉說道不好麽嬸子回来瞧〻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〻們在這里吃飯阿還是在園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

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与凤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给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来了麽凤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静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来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浄了手纔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来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爱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别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

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国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叔在賬房里了礼単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来人都讓吃了飯俺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〻老娘嬸子都過園子里坐着去罢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凤姐兒說我回太〻我先瞧〻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〻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〻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〻〻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里来宝玉也要跟了凤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〻就過去罢那是姪兒媳婦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会芳园去了凤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这边来了進了房门悄〻的走到裡間房门口

秦氏見了就要站起来鳳姐兒說快别起来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〻怎麽几日不見就瘦的這麽着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对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来嬸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〻婆〻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〻敬他從来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虚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

香的对联不觉想起在這里睡晌觉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正自出神听得秦氏说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个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来開導劝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个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々媽々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庅說那里就到得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這庅想那庅想的這不是自己倒給自己添病了庅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别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々叫你快过去呢你别在这里只管这庅着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々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々過去罢我还略坐一坐兒賈蓉听說即同寶玉過会芳園来了這里鳳姐兒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々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

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這个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庅想着病那里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〻婆〻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彀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过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时候还求嬸子常过來瞧〻我偺們娘兒們坐〻多說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来但只見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罢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几処依山之榭縱观西北結三间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ゝ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鳳姐兒説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望後一退説道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説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倒是大爺到这里来賈瑞道也是合該我与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这里来

这不是有缘么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有风姐兒、、是個聰明人
見他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説道怨不得你哥
、常提你説你狠好今日見了听你説这几句話兒就知道你是个聰明和氣
的人了这會子我要到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説話兒等閒了偺們再説話
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
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説什么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这話再不想到
今日得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难看了风姐兒説道你快去入席去罢
看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
頭来看风姐兒故意的把腳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樣禽獸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時叫他死在

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凤姐兒方移步前来将轉過了一重山坡見
兩三个婆子慌々張々的走来見了凤姐兒咲說道我们奶々見二奶々只是
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们又来請奶々来了鳳姐兒說道你们奶々就是这
急脚鬼是的凤姐兒慢々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几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
出了說話之间已到了天香楼的後门見宝玉和一羣了頭子们那里頑呢凤
姐兒說道宝兄弟別特淘氣了有一個了頭說道太々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請奶
々就從这边上去罢凤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見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
呢尤氏咲說道你们娘兒两个特好了見了面揔捨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合
他住着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凤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
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单来讓凤

姐兒点戲鳳姐兒說道太々們在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
合親家太々都点了好儿出(齣)了你点兩出(齣)好的我們听凤姐兒立起身来答應
了一声方接過了戲单從頭一看点了一出(齣)还魂一出(齣)談詞遞過戲单去說現
在唱的這邊官誥唱完了再唱这兩出(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
該趂早吽你哥々嫂子歇々他們又心里不静尤氏說道太々們又不常过来
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着呢凤姐兒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
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边一个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代(帶)了打十番的那里
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么去了尤氏笑道
那里都像你这么正経人呢于是說々笑々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
擺上飯来吃畢大家才出園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吽預備車向尤氏

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們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聽〃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罷于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睛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拿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几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卅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几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个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

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个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〻他去你細〻的瞧〻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〻也喜歡〻〻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一〻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〻太〻放心罷昨日老太〻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〻那里瞧〻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〻

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々太々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
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
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々々冲一冲也
好尤氏道我也暗々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々的
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会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々的話
去呢尤氏道你可緩々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
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々安給老太々磕頭說他
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
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回
向鳳姐兒說你換々衣服歇々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

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裏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听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是因為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天鵝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來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麽還不回来鳳姐道不知什麽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来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几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来說話解〻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〻閑
着天〻過来替嫂子解〻閑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
這里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
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奇妙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也由不得又往前湊了
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么戒指鳳姐悄〻道放尊重
着別叫了頭們看了覷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
走去了 叫去正是叫来也 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〻的道大天

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看晚上起了更你来悄ゝ的
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宝忙問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過的
多怎麽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边門一關
再沒别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ゝ的告辭而去心内已為得手盼到晚上
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趂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边去
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自半日不見人来忽聽咯噔
一声東边的門也到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声只得悄ゝ出来將門撼了撼關
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援這屋
内又是過門風空落ゝ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ゝ侵肌裂骨一夜幾乎
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来去叫西門

賈瑞聽的背着臉一溜烟把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〻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抓（我）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

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
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里那間空屋里等我可別
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〻〻死
也要来（不差）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
在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来了
（專能忙中寫閑狡猾之甚）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
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来等着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
人影又聞（聽）也没有聲响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来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
猜只見黑魆〻的来了一個人賈瑞便意（想一）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
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

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作声賈瑞扯了
自己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捻子照道誰在
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容絶奇真燥的無
地可入不知要怎么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璉二
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边等
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剛才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
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的謝你賈薔道
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么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
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
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罷翻身

出来紙筆現成拿来命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邏賈蓉〻〻先咬定牙不依只説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〻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〻那邊的门早已関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们先去哨探〻〻再来領你这屋你还藏不得少时就来堆東西等我尋个地方説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灯（細）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説道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别哼一声我们来再動説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时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嘩拉〻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声忙

又掩住口（更奇）不敢声張满頭满臉渾身皆是屎尿氷冷打战只見賈薔跑来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两步從後门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门開门人見他這般景况（况）问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脚掉在茅廁里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〻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满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两個常〻（了又）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间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尚未娶親邇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凍惱奔波（寫得歷〻病源如何不死）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

一顛失倒合上眼还只夢䰟顛倒满口乱說胡話驚悕異常百般諸醫療治諸
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說得有趣）倏
又臘盡春回迭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医療治皆不見效回後来
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来尋王夫人命凤姐秤二兩給他
王夫人之　凤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
慈若是
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边沒了
你打發个人往你婆婆那边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里再尋些来湊着給
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夾寫王夫人）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
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来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
人只說都尋了来共湊了有二兩送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也）（八益經望好）

那賈瑞此時要命的心甚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
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來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听見了直
着声叫喊如聞其声吾不忍听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
如見其形吾不忍看者也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
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筆那道士嘆道你这病非藥可醫我有个宝貝与你天天看時此
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搶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者從此細心体貼方許
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着風月宝鑑四字明點遞与賈
瑞道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
動之症畢真有濟世保生之功畢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
孫等看照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这書正面方是會看者只照他的背面記之

要緊要緊三日後吾来収取管叫你好了說畢佯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収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个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奇絶）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寫得奇峭真好筆墨）与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喲了一声一睜眼鏡子從手裡弔過来仍是反着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来只見鳳姐还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兩个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所謂醉生夢死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中奇来看此）只說這句就再不

能說話了傍边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还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睁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〻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漬遺一大灘精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一謗）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独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腐儒）遂命架火来燒只听鏡内哭道誰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已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毁風月鑑吾来救也説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処去报喪三日起経七日發引寄灵于鉄檻寺（所謂鉄门限是也先安一闹路雖入以備秦氏仙柩有方也）月後帶回原藉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问荣国府賈赦贈艮二十两賈政亦是二十两寧国府賈珍亦有二十两別者族中貧富不等或三两五两不可勝数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凑了

二三十两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到也豊〻富〻完了此事谁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来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来接林代玉回去賈母听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〻的打点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争柰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劝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代帶回来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説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与林代玉辞别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国府

話説鳳姐兒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説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胡乱二字奇）這日夜间正和平兒灯下擁炉倦綉早命濃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説道嬸々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嬸々故來別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々别人未必中用（一語貶尽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帯者）鳳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々你是个脂粉隊

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
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〻揚〻已將
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
的詩書旧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
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〻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
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
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
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
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
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

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
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
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敝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産業連官也
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
以為榮華不絶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
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万不可忘了
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鳳姐忙问有
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妙伏的只是我与嬸々好了一場臨别贈你兩句
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尽各自須尋各自门鳳姐还欲问時只听
二门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々没了鳳姐聞听

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
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
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叙却說宝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
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乃凤姐反对 淡淡寫来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 後文皆非哭然文字）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听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
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搊扶問是怎麽
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宝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
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不放
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才嚥氣的人那里不干净二

则夜里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随人役擁護前来一直到了寧国府前只見府门洞開两边灯籠照如白晝乱烘烘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宝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又出来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来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绝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来衆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

的几个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来擇日擇準挺（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識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業醮然後挺（停）灵于会芳園中灵前另外（請）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对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凴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问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説道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庅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鉄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作了棺材万年不坏這還是当年

先父带来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来使罷賈珍听說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来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几兩工錢就是了賈珍听說忙謝不尽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听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灵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丫环名宝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灵之任賈珍喜之不尽即時傳下從此皆呼

宝珠爲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衣在灵前哀哀欲絶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乱 两句写尽大家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過是個黉門監生灵旛經榜上写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善起波澜 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權 妙大權之 先俻了祭礼遣人来次後坐了大轎打伞鳴鑼親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 軒名可思 獻茶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礼上風光些贾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凑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两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两銀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乱應了 忙中写闲 还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来求

要与他孩子謅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謅[奇談畫尽閣官口吻]快寫個履
歷来賈珍听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来小廝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来与賈珍賈珍看了忙送与戴權戴權看时上
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
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与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来送与戶部堂官老趙說
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自己]来兑銀
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臨
上轎賈珍因問銀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
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

説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 于是作别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礼擺在灵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厛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數只这四十九日寧国府街上一條白漫ゝ人来人往是有服亲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ゝ官去官来是来往祭弔之盛 賈珍命賈蓉次日换了吉服領憑回来灵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灵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灵位會芳園臨街大门洞開旋在两边起了鼓樂厛两班青衣按时奏樂一对ゝ執事擺的刀斬斧斉更有两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竪在門外上面大書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防護
内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國公家(家)孫婦防護内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门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承)建(運)太平之國總理虚無寂靜教門僧録司正堂萬虚總理元始三一教门道録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威)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孽)平安永(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满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来往虧了礼數怕人哭話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憂慮时因宝玉在

側問道事〻都算安貼了大哥〻还愁什庅賈珍見問便将里面無人的話說
了出来宝玉听說笑道这有何难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这一個月的事管必
妥当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坐間还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边說
了兩句賈珍听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
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来的少里面不過几
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来了
唬的衆婆娘唿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〻站了起来賈珍此时也有
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蹭了進来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
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〻纔是又進来做什庅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
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攙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賈珍斷不肯

坐因免强陪笑道姪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〻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
问什庅事賈珍忙咲道嬸〻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
倒我看里頭着實不成個体統怎庅屈尊大妹〻一個月在這里料里〻我
就放心了邢夫人咲道原来為這个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〻家只和你二嬸
〻説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経過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
反呼人咲話到是再煩别人好賈珍咲道嬸〻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
〻劳苦了若説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别人看着还是
不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咲着就有殺伐法決断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
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〻再無人了嬸〻不看姪兒〻〻
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説着滚下淚来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

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〻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当家妥当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还不伏肥不得遇見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〻說的这麼懇切太〻就依了罢王夫人悄〻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〻料理清了不過是里頭着（照着）管〻〻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〻太〻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横竪要求大妹〻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〻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还礼不迭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寧国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与鳳姐又

說妹〻愛怎樣就怎樣要什庅只管拿這个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〻既這庅說你就照看〻〻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〻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对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〻住了〔在〕這里還是天〻來呢若是天〻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里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〻住過這几日到安穩鳳姐咲道不用〔二字有神〕那边〔的〕也離不得我到是天〻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庅樣鳳姐兒道太〻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

右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舘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総管来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〻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〻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口子）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来整治〻〻都特（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對牌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紙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交與

来旺媳婦自已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数目单冊問了来昇媳婦几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窓外聽覷只聽鳳姐與来昇媳婦道既託了我〻就説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〻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説你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説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〻〻的喚進来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单管

本家親戚茶飯别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飯供茶随起舉哀别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内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人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撣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筭賬描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説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

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来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来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撢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棹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槩獨蠲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

賈珍又过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做）了各樣细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劝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那鳳姐不畏勤劳天〻于卯正二刻就过来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内起坐不与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筵請地藏王開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们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热闹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厮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書榮国府三個大字款〻来至寧府大门上

門灯朗掛兩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晝白漫〻穿孝僕從兩边侍立請車至正门上小厮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灯罩簇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〻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过一張大圈椅来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声都忙〻接声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劝鳳姐方纔止住来旺媳婦献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慌愧懼鳳姐冷笑道（凡鳳姐惱時偏〻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〻原比他们有體面

所以總不听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〻都来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
又睡迷了来遲了一步求奶〻饒过这次正說着只見榮国府中的王興媳婦
来了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 用曲筆又慣綫錯真妙）凤姐且不發放这人却先问王
興媳婦作什庅王興媳婦爬不得先问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
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
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凤姐听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
取榮国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国府的四個執
事人進来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来的凤姐命他們要了帖子念过听了一共
四件指兩件說道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了来取說着擲下帖子来那二人掃
興而去凤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问你有什庅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

是方總事轄園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
記待王興交过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与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
念那一個是為宝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帖兒登記
待張材的繳清又發与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
迷了將來都沒有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
現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国府对牌出
去說与來昇革他一月銀米眾人听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
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已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
板还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悮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
悮說着吩咐散了罢窗外眾人听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国榮国兩處執

事領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絕那把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风之威勢費此一段
筆墨这緣知道风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閒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
今且說宝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与他商議要同他往风姐
處来坐秦鐘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偺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宝玉
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會跟我来說有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风姐綫吃
飯見他們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們偏了风姐道在这边
外頭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渾人吃什庅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
边我們两個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歸坐风姐吃畢飯就有寧国府中的一
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香灯事风姐笑道我筭着你們今兒該来支取總不見
来想是忘了这會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听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還擱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

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正闹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来了接得好鳳姐急命唤進来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问回来做什麽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时沒的二爺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回来二爺打發小的来报个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鳳姐道你見过别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一时去了恐有延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奈到晚上回来復令昭兒進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

付昭兒又細々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时々功他
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果然有這些事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赶乱完了天已
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过寧府中來那賈
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灵所在又一
々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
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乱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
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灵之處並廚茶
等項鋪陳接灵人口坐落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
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
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礼鎮國公誥命生了

長男預備賀礼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难盡述又兼發引在迩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荣府寧府的人又跟到寧（荣）府既回到荣（寧）府寧（荣）府的人又找到荣（寧）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欢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消）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与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内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里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时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这六家与寧榮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

等男衛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营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当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冢孫婦告殂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

已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还一时只見寧府大殯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与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礼相見水溶在轎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还礼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问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听說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时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体所縛每

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个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听下回分
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宝玉舉目見北静王水溶頭上带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忙搶上来叅見水溶連忙從轎内伸出手来挽住見宝玉带着束髮銀冠勒着双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换此一句如見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问啣的那宝貝在那里宝玉見问連忙從衣内取了遞与过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问果靈驗否賈政忙道虽如此説只是未曾試过水溶一面極口称奇道異一面理好綵

絛親自与宝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携手問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一的荅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声未可諒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体宝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奬頼藩郡餘貞果如是言亦蔭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ゝゝ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ゝゝ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荅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与宝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權為賀

敬之礼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〻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来請回與水落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〻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虚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〻然將殯過完方讓水落回與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属下各家祭棚接祭一〻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帶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回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回記掛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〻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回此便命小厮来喚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宝玉

（必不依阿鳳　真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宝玉听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来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来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躥下来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々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来說太々們說不用歇了叫奶々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眾小廝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眾庄漢攆盡那時庄又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

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宝玉等先出去頑〻宝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鍬鐝鋤犂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向(項)所使其名為何(凡膏粱子弟齐来着眼)小厮在傍一〻的告訴了名色説明原委宝玉聽了(也盖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説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聪明人自是[illegible]卽悟)一面説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広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説便上来摔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来乱嚷别動壞了衆小厮忙断喝攔阻宝玉忙去開手陪笑説道我因為没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説我就打了説着只見

那丫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處〻点〻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常不如此也）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宝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几个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柰後輩伏一時之榮顯猶為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柰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華子弟奔來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
有那家業艱难安分的妙在艱难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
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个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真
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鉄檻寺下塌獨有鳳姐嫌不方
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来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
来作下處原来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庵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个渾
號離鉄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个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
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个妯娌陪着女親自己
便辭了衆人帶了宝玉秦鍾往水月庵来秦業年邁多病伏筆不能在此只命秦
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

善智能兩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来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庅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産了公子太〻送了十兩銀子来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来請奶〻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宝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来宝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庅宝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〻屋里一个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庅這会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処細思秦鐘近日在荣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这可是沒有的話宝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〻只叫住他倒碗茶来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宝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吽他到的是有情意的（總作如是等奇語）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来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与宝玉秦鍾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不愛宝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今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来秦鍾笑說給我（如聞其声）宝玉吽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一語倒（單消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宝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来吽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两個去吃茶菓點心他两個那里吃这些東西坐一坐仍出来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几个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開口称佛可嘆可笑單有只曰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妙才字內出家
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上發端一字那
年都往我庙里来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〻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
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
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曰此説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
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两處為难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
清红皂白便来作賤辱罵説一个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
起来守備一聞便問断無此理此必是張家俱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
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与張家完事故特此[illegible]遮飾以便退親受張
家之賭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扎缺此係作者巧拳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筆一人一人
必到希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来尋门路賭氣偏要退定礼要与府尹攀亲如何的是張家我想如今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爺說声打發一封書去求雲
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
願（坏極妙極若与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　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到不
大只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
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
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
希罕他的謝礼到像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
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庅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
庅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說喜
不自禁忙說有〻這个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

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几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
既如此奶〻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
了你自然快〻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庅樣
若是奶〻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〻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
太〻因大小事見奶〻妥貼越性都推給奶〻了奶〻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
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總寫阿鳳聰明中的痴人）誰想秦鐘
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
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着這算什庅再這庅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
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

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
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
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声
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
方是宝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咱們就叫喊
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还和我強秦鍾笑道
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
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弄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鍾宝玉在
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
命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

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卻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名之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鐘戀着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世人只云一舉兩清獨阿鳳一舉更添一層）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逛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切
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一語
過下卻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過王
下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
回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玉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
相伴後回再見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却說宝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与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门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宝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脂研）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绳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

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爲起来也不消多記一段収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一対乱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爲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郷矣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栄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閙熱非常忽有門吏忙〻進来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来降旨嚇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内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勑至檐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内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

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个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弟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于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个々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
不絶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
業知覚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
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
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宝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
解得愁悶眼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卻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賈母等
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来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
意独他一个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卻用宝玉一人連用五爲
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々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乱何可勝哉故只
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卻多少閒文卻有無限烟波
且喜賈璉与代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

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寶玉 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来後補京缺与賈璉是同宗弟兄又与代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离合来總為掩過寧府両処許多瑣細閑筆処〻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报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时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瞬息現此便可省惜 宝玉心中品度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帶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將北静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来轉贈代玉〻〻說什庅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

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点代玉情性赶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

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过衆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凤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国旧老爺大喜国旧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报馬来报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撢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〻〻多承〻〻一面平兒与衆丫環叅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诸事又謝凤姐的操持勞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浅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个棒槌我就認作真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〻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〻又不容辞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学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説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
〻們那一位是好纏的（独这一句不假雷所）錯一点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点兒他們
就指桑说槐的擾（抱）怨坐山观虎鬬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
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况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
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〻跟前跪着討情只
要請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〻断不依只得從命依旧被我鬧了个馬
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大哥〻还报（抱）怨後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兒你見
了他好歹描補〻〻就説我年紀小原没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 正说着（又明）
（靳法方妙盖此等文断不可無）只听外间有人說話凤姐便问是誰平兒進來回道
（亦不可太多）
姨太〻打發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話我已经説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

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个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兄寧不有玷平兒者乎　脂研）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还是这広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広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　脂研）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还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淨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虐）故此擺酒

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与他作親过了半月也看的好馬棚風一般了説到這裡心里拍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奇矣稍加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里鳳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必有此一問）平兒笑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説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会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个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

问我就撒謊説香菱了 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凤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尽前文未到 凤姐听了笑道我説你姨媽知道你二爺来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来了原来你這蹄子弄鬼説話時賈璉已進来凤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飲却不敢任興 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 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嬷〻走来賈璉凤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嬷〻致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嬷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棟两盤餚饌与他放在杌上自吃凤姐又道媽〻很嚼不動那个到没有矼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説那一碗火腿頓肘子很爛正好給媽〻吃你怎庅不拿了去趕着吽他們熱来又道媽〻你嘗一嘗你兒子代来的惠泉酒趙嬷〻道我喝呢奶〻也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宝玉之李嬷〻此処偏又

寫趙嫗時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〻遙对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我這会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〻好歹记在心里疼顧我些罢我们這爺只是嘴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広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个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跐牙兒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来和奶〻来说是正緊靠着我们爺只怕我还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〻你放心兩個奶哥〻都教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还有什広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〻那一个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们誰敢說个不字兒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滿

屋里人都笑了趙嬤〻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説内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才是剛硬呢趙嬤〻笑道奶〻説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〻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赸笑吃酒説胡説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麽（一段趙嫗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〻直寫將來几千樣细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蓉薔来説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寫略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賈璉道就爲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来）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関鉅要是書中正眼矣）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脂硯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当今的龍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于閨閣中作此語直与擊壤同聲脂硯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啓下回之文賈璉道如今当今貼体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当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內所應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

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安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当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说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怀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関防之処不防啓請内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现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别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姑々道阿彌陀佛原来如此这樣说偺們家也要預備接偺們大小姐了賈璉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會子忙的是什麽（一段閑談中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

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属無味）說起当年太祖皇帝彷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老趙嬤嬤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时候我纔記事兒咱们賈府正在姑蘇楊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想看去則說疑胴抹不知 正傳神處）我们王府也預備过一次那时我爺爺单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来都是我们家養活（点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粤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们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来請江南王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嗳哟哟好势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们親眼看見告訴誰也

不信的别將諸艮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听見我们太爺们也这樣説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麽就这麽富貴呢趙嬤〻道告訴奶〻一句話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艮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誰家有那些錢買这个虚熱鬧去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審見正説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来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忙〻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来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来了使问什麽話快説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纔什麽賈蓉先回説我父親打發我来回叔〻老爺们已经議定了从東边一帶借着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边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别院了已经傳人画圖樣去了明日

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們那边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过去面
議賈璉咲着忙説多謝大爺費心体諒我就不过去了正緊是这个主意纔省
事盖的也容易若採置别处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体统你回去説这様
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明全仗大爺諫阻万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
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几个是賈薔又近前回説下姑蘇請聘教
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来管家兒子兩个
还有單聘仁卜固修兩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見叔叔賈璉听了將賈
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在这一行麽这个是虽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
賈薔咲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
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爺比咱們还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个坐纛旂兒难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经纪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〻〻回問這一項艮子動那一処的賈薔道纔也議到這里賴爺〻說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還収着我們五万艮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灯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点頭道這个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斷処（脂硯））既這樣我有兩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个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咲說正要和嬸〻討兩个人呢（寫賈薔乖処 脂硯）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〻彼時趙嬤〻已听數了話平兒忙笑推他〻〻纔醒悟過來忙說一个叫趙天樑一个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

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説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麽東西吩咐我開個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还沒処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説着一逕去了（阿鳳欺人処如此。忽又寫到利欲真令人一嘆脂硯）这里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麽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别興頭纔学着辦事到先学会了这把戲我短了什麽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这里説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与二門上一應不許傳报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时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话次早賈璉起來見过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

之物搬運移送不敢先令匠人拆寧府会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栄府東大院
中栄府東边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当日寧栄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
不遵(通)然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属会芳園今是從此扎角墻下
引来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虽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栄府日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兩処又甚近湊来
一処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妙号)
(隨事生名)
一ゝ籌画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来昇林之
孝吴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楼竪閣種竹栽花
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処看望ゝゝ最要緊処和
賈赦等商議ゝゝ便罢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

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艮器皿賈善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过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问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个个如此又那此情鍾意切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门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问他作什麽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閒文宝玉听說唬了一跳忙问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还明明白白怎麽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宝

玉听了忙〻的更衣出来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满厅乱轉一时催促的車
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随来至秦鐘门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况］遂蜂擁至
门内室唬的秦鐘的两个遠房嬸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妙这嬸母弟兄是特来等分絕
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时秦鐘已發过两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余亦欲泣］宝
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貴忙劝道不可〻〻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
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来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
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兄宝玉来
了連叫两三声秦鐘不採宝玉又道宝玉来了那秦鐘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
一口悠〻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
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余〔謂〕諸公莫笑且請再思】又記掛着父親还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〻〻】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你还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语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间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阳间瞻情顧意〔義〕有許多的関碍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忽听見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說一句话就来的衆鬼道又是什庅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国公〔的〕孫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〻罷你們断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个運旺時盛的人来纔罷【如聞其声試问誰曾見都判来覌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来調侃世情固深然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　这纔算是小說】

众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
雹原来見不得宝玉二字（調侃宝玉二字妙極爾妙）依我们愚見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
们也無益于我们（神鬼也講有益無益）
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
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爾理）別管他陰也
没有錯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魂放回哼了一声
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勉强嘆道怎麽不肯早来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宝
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麽話留下两句（只此句便足矣）秦鐘道並無别話以前你我見
識自為高过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悞了（誰不悔遲）以後还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
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声蕭然長逝了（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曰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〻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又不知歷幾何時（年表如此寫亦妙）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処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这匾額对联到是一件难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

標題也竟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个愚見各処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来暫且做燈匾時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〻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来令他再擬（点雨村照應前文）中人笑道老爷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〻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踈了縱擬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删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〻（音光字去声亦作声　字箋）

塾

説着起身引申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会申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
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帯他到園中来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来向
他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爷一会就来了宝玉听了帯着奶娘小廝们一溜烟就
出園来方轉过灣頂頭賈政引申客来了躱之不及只得一边站了賈政近因聞
得塾掌稱讃宝玉专能对对聯虽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
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来（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喚来題額真不成文矣）宝玉只得随往尚不知
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帯領許多執事人来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
把園門都関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听説命人將門掩關了賈政先秉
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窓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様並無
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墙（门雅墙雅不落俗套）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様左右

此

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隱的好）眾清客都道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想入其中一時難畫方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処皆有之因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 此是小逕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將此等処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々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省親之之則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來往之境方不能錯亂觀者亦如身臨足對矣今賈政雖進的是正門卻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几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逕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往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処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鏤銀色思俗精及東梨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听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々名色不止几十个原来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来敷演宝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来宝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雕）今（未闻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況此処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処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此論却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処這句旧詩在上到還大方氣派衆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謬奨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候（俟）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焖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

沼　於

石隙之下（中）这水是人力引来（做的）再進數步漸向北边（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门是諸釵日相來往之境也　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平坦寛豁兩边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于（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玉）石磴穿雲（前已寫山之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嵾景皆適）白石為欄環抱池沿（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出瀉石今則寫池寫橋各景皆適）賈政与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道之咽喉要路）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于水題方称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于兩峰之間竟用他这一个瀉字有一客道是極々々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宝玉听説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

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眾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宝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 果然 豈不新雅賈政拈髯点頭道不語眾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对聯來宝玉听說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机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貼切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 恰極工極綺靡秀媚香奩正体

賈政听了点頭微笑眾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 渾寫兩句已見往行処愈遠更至北一路矣 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里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门便

是曲折游廊（不犯超手游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〻二三間房舍一明兩
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間房内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
後院有大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〻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清）得泉一
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内繞堦（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処）還罷
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説畢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
頭（点一筆）衆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奇不有）又説道此処的匾該題四个字賈政笑問
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俗亦如此）又一个是雎園雅跡賈政道也
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
可見就是个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
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言）爲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式不然獨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体）

方便衆人可有便得的宝玉見聞看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擬　斟擬偷薛得肆／抒施展　盛）
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
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
这太板腐了莫若有凤来儀四字（果然　妙在双関／贍合）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点頭道
畜生〻〻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宝鼎茶閑煙尚緑（尚字　妙極不必説竹然／檢〻是竹中精舍）幽窗棋罷指猶凉（猶字　妙　尚緑猶凉四字／使如置身于森〻萬竿／不極之中）
賈政搖頭説道也未見長説畢引人出来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回問賈
珍道这些院落房宇（屋字）並几案桌椅都筭有了还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古董可也都是一处〻〻合式配就的（大篇自是不如此便則成／何话説）賈珍回道那陳設
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听見璉兄弟説还

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量准尺寸就打发人办去
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况贾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
首尾便命人去唤贾琏一时贾琏赶来寫出忙冗景况贾政问他共有几种现今得
了几种尚欠几种贾琏见问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摺略节来細極
從頭至尾誓不作一筆逸安苟且之筆看了一看回道粧一字一句蟒绣堆刻丝弹墨二字一並者各
色紬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
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金丝藤红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
彩线络盘花簾二百掛每样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围床裙桌套
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説是極倏尔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釵所居之処若
稻香村瀟湘館怡红院秋爽斋蘅蕪苑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
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処不在乎遠大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

轉过山怀中隱々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墻々頭皆用稻莖掩護 配的好 有几百

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

隨其曲折编就兩溜青籬々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

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 閱至此又笑别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画棟瓊榭朱樓略不差别

賈政笑道到是此処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

農之意 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 我們且進去歇息々々 說畢方欲進籬门去忽見

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 更恰当者有懸額之処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如野莊色来一處[ ]度千秋為妙只在这石碣上 衆人笑道更妙々々 此処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 ]風一洗盡矣立此

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 客不可不養 賈政道諸公

請題衆人道方纔世兄有云新編不如述旧此処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

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
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来用竹竿挑在樹梢
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可養别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纔都相
称了賈政与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
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
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爛板)也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趣)便說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
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字)四字眾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
玉冷笑道(忘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门臨
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眾人听了亦發閧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斷
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記得知道几个古人能記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

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
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紙窓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瞧
宝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
道不及有风來儀多矣 妙 公然自定名 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棟
悪賴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荅道老爺教
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宝玉都怪他獃痴不改今
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别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
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來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見淂人力穿鑿扭捏
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
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淂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

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虽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説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緑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听了揺頭説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过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薬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略用套語一束　与前領破格不板）忽聞水声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　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又落実了而且陳旧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發过露了秦人旧舍説避乱之意如何

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說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
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
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
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
日真無一些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纔見一朱粉字樣緑柳紅橋此
等點綴亦不可少後又寫芦雪厂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
非一幅死稿也
然後文字叙來往則將日日爬山越嶺矣記清此處則知後文寶玉所行
常徑非此處也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
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處映帶連絡不斷可知矣
皆穿牆而過好想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釵黛對峙有甚難寫者
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薜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耳並且一株花木也無側更奇妙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更妙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運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賈政不禁道有趣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有生色更竟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金簦草見字彙玉蕗見楚辭其藤蘿荼蘼蘅蕪茝葛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薑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

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吴都賦）又有叫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
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寔注一筆妙）
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法）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
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
窓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
矣（前二處一曰月下讀書一曰勾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斯語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
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
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院）手泣斜暉衆人

道顛衆々々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閲々々回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过為（釣）宝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声回喝道怎麼你
應說話時又不說了还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听說便回道此處並没有什
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来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
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这些字様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
芬四字対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詩）猶艷　睡足酴醾（醾）夢也香 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緑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
全套黄鶴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来方纔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

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一帶來的諸釵始使子行也）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礼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正面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彷彿于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賈政又命他作題宝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

了急或生出事来到不使遂忙都劝賈政罷〻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觀望原来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游了十之五六總住妙伏下繞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来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〻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十里横雲斷嶺法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園圃者惟知累拳頑石壘峰家輙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園大槩一描處〻未嘗离水盖又未寫明水之從来今終補出精細之至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引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汲的方不突

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櫳翠菴芦雪广凸碧山庄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一斷、、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来賈政笑道到此（怡紅院如此寫来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可要進去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墻環護綠柳周垂（與萬竿修竹遥映）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門兩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襯几塊山石一邊種着数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從来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

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体貼的切敍形容的妙]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衆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塔又至廈不費輕易寫通]賈政因問想几個什厶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　說着引人進入

房内只見這几間房内收拾的與别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式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一戲妙極或卍福卍壽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睹魔其中詩詞雅趣以及各種風俗字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宝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可羨這之園庭行動便以粉油從事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窓倏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且滿墻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瓶也桌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乞央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

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难為怎麽想来（誰不如此 猜）
原来賈政等走了進来未進兩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窓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
書攔住回頭再走又有窓紗明透門径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来了一群
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都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賈
珍笑道老爺隨我来從這门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
了兩層紗厨錦槅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宝相轉过花障則見青溪前
阻（又寫水）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来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
（山拗）
口從東北山拗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
仍旧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
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来乃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

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来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之正角路也細極
衆人都道有趣〻〻真搜神奪巧至于是大家出来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
過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还不去难
道还挺不足也不想想你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
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宝玉听説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
厮上来攔腰抱住都説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〻打發人出来問了几
遍都亏我們回説喜歡不然若老太〻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〻都説你
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人
一吊钱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钱把這荷芭賞了罢説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
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説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

個抱了起来几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门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奶娘丫嬛跟上見过賈母知不曾难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来娊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代玉听説走来瞧〻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宝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説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过来就鉸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赶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見过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襖襟上將代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遞與代玉瞧道你瞧〻這是什庅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代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里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

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是白就剪了香袋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还何如說着擲向他怀中便走這却难怪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声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泪來怒之極正是情之極拿起荷包來又剪宝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宝玉代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找宝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里呢賈母听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扭了他衆人答應着

代玉被宝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説着往
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来代上代玉伸手
搶道你説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説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
玉道好妹〻明兒另替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
面説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点过日云玉公案断不可少）可巧宝釵亦
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边閙熱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原来賈薔已
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来了那時薛姨媽另
遷于東北上一所幽浄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
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學过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
然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栄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

又有秦（林）之孝采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足（逹）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終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數最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与熙凤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斷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釵玉釵外未嘗云平兒奇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待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听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

伴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説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净居後来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鄉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説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来泰之孝家的回道請他々説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深潔）

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泰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啓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

（不能表白後是備）

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閣过此時不能表白

（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

當下又有人回

（第十八回的起頭）

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楼揀紗綾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収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环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宝釵便説偺們别在這里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説着同宝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閒頑無話

王夫人等日〻忙乱直到十月将尽幸皆全备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雞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薔那边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几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馳急）又請賈母等進園色〻斟酌点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塚）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帶过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在後文細寫）展眼元宵在迩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礼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揔理関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

来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〻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札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内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宝争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振一篇大賦净悄無人咳嗽有此句方是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栄府大门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挡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来有是礼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瑞貼王夫人細酉初刻進大明宫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這庅着老太〻〻〻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来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担々々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时忽听外邊馬跑之声（净極故聞之細極）一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々跑來拍手兒（画出内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処别書中摸不着）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々々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净悄々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緩々的走來（形容畢肖）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对方聞得隱々細樂之声一对々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隨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々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々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

下早飛跑過几個太監来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来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门往東去到一所 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 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灯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〻灯光相映時〻細樂声喧說不尽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时自已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癩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的為是（自此时以下皆石頭之語 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两边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数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綵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綉幙桂檝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現著蓼汀花漵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来儀等処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辞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曾離那宝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万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偏才尽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難然想來到

不如述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 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
望之意 一駁一辭跌若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体貼恋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
因有遺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
擬 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趣之苗裔至後文四晶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
應
聞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
忙下小舟登岸飛傳与賈政、、听了即忙移換 悦每的周到可 一時舟臨内岸 不得
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宝鏡四大字 不用
妙是特留此四字与彼 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
俗 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 自命
燒空 庭燎最恰 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窓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
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问

乃问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 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不

語礼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礼两陛樂起礼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台

下排班殿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

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 昭容再諭曰免

于是引退茶已三献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

母正室欲行家礼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見一手

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

对泣石頭記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 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傍圍

遶垂泪無言半日 賈妃方忍悲強咲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

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会不說〃咲〃反到哭起来一會

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說完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難說著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方千貼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执事媳婦領了环等行礼畢賈妃因问薛姨媽宝釵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發驕妄自大賈妃听了忙命快請又謹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人物一時薛姨媽等進来欲行國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闊别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宫去的了环抱琴等前所謂賈家四釵之环皆以琴棋書畫排行至此始全上来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别室款待执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荅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别情景深字妙及家

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虽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虽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门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大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虽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窃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懣憤金怀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殿不負上体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賈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别姉妹不同真是嬡花數玉一般因问宝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宝玉）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来小太監出去引宝玉進来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怀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上来啓道筵宴齊備請賈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门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緑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〻鋪陳不一〻椿〻点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讚又劝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于正殿 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 故意畧下秋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换眼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絕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詩却平平蓋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过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来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一語便寫出宝代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步）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更牽強。三首之中還算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起好 綠栽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湊成 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台名園一自邀游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正為瀟花下韵也

凝暉鍾瑞 區額 使有含蓄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恰極 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

為辭 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 區額 落想便不与人同 林代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 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咲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与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請看前詩却云是胡亂應景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与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此他字指賈妃回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争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道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

（天分菩語）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来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宝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来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宝卿奚落但就謂宝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此等處便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揷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可請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釵亦悄悄的笑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姐姐你又認我這姐姐来了一面說笑曰說笑因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中閑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代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

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太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的之處（寫代卿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外之想）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起便拿得住）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莫摇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 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 軟襯三春艸 柔拖一縷香（刺幽入妙）

輕烟迷曲逕 冷翠滴迴廊（甜脆滿頰） 誰謂池塘曲 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 兩〻出嬋娟（双起双敲讀此首有始信前云有蕉〻無棠不可有棠無蕉〻更不可等批非泛〻妄擬駁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能為之論也）

綠蠟（本是玉字此遵宝御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蕉） 紅粧夜未眠（是海棠） 凭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

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 對立東風裏（双收） 主人應

解憐（歸到主人方不落空〇玉梅隱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兩称極工極切極流离嫵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 在望有山庄（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氣） 菱荇鵝兒水 桑榆燕子

棵〔阿顰之心臆才情原与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來〕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澣葛山庄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不略〕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过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单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一捧雪中 伏賈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 長生殿中 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 邯鄲夢中 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 牡丹亭中 伏代玉死 所点之戲剧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関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来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 二句畢矣 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属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 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

衆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衆恃能種〻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
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〻皆然亦曾与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
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
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
使言石頭記之爲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
妙也賈薔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
可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了（可知尤物）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
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
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却如此冷收）
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畧
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來一〻發

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
春宮緞四疋福寿綿長宮䌷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魚銀錁
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
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礼按前宝釵代玉諸姊
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様格勢金銀錁二对宝玉亦同此（此中忽夾上宝
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个金銀錁二对尤氏李紈凤姐等皆金銀
錁四錠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与賈母王夫人及
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环的賈珍賈璉賈环賈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
錁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园中管
理工程陳設荅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

百戲雜行人丁的帶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免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挂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别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為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賈妃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園去了正是

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移十六回後

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十九回回家來

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等處對看可爲後生過分之戒嘆嘆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此題係二十回回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 補还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也 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个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着与無事的人一樣 伏下病源 第一个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过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间纔得回來 一回一回各生機軸总在人意想之外 因此宝玉只和衆丫頭们擲骰子赶圍棋作戲 寫出正月光景 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们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过去看戲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时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 总是新正妙景 宝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襲人了自己回过賈母过

去看戲誰想賈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認父黄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〻熱鬧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會号佛行香鑼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形容熱鬧之至弋陽腔能事畢矣。閲至此前有如耳内喧嘩目中齒乱復又至隔牆聞褻情熱歡曲則有如覘隨笛精魄逐歌銷形容一事一事畢真石頭是第一能手矣满街之人个〻都讚好热鬧戲别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言宝玉見繁華热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内去和尤氏和丫环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时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宝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纔散回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间再来那

小些的都鑽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个人沒有因想這里素日有个小書房名　内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画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極不通極胡説中寫出絕代情痴宜乎眾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窓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乃乍着胆子舔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门去將那兩个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説（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処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還不快

跑（此等使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寶玉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〻因問那丫頭十几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〻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實是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癡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為著）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〻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來的（若都寫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研）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又一个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蟲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

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随筆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脱之妙文也 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卍兒（音萬）宝玉
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问二爺為
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逛逛就遇見你们了这會
子作什庅呢茗烟嘻嘻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
去一會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才之過故設此以悦宝玉之心 宝玉道不好
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还可就
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们竟找你
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庅呢妙宝玉心中早安了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宝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悦其心宝玉始悦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方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宝玉我况茗烟哉文字筍楔細極
茗烟笑道好好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

呢必不可少之語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门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手成文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与几个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手伏脉千里几个侄女兒來家正吃果茶听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个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宝玉來在院内嚷道宝二爷來了别人听見还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庅來了宝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庅呢襲人听了才放下心來精細週到嗐了一声笑道精神至妙笑字　你也特胡鬧了該說說得是　可作什庅來呢一面又問茗烟还有誰跟來細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就只我們两个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說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有个

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嬷嬷
們打你該說該說的更是脂研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来這會子推
到我身上我說别来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賊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来了也
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贓爺怎庅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
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来都低了頭羞慚慚
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棹又忙倒好茶
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脂硯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
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
一面說一面将自已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墊
了脚向荷包内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来又将自已的手炉掀開焚上仍盖好

放與宝玉懐内然後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宝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崇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崇之宝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懐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菓品来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毡等處对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歎歎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去之礼好歹嚐一点兒也是来我家一淌得意之態是與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穰惟此品稱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纔收淚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麽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

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

這里來又換新服他们等（指晴雯麝月）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必有是問○閱此則又咲尽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語究竟反是寒酸語）宝玉咲道珍大過去看戲換的襲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这个地方不是你來的宝玉咲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悄咲道悄悄的叫他們听着什庅意思（想見二人素日情常）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灵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咲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儘力瞧了再瞧什庅希罕物兒也不過是这庅个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宝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遞与他們傳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細極）花自芳忙去僱了

一頂小轎来，衆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与茗烟，又把些錢与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来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还到東府里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听說有理，忙將宝玉抱（花）出轎来，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到難為你了。于是仍進後門来，俱不在話下。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了环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来請安，瞧瞧宝玉，見宝玉不在家，了頭們只僱頑鬧，十分看不過。人人都看不過，獨宝玉看得過。自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来，你們越發没了樣兒了。說得是，原該說。别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宝玉素不吃亂，豈無伴。從之嬤嬤哉。那宝玉是丈八的灯台，照見

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
不成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這些了頭們明知宝玉不講究這些ミ則李嬷ミ
已事告老解事出去的了（調侃入微妙妙）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僱頑要不理他
那李嬷ミ还只管問宝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可嘆）了頭
們總胡乱荅應有的說好一个討厭的老貨李嬷ミ又問道这盖碗里是酥酪怎
不送与我去我就吃了罢說畢拿匙就吃（写聾聵奶娘便是聾聵奶娘）一個了頭道快別
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過下無痕）回来又惹氣了（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你老人
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這等話声口必是晴雯無疑）李嬷ミ听了又氣又愧便說
道我不信他这樣坏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個值錢的也是應
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難道他不想ミ怎麼長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

長过庅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庅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来的毛丫頭什庅阿物兒（矣曾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媼）一面説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会説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宝玉还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李嬷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照應前文又用一聲屬未宝玉然李媼心中口中畢肖）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説着賭氣去了（过至下回）少時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態已慣）宝玉回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宝玉咲道你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説着襲人已来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

粧宝玉命取酥酪来丫环们回说李奶〻吃了宝玉纔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
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〻过了好肚子疼足的闹吐
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搁在这里到白遭塌了（与前文应失手碎钟遥对通部袭人皆是如此一丝不错）
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必如此方是）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
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检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
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若是过女儿之后设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头记矣）袭人道那是
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这一赞叹又是令人囫囵不解之语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
袭人道叹什么（只一叹字便引出花解语一回来）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
红的（补出宝玉素喜红色 这是激语）宝玉笑道不是〻〻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活宝玉）
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偺们家就好了（妙谈妙意）袭人冷笑

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了头续往你家来（妙眷宝玉並未说奴才二字袭人连补奴才二字最是劲节 怨不得作此语）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闻（免强如）说亲戚就使不得（更强）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说的 事是）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缠冒撞冲犯（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想是故意激 他）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妙号后文又曰须眉浊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倒生在这里（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 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揔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肝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

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〻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属囫圇不解妙甚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
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声宝玉心思另是一樣余曾評可見
正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別論只從我來這几
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
不竟吃一驚余亦吃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庅你如今要回去了襲
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〻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
出去的呢即余今日犹难為情况當日之宝玉哉宝玉听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庅要贖你襲
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
個人在這里怎庅是個了局說得極是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是題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無理

襲人道從来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官裡也有個定例或几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 一駁更有理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 自然 又道老太々不放你也难 第二層叔祖母溺愛更無理 襲人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々 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週密必不了之至 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们家几两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来了跟着老太々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 百忙中又補出湘雲来真是七穿八達活潑便入 如今又伏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来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庅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 再一駁更精細更有理 宝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

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内越發急了原當急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〻不和你母親說多〻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心急腸故入于霸道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事好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来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〻太〻斷不肯行的三段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貴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　宝玉听〻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定無留理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疑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該弄了来臨了

剩我一個孤鬼 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寶玉 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 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 原來

襲人在家听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 補前文 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

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

娘餓死的理 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

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 可謂不幸中之幸 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

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

出來再多掏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

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 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寶玉問哭一句針对 他母

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

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 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

来与襲人口中 针对 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伏下多少後文 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 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 因此他母子兩个也就死心不贖了 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宝玉不知何意 且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 一件閒事一句閒文皆輿警甚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一段情结[illegible] 如今且説襲人自幼見宝玉性格異常 四字好所謂説不得好又説不得不好也 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 只如此説更好所謂説不得聰明賢良説不得癡呆愚昧也 近来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 四字妙評 脂硯 任性恣情 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恶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任性耳 最不喜務正 迷逐是小兒同病 每欲劝

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
下箴规此原来如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不独解语亦且有智
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谓贤而多智术之
人是以假以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
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正是无可奈何之时袭人便笑道这有什么伤心的
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见这话有文章悬宝玉不便说道你到说说
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二人素常情义袭人笑道咱们素日好处再
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
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
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叠二语活见从纸上走一宝玉下来如闻其呼如见其笑

别説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两三百不成話都是宝玉口中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

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劝者正為此偏于劝時一犯妙

甚飛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跡还有知識灰还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々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々也顧不得你

們了那时凴我去我也凴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瑰愈妙

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説好々的正為劝你這些更説的狠了宝玉忙説道再

不説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説你就撑嘴还有

什么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

跟前你别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来宝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

也教老爷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説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々讀書只從有了

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有氣又愧惶ゝ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説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个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怨世人謂之可殺余却最喜）又説只除明ゝ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宝玉目中猶有明ゝ德三字心中犹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ゝ謂之瘋傻不肖）這些話怎庅怨得老爺不氣不時ゝ打你叫别人怎庅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説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説如今再不敢説了（又作是語説不得不）還有什庅（畢竟然又是作者瞞人之処也）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意）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宝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与那愛红的毛病兒宝玉道都改ゝゝ再有什庅快説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不任意

任情的就是了（總已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〻為兒女之分也）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里長遠了不怕没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氣没有那个道理總坐了也没甚趣（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寔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来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〻打發嬷〻来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来（照應前鳳姐之文）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各盡其神妙）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来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〻〻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来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視（為下

（又由地步）彼時代玉自在床上歇午丫环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宝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住了好姐姐又聞好妹妹大約宝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內此六个字未曾暫离口角妙甚）纔吃了飯又睡覺將代玉換醒（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宝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状等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黛玉見是宝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还沒有歇過来（補出嬌態度）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宝玉 養身）又知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里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顰可对亦屬怪事）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宝玉道我也歪着代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沒有枕頭（絲縷密秘入微）咱們

在一个枕頭上更妙漸漸近所謂意綿綿也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枕
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臟婆子的
代玉听了睁開眼睁眼起身起身笑道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妙語妙之至想
見其態度請枕這一个説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
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
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纏態度又道这又是誰的指甲
刮破了妙極補出素日宝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揆剛替他
們淘漉胭脂膏子擓上了一点兒還与後文寻見於怡紅院晚粧時對照説着便找手帕子要
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脉意之綿綿口内説道你又幹这
些事了又是功夫語幹也罷了一轉細極这方是顰卿不比别人一味固執死切必定还要帶出幌子来

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脉）吹到舅舅耳朵又有太家不干淨惹氣（太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太家不干淨哉今偏太家不干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遷怒于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宝玉總未听見這些話（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語亦屬行雲流水）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却像似淫極然究竟不犯一點淫意）宝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里來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語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宝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代玉冷笑道（冷笑便是文章）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奇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孽兒一點不錯）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宝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个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活画）便伸向代玉膈肢窩内兩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來乱撓便笑的喘不过氣来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如見如聞）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說这些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画）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奇問）宝玉見問一時解不来（一時原難解終遜代卿一等正在此等處）因問什麼暖香代玉点頭嘆笑道（画）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的是聲兒活画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宝玉笑道方緣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

躺

手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闻个不住代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

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淌（躺）着说话儿说着後（復）又倒下代玉也倒

下用手帕子盖上脸（两）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先一總）代玉只不理宝

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蹟扬州有何遗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

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原来只为此故不厭傍人嘲笑所以放荡無忌處）（不特此一件耳）便哄他道嗳

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说的鄭重且又正言

厲色只当是真事因问什麽事宝玉見问便忍着笑順口謅道

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笑道就（這）是扯謊自来也没听見

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評

代玉道你且说宝玉又謅道

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剩〔趁〕此打劫些来方妙（議的是這事宜乎為鼠矣）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小鼠原来能于此者便是）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最多（廟里原来最多 妙妙）老耗問米有几樣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芋〕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 恐不諳

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边口齒伶
俐机謀深遠（凡三句暗為代玉作評 諷的妙）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呢衆耗忙芓問如何比芓
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变也变成個香玉滚在香玉
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
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李術却只一耗耳）
衆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広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瞧瞧小耗听了
笑道這個不难等我变来說畢搖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
姐衆耗忙笑道变錯了变錯了原說变果子的如何芓变出小姐来（余亦說变錯了）小耗現
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
姐纔是真正香玉呢（前面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亂話前無對可此無則不可蓋前係寶玉之懶為者此係寶玉不）

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礙貿零不少

代玉听了番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拧的宝玉連々央告說好妹々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忽然想起這個故典来代玉笑道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听々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々有誰他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々肚子里的故典原多 妙諷 只是可惜一件 妙精 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 妙 更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他急的只出汗 與前拭汗二字針對不知此書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之諷則偏見趣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对手兩不相犯

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々你一般

也遇見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錯的剛趕到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吵鬧起来正是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十九回終

第廿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代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來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緑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后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体之法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嬬釵等人前方露亦如後回評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趙在雨村寺蛀済之前如痴如呆實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細評幸而宝玉走來大家談笑那林代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代玉先笑道這是你媽〻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〻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

為何如宝玉忙要赶過来宝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〻吵纔是他老糊塗
了到要讓他一步為是 宝釵如何覌者思之 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来只見李嬷〻
拄着拐棍在当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
大模大樣的倘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宝玉哄的
宝玉不理我听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兩臭銀子買来的毛丫頭这屋里你就
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襲
人先只道李嬷〻不過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
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来只管听他說哄宝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
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宝玉雖听了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
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嬷〻听了这話越發氣起

來了説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帶着你呢誰
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〻太〻跟前去講
了把你奶了這麽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傍逞着丫頭們要我的
強一面説一面也哭起來彼時代玉宝釵等也走過來勸説媽〻你老人家
担待他們一点子就完了李嬷〻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
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拗〻叨〻説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
贏賬听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嬷〻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兒
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嬷〻笑道好媽〻別生氣大節下老
太〻纔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別人高声你还要管他們呢难道你反不知
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〻生氣不成你只説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

里焼的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説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
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
还説我也不要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规矩闹一塲子討个没臉强如受那
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钗代玉随着見鳳姐兒这般都拍手笑道虧这一陣風来
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頭嘆道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捸软的排揎
昨兒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
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麽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带累别人襲人一
面哭一面拉宝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會子又為我得罪这些人
这还不毂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宝玉見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煩惱連忙
忍氣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焼火热自已守着他歪在傍邊劝他

只養着病别想着些即没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这些事生氣这屋裏
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这叫樣調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
劝你别爲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那起了人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
說的好說不好听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煩惱只
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宝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
呌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令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
吃飯到底老刖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備躺
一備躺也好宝玉听說只得替欣他去了簪環看他備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畢
飯賈母猶欲同那几个老管家嫲嫲鬪牌解悶宝玉記惦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
人朦朦朧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我夗央

四〇七

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问道你
怎庅不同他们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庅些还不勾你
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个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
下是火那些老媽々子们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々小丫頭子们也
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还不叫他们頑々去所以讓他们都去罢我再這里看着
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个襲人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麝月
道你既在這里越發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两个作
什庅呢怪沒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庅事我替你篦頭罢
麝月听見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来卸去釵鐲打開頭髮宝
玉拿了篦子替他一々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々走進来取錢

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还沒吃到上頭了宝玉咲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比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对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宝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說忙向鏡中擺手宝玉会意忽听嗯一声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问道我怎麼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逕出去了

閑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宝釵身邊还有一人雖不及襲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負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畱着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出嫁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脈却又輕々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观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宝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子自居当緒傾灯前月下亦属有或調或妒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頑咲耳非知々一味嬌才

姓贊也足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

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悪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

日清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间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

放了心因飯後是（走）到薛姨媽這邊来閑逛（徃）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閨閣中

忌針（黹）却都是閑时因賈环也過来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

賈环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見他要頑讓他上

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後来接連輸了

几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个七点便贏若擲个六点

（亦）下該鶯兒擲三点就贏了因拿起骰子来恨命一擲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

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嬌態如此〕賈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
来賈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点鶯兒便說分
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环急了便聽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还賴
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来口内
嘟囔說一個作爺的还賴我们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里前見(我)和宝玉(二爺)頑
他輸了那些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还是几个小丫頭子们一搶他一笑就罢了
宝釵不等說完連忙断喝賈环道我拿什庅比宝玉呢你们怕他都和他好
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宝釵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說这話人
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来見了这般形况問是怎庅了賈环不敢則
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不錯〕都不知

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还有人背後談論还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代玉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囤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槩的情理就罢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宝釵恐怕宝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环掩飾宝玉

道大正月里哭什麽這里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〻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竪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个难到你守着這个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难到筭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环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荅再問時賈环便說同宝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宝玉哥〻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擡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麽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麽憑他怎麽去还有太〻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〻現是主子不

好了横豎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庅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頑去賈环素
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叫他忙唯々的出来趙姨娘也不敢則声鳳
姐向賈环道你也是个沒氣性的时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
愛同你那个姐々妹々哥々嫂子頑就同那个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这些
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已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
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个钱就这庅个樣見賈环(因问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見问只得諾々的回說
輸了一二百凡姐道虧你还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钱就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
吊钱来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这庅下流狐媚子我
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学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々
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来了喝命去罢賈环喏々的跟

趣

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見如聞正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宝玉肯效鳳姐一点餘風亦可繼榮寧之盛諸公當為如何）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来了（妙極凡宝玉宝釵正鬧相遇時非代玉来即湘雲来是恐洩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宝玉久坐忘情必被宝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旧之情有何趣味哉）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来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来忙問好廝見（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正值林代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說在宝姐姐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伴住不然早就飛了来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趣）倘就說這話林代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

来问道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說笑一會子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着你自已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淨林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宝玉道我說我自已死了干淨别听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宝玉走了（此時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後文察其心性故擲之不聞矣）這里林代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泪沒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蓋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宝釵难却其意故暫随彼去以完宝釵之情故少坐仍来也）林代玉見了越發抽：噎：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樣知

難說四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劝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代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宝玉听了忙上來悄々的說道你這麼个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疎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宝姐々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纔來的豈有个為他疎你的林代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疎他我成了个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不過述宝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方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宝林及

青肷

石頭作者等人 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説道你〻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〻再不知道你自己漚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令兒冷的這樣你怎麽倒反个青肷披風脱了呢 真〻奇絶妙文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宝玉咲道何常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脱了林代玉嘆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〻林去也 二人正説着只見湘雲走来咲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處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代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説話連个二哥〻也叫不出来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回来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来呢 可笑近之埜史中满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処如太真之肥燕飛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見陋且更学輕備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于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内然後将満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
見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代玉忙问是誰湘雲道
你敢挑宝姐〻〻的短処就筭你是好的我筭不如你他怎庅不及你呢林代玉
听了冷笑道我当睐誰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説完忙用話分
開湘雲笑道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淂一个咬舌的林
姐夫時〻刻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纔現在我眼里説的衆人一笑湘
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

此回文字重 作鞋抹得力処是鳳姐拉李嬷〻去借环哥彈壓趙姨 細致処宝釵為李嬷
劝宝玉安慰环哥断喝鶯兒 至急為難処是宝釵論心 無可奈何処是就拿今日天氣
比 湘雲冷笑道我当誰原来是他 冷眼最好看処是宝釵代玉看鳳姐拉李嬷云这一陣

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嘆説等着湘雲大笑大説顰兒李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数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闻目覩其音其形之文

石頭記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第三十一回　至四十回

己卯冬月定本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訴肺腑情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手足耽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情中情因情感妹〻　錯裡錯以錯勸哥〻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村姥〻是信口開河　情哥〻偏尋根究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

情〻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来爭榮誇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来宝玉見他哭了他不覺心酸起来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庅樣襲人勉強笑道好〻的覺怎庅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来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経明兒你打發小子問〻王太医去弄点子藥吃〻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

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内是
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
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来將王濟仁叫
来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説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
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
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
説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
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代玉見宝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
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
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説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覓淡淡的賈

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代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欢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爱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代玉到不覺淂到是宝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么樣明兒你自已當家立事难道也是這么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们的不是要踢要

打凂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庅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个大氣兒這会子一把扇子就這庅着了何苦来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語氣的渾身乱战因說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過来向宝玉道好〻的又怎庅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〻既會說就該早来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会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个什庅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話又見宝玉已経氣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〻你出去逛〻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听他說我們兩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咲几

声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
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个姑娘還沒挣上
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
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
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這大
的事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說話
呢襲人听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
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萬人知道我終
也不過是為了事進來功鬧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
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个什麽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

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
太〻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
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変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
何曾經過這个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〻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
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咲道往那里去寶玉道回太〻去襲人咲道好沒意
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
中說話兒回了太〻也不遲這会子急〻的当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
疑寶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
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门兒
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說着一

宝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环見吵鬧都鵝
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這会子听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来都跪下了
宝玉忙把襲人扶拉起来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
麼様總好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説着不覺滴下淚来襲人見宝玉流下
淚来自己也就哭了睛雯在傍哭着方欲説話只見林代玉進来便出去了林
代玉咲道大節下怎麼好〻的哭起来難道是為争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宝玉
和襲人嗤的一咲代玉道二哥〻不告訴我〻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説一面拍
着襲人的肩咲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个辯了嘴告訴妹〻替你
們和勸〻〻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説代
玉笑道你説你是丫頭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罵名兒

饒这庅着还有人説閑話还擱的住你来説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罢了林代玉咲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庅様我先就哭死了宝玉咲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咲道你老實些罢何苦还説这些話林代玉將（私）兩个指頭一伸抿嘴咲道作了兩个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兒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話自己一咲也就罢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説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只得尽席而散晚間回来已帶了几分酒踉蹌来至自己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設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々了只見那人翻身起来説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々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

慣坏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
罷了襲人好意來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々該不該晴雯道性（怪）熱的拉々扯
扯作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
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話（說）嗤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
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了我叫了他們來宝玉笑道我纔又
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个洗晴雯搖手笑道
罷々我不敢惹爺还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个時辰也不知道作（做）什
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々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
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几天我也沒那工夫收什（拾水）也不用同我

洗去今兒也凉快那会子洗了可也不用我倒盆一盆水来你洗〻臉通〻頭
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呢宝玉咲
道既這庅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〻手来拿菓子来吃罢晴雯咲道我慌
張的狠連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还更了
不得呢宝玉咲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
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
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欢听那声
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晴雯听了咲道既这庅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咲着遞

与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傍笑着説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説着只見麝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遞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宝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么好東西麝月道既这么説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来小丫頭佳蕙過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説至次日午间王夫人薛宝釵林代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環媳婦走進

院来宝釵代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隹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
不消説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説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脱
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寛衣王夫人因咲道也没見穿上这些作做什広史湘雲咲
道都是二嬸ゝ叫穿的誰愿意穿这些ゝ宝釵一傍咲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还
更愛穿别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
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个墜子他站在那椅子
背後哄的老太ゝ只是叫宝玉你過来仔细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
了眼他只是咲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不住咲了老太ゝ纔咲了説到扮上男
人好看了林代玉道这筭什広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来住了没兩日下起雪
来老太ゝ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来老太ゝ的一个新ゝ的大紅猩ゝ毡斗

遂放在那里谁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还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罢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壁还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还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兒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宝玉哥哥不在家麼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兩个人好憨（頑）的这可見还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

夫人道这里老太〻纔說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〻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庅好東西宝玉咲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咲道襲人姐〻好宝玉道多謝你記罣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来了說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疙瘩宝玉道什庅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送来的那種绛纹石的戒指兒帶兩个給他湘雲咲道这是什庅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一包四个林代玉咲道你們瞧〻他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就帶了来豈不省事今兒巴〻的自己帶了来我当又是什庅新奇東西原来还是他真〻你是糊塗人史湘雲咲道你才糊塗呢我把这理說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来的不用說話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

們的東西這得我來告訴來人這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僕（使）來
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
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
來可怎麽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
指放下說道襲人姐〻一个鴛鴦姐〻一个金釧兒姐〻一个平兒姐〻一个這到是四
个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麽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
是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代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
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
見了到自已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
忙起身走開找了林代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〻一歇瞧〻你的嫂

子们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〻们去頑〻湘雲答應了将三个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説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觀園来見過了李宫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説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覔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麽还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咱们家池子裡的一様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们這个還不如咱们的翠縷道他们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〻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様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説道我不信這話若説同人一様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来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笑説道我説你不用説話你偏好説這叫人怎麽好答言天地間都

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就是一生出来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樣翠縷道這庅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咲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庅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兩個字还只是一個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静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庅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這阴阳是怎庅个樣兒湘雲道阴阳可有什庅樣兒不過是个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就是阳月就是阴翠縷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阳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阴星就是這个理了湘雲笑道阿弥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阴阳也罢了

难到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阴阳不成湘雲道怎広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这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阴 翠縷听了点頭笑道原来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僣们這手里的扇子怎広是陽怎広是阴呢湘雲道这边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為阴 翠縷又点頭笑了道还要拿几件東西问因想不起了什広来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宫縧上繫的金麒麟 便提起来笑道姑娘這个难到也有阴阳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阳雌為阴牝為阴牡為阳怎広沒有呢 翠縷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这也罢了怎広東西都有阴阳僣们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 翠縷笑道這有什広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

道了不用难我湘雲咲道你知道什庅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説着湘雲拿手帕子握着嘴呵〻的咲起来翠縷道説是了就咲的这樣湘雲道狠是〻翠縷道人家説規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狠懂得一面説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〻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〻在那里翠縷听了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咲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説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〻史湘雲要他揀的瞧〻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得这是從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这里沒見有人有这个湘雲道拿来我瞧〻翠縷將手一撒咲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〻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来了咲問道你兩个在这日頭低下作什庅呢怎庅不找襲人

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咱們一処走説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咲説一向別情况一時進來歸坐宝玉因咲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専等你呢説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个東西你収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宝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宝玉听了將手一拍説道這可丟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咲問道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宝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頑的東西还是這麼慌張説着將手一撒咲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宝玉一見猶不得欢喜非常因説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艸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懷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卻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麼

解到多情々盡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來拿咲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丢了難到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咲道到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与史湘雲吃一面咲道大姑娘听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边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会子不害臊這会子怎麽又害臊了史湘雲咲道你还說呢那会子咱們那麽好後來我們太〻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麽就把你派了跟

二哥〻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咲道你还说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
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欵来你既拿小
姐的欵我怎庅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弥陀佛寃枉寃我我要这樣就立刻死
了你瞧〻这庅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〻你不信你问〻縷兒我在家
時〻刻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话猶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劝道頑話你又認
真了还是这庅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说你的話噎人到说人性急一面说一面
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递与襲人〻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〻們的
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来可見是沒忘了我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戒指
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
的湘雲咲道我只当林姐〻給你的原來是宝釵姐〻給了你我天〻在家

里想着這些姐〻們再没一个比宝姐〻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庅个親姐〻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〻〻不用題這个話史湘雲道題這个便怎庅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〻听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〻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几个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〻又不知怎庅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庅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〻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庅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庅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里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
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
了罢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个什麼兒就煩
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竪我領情就是了史
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
也知道襲人道我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子
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
了你們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
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个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
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个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

這个熊给那个看的不知怎庅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趕做去我纔説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庅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这庅着老太〻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説好生靜養纔好誰还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兒今年半年还没見拿針綫呢正説着有人来回説興隆街的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听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罢了回〻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咲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宝玉道罷〻我也不

腌臢

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雲笑道还是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ゝ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ゝ講ゝ些仕途经濟的學問也好將来應酧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隊里攪些什麽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别的妹ゝ屋裡坐ゝ我这里仔细賍了你知经濟学问的人襲人道雲姑娘快别说这話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説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腳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説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説又不是不説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麽樣哭的怎麽樣呢提起這些話来真ゝ宝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还是照舊一樣真ゝ有涵養心地寬大

誰知這一丁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他得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從来說过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过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点頭笑道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代玉知道史湘雲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自近日宝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听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宝玉又說林妹妹不說这樣混賬話若說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代玉听了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丁知己果然是

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尔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擡頭見了林代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代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还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

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淚林代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麽这麽動手動
脚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
到不值什麽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甚麽麒麟可怎麽樣呢一句話又把
宝玉說急了趕上来问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代玉見问
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說錯
了這有什麽的筋都疊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
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
說道我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說怎麽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
口氣问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
意思若体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點頭嘆道好妹〻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〻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説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〻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説起却也怔〻的望着代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説道好妹妹了且畧站住我説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説道有什麼可説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説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站着只管發起獃来原来方纔出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

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来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来宝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說道好林妹我的这心事從来也不敢說今見我大胆說出来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这話唬得魄銷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来方知是襲人送扇子来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这里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代玉而起如此看来將来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来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

醜禍正裁疑间忽有宝釵從那边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
見問忙笑道那边兩个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这會
子穿了衣服忙々的那去了我才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
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過去罢襲人道老爷叫他出去宝釵听了
忙道噯吆这麼黄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别是想起什麼来生了氣叫出去教
訓一場罷襲人咲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會宝釵咲道这个客也沒意思这
麼熱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麼襲人咲道倒是你說々罢宝釵因而问道
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咲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
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宝釵听見这話便兩边回頭看無人来往便咲道你这麼
个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再風

里言風里語的听起来那雲了頭在家裡竟一点兒作不㝵主他們家嫌費用
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都)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庅这
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的狠我再问他兩
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〻糊〻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
来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說這話將
手一拍說是了〻〻 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
發人送来还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將就)自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来住着再好
生打罷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来我們煩他〻不好推辞不知他在家里怎庅
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 釵道上次
他就告訴我在家里作(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

奶々太々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
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做)我又手不開這些宝釵笑道你理他呢
只管叫人作(做)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出)他々纔是認得出
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慢々的累去罢了宝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
襲人笑道當真的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
一个老婆子忙々走来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々的投井死了襲
人唬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个金釧兒呢就是太々
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么攆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
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
打撈起来誰知是他々們家(裡)還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这

也奇了襲人听説点頭讃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听見
這話忙向王夫人處来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説宝釵来至王夫人
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独有王夫人在裡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釵便不好提這事
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问你従那里来宝釵道従園里来王夫人道你従
園里来可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
去王夫人点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説
道怎麽好〻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坏了
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説氣他两天还叫他上來誰知他
这麽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
然是这麽想據我看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

前憨(貪)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
去頑々僣々豈有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这樣大氣也不過是个糊塗人
也不為可惜王夫人点頭嘆道这話虽然如此說到底我心(裡)不安宝釵嘆道
姨娘也不劳念々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尽主
僕(的)情了王夫人道繞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良子原要还把你妹々們的新
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么新做的衣服只
有你林妹々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々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況且他
原也三災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这会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
因為这么樣我現叫裁縫赶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几兩銀子也
就完了只是金釧兒虽然是个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

口里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宝釵忙道姨娘這会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兒倒做了两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王夫人道虽然這樣难到你不忌諱宝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跟宝姑娘去一時宝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宝釵来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宝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将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将他母親叫来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第三十二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来拿几件簪環當面賞与他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来寶玉會过雨村回来听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内摧傷進来又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来方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〻的走着信步来至廳上剛轉过屏門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兒撞了个滿懷只听那人喝了一声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〻的你垂頭

喪氣嗐（咳）些什麼方纔雨村来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来既出来了全無一点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声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听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来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来要見老爺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順府来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来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来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献茶未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来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

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尽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々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説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府不比别家可以擅入索取因此啟明王爺々々亦云若是别的戲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々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々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説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

又驚又氣即命喚宝玉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来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罢了怎麽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来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禍及於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个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来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麽到了公子腰裡宝玉听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

事都知道了大約别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别的事来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个什庅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咲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罢若沒有還要来請教說着便忙〻的告辭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回来有話问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环帶着几个小厮一陣乱跑賈政喝命小厮快打〻〻賈环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问你跑什庅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從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来賈环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机

說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个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这樣粗泡的实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賈政听了驚疑问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这樣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寛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执事人操尅奪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軽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顔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来小厮們荅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环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亲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亲說說到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一看衆小厮小厮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退去賈环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强奸不遂打了一頓

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説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
玉来一面説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劝我〻把这冠滞家私一應就
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煩惱鬢毛剃去尋个干淨
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门客僕從見賈政这个形景
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〻都是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〻
的直挺〻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綑上
把各门都関上有人傳信在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声答應有
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里承望
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所上乾轉怎得个人来往裡頭去捎
信偏生沒个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時只見一个老姆〻出来

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説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〻
要緊〻宝玉一則急了説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听見
是什広話把要緊二字只听見跳井二字便咲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
怕什広宝玉見是个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来罷那婆
子道有什広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〻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
怎広有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来
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
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實打死小廝
们不敢違拗只得将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賈政
還犹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来咬着牙恨狠命蓋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裏肯听說道你們問〻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还来解勸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顧有人沒人忙〻趕往書房中来慌的衆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来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个小厮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还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〻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〻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〻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咲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我已不孝(平日)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将来之患

說着便要繩索来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

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歲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

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来

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也)得个依靠(未喪母者来細玩既喪母者来痛哭)

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声向

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

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

一点好處不覺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兒吓(呀)因哭出苦命兒来忽又想起賈

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

人聞得王夫人出來　那李宮裁王熙鳳与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
賈珠的名字別人还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見那淚珠更似
滚瓜一般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听了环來說老太〻來了一句話未了只
听窗外頭鬼〻（顫巍〻）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
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
去吩咐賈母听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声（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
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这話不像忙
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这話我做兒的如
何禁（當）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

手的板子推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
是怎麽教訓你来說着也不覺淚下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
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
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
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
紀小你疼他他將来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
要疼他只怕將来还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
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
你心里干淨看有誰来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

政連〻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寶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
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會
方漸〻的止住早有丫环媳婦等上来要攙寶玉凤姐便罵道糊塗東西
也不睁開眼瞧〻打的這庅个樣兒還要攙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
子春凳抬出来呢衆人听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將寶玉抬
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
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〻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〻王夫人兒一声
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
會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数落一塲又哭不争氣的兒
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賈母賈母含淚

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份兒

你不出去 还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 於心不足 还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

賈政听說方退了出来 此時薛 姨媽同宝 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 也都在

这里 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 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

打扇 自己插不下手去 便越（索）性走出来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焙茗来細問

方纔好端〻的為什么打起来 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兒 焙茗急的說 偏生我

没在跟前 打到半中間我纔听見了 忙打听原故 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〻的

事 襲人道 老爷怎么得知道的 焙茗道 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

習（日）吃醋 没法兒出氣 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 那金釧兒

的事（大約）是三爷說的 我也是听見（跟）老爷的人說的 襲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

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 然後回来 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 調停完備 賈母

命好生抬到他房内去衆人一齊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内自己床
上臥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〻散去襲人方進前来経心扶侍问他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么就打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么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里襲人听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么下這般的這么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个殘疾來可叫人怎么樣呢正說着只听丫環們說宝姑娘

来了襲人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宝釵手里托着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点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々太々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里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的紅了臉低下頭来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々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一个々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

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慼呢既是他们这樣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怕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妄想着只听宝钗向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話说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話見袭人说出方緣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哥從来不这樣的你们别混裁猜度宝钗听说便知道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話相掩袭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顧不过来还是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樣弓藝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袭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姿心縱欲毫無防範把的那種心性当日

為一个秦鍾还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回咲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々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调唆一則也是本来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这些妨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宝兄弟这麽樣细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那哥々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麽口里就說什麽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宝玉攔他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宝釵没意思听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听宝釵这番話一半是堂黄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时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来看你々好生養着罢方纔我拿了藥来交给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门去襲人趕着

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劝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取去]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里雖然彼时不怎麼樣將來对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騙]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默默的倘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时禁不住噯喲之声那时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三兩个丫環伺候此时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时再來衆人听了也都退出這里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

恍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代玉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〻一認只見他兩个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满面淚光不是代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哎喲一声仍就倒下嘆了一声说道你又做什麼跑来虽说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两盪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这个樣兒只粧出来哄他们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爺听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代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無声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話心中虽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〻噎〻的说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别说这樣話我便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自向潛話来〔未〕了〔了〕口見〔聽〕院外人説二奶〻来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来了連忙立起身
説道我從後院子里去罷回来再来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〻的怎庅
怕起他来林代玉急的跺脚悄〻的説道你瞧〻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咲開心呢
寶玉聽説赶忙的放了手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
前頭已進来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庅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
娘又来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来至掌灯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〻
沉〻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几個有年紀
常往来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来襲人忙迎出来悄〻的咲道嬸
嬸們来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説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里坐了倒茶
與他們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〻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説等二爺醒了你替我

們說罷襲人荅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来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来口稱
太〻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〻的告訴晴雯麝
月檀雲秋紋等說太〻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来說畢同那婆
子一逕出了園子来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見他来
了說道你不曾叫个誰来也罷了你又丟下他来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
連陪咲回道二爺纔睡安稳了那四五個丫頭呢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〻
請放心恐怕太〻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来一時听不明白到耽悮了王夫人
道也沒甚話白問〻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
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
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〻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

乾渴要吃酸毒(梅)湯我想着酸毒是个收歛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〻毒熱〻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麼樣(呢)因此我劝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〻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来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来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遢(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个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来把前兒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襲人道只拿兩瓶来罷多了也白遭遢(蹋)等不彀再要再来取也是一樣彩雲听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来付與襲人〻〻看時只見兩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寫

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庅个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遭遢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来問你襲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見房内無人便問道我恍惚听見宝玉今兒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庅話你可听見這个了你要听見告訴我听听我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听見这話為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来和老爺要為这个打的王夫人摇頭說道也為这个还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庅生氣的你只管說来襲人道論理我們二

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
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
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
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將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
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壞了
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掰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
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
着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
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

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
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
我們勸的到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挂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
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
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因听見衆
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
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
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麽只管說什麽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襲
人道我也没甚麽别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个示下怎麽变个法兒已後竟
還叫二爺搬出園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

問道寶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襍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他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沒事若叫人哼出一声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声名品

行豈不完了二則太〻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
避的為是太〻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
若不回明太〻罪越重了近来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与人惟有灯
知道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内
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咲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个心胸想的這樣週全
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这一番話提醒了
我难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个声名體面真〻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
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
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〻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〻答應
着去了回来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

命調來嘗試果然香妙非常回心下記罣着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來（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恃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与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个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魆黑並未點灯代

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代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罢我这會不用这个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代玉听見越發悶住着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这里林代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宝玉这番苦心能領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意思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这手帕子又令我可咲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内沸然

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硬)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〻空垂　暗洒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鮹勞解(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点〻与斑〻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見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園内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来等至二更宝釵方回来原来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唆調了人来告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来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並未)據實竟(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个名声其実這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难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来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這里說了几句閒話因問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个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

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还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
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还賴呢
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
說的难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劝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
个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
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少在
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个不妨頭的人過
後兒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
說別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
尾的事又見寶釵劝他不要胡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

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这樣臟編汎我、、把那囚
攮的牙敲了終罢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献勤兒拿我来作幌子
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閙几天那一回為他不好
姨爹打了他兩下子过後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説是珍大哥哥治的
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
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净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
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来薛蟠
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来宝玉
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宝釵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
兒罢媽急的這个樣兒你不説来劝媽你还反閙的这樣别説是媽便

是傍人来劝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这會子又說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别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过十来次的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还提这个可不是為这个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々的氣死人了頼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个宝玉鬧的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来到說别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々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

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〻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終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〻你听哥〻說的是什庅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的乱战一面又劝宝釵道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宝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〻〻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里說着便只管走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

可比便在後面哭道媽媽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醫不好棒瘡 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第三十四回評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听見林代玉尅薄他回記掛着母親哥々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代玉还自立于花陰之下遠々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々々的散盡了只不見凤姐兒来心裡自己盤筭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老太々和太々的好兒纔是今兒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々簇々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凤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

妹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点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来卑
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后走来説
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
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〻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
氣熱到底也該还小心些〻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
〻〻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〻的扶着紫鵑
回瀟湘館来一進院门只見滿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记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冷〻二句来因暗〻的嘆道双文〻〻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来了嘎的一声撲了下来到嚇了一跳因
説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
娘来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
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
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顔老死时一朝春尽紅顔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代玉紫鵑
听了都笑起来紫鵑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爲他怎庅記了代玉便命
將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畢
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内陰陰翠潤几簟生凉代玉無可釋悶便隔
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这且不在話下且
説薛宝釵来至家中只見母親正在梳頭呢一見他来了便説道你大清早起

跑来作什庅宝釵道我瞧〻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过来閙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劝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処分那孽障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呢薛蟠在外听見連忙跑了過来對著宝釵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說好妹〻恕我这一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著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庅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宝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个是要着法兒叫我們离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笑道妹〻这話從那里說起来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〻從来不是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

忙又接着道你只會听見你妹〻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謅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〻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
再不同他们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宝釵笑道這不明白過来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个横[恒]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们一處逛妹〻听見了只管
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為我一个人娘兒两个天〻操心媽為
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〻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〻反教娘生氣妹〻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
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滚下泪来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宝
釵勉強笑道你闹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来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泪笑道
我何曾招媽哭来罷〻〻丢下這个别提了叫香菱来倒茶妹〻吃宝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宝釵道黄澄〻的又炸他作什么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么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
穿遍了又作什么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姨媽和宝釵進園来瞧宝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廻廊上許多丫
嬛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个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躺
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〻我禁不起薛姨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么只管告訴我宝
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么吃回来好給你
送来的宝玉笑道也到不想什么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听〻口味不倒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〻的想這
個吃了賈母便一疊声的叫人作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收着呢回回頭吩咐個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
回說管厨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还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絶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個也
不認得这是作什麽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这是

舊年備膳他们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麪印出来借点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様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庅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与个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几支[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庅鳳姐兒笑道有个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做]今兒宝兄弟提起来了單作[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嘗]个儉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做]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个小東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来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宝釵一傍笑道我来了這庅几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怎庅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賈母听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这麼大年紀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咲道若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咲道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会說話的可疼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个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宝丫頭薛姨媽听說忙咲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丫頭好这倒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
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
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做好了不曾又
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
笑道老太太也会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
笑道姑媽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
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
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笑
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
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笑道虧你

提起来說着便仰頭向窓外道宝姐〻吃過飯叫鶯兒来煩他打几根絡子可得閑兒宝釵听見回頭道怎庅不得閑兒一會叫他来就是了賈母等尚未听真都止步问宝釵宝釵説明〻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説道好孩子叫他来替你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閑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使喚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作就是了有什庅使喚的去処他天〻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説着往前走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边掐鳳仙花呢見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内坐賈母也覺腿酸便点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衆婆娘丫頭们忙着打簾子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来与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
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付
鳳姐兒道老太、的飯在放这里放添了東西来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边坐告訴那边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了頭們忙都赶過来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
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眾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眾人調放了
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 和姑媽不用讓还
听我說就是罷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 是
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傢伙来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來賈母看过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边裡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从
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了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宝玉知道他们已吃了飯
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絛子你们兩个一同去罷鶯兒答應同着玉
釧兒出來鶯兒道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說着便命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類物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个
却空着手走兒一直到了怡紅院门口內玉釧兒方接了过來同鶯兒進入宝玉房
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兩个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
兩个來的怎麼碰磁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
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个脚踏來鶯兒还不敢坐宝玉見鶯兒來了
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身了上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丢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边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来伺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說了一个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过是奶〻太〻們宝玉見他还是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磨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便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歡只管見宝玉一些性子沒有憑他怎麼喪謗还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〻你把那湯拿了来我嚐〻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来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〻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躭悞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挣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罷那世里造了業的這会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宝玉笑道好姐〻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坐罷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〻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么好吃宝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

既说不好吃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钏儿又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丫头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说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生历年来都赖贾家的名势得意贾政也着实看待故与别个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宝玉素习最厌勇男蠢妇的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其中原来有个原故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听人传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不命他们进来恐薄了傅秋芳痴想因此连忙命让进来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不肯轻意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岁尚未

許人争奈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
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
見進来只剛问了好說了沒两句話那玉釧見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廝鬧了手
裡端着湯只顧听话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两个
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将碗撞落将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
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丫頭们忙上来接碗宝玉自
己燙了手倒不覺的都只管问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众人都
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說方覺自己燙了众人上来連
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說了两句話然後两个
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两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到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獃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来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

宝玉之為人非此一論而描寫不尽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而形容不到試问作者是醜宝玉乎是讚宝玉乎試问观者是喜宝玉乎是惡宝玉乎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来问宝玉打什麼絡子宝玉笑向鶯兒

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别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麽的絡子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每樣打几个罢鶯兒拍手笑道這还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〻你閑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罢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个罢鶯兒道什麽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麽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〻姣艷鶯兒道葱緑柳黃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緑鶯兒道什麽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様是什庅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様兒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来窓外婆子說姑娘们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飯去快吃了来罢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们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經快吃了来罢襲人等听説方去了只留下兩ケ小丫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曰问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黄宝玉笑道這ケ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黄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兩个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〻也算疼你了明兒宝姐〻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〻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ケ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兩ケ呢鶯兒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幾様

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嬌憨腔婉轉語笑如痴早
不勝其情〻了那堪更提起寶釵来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〻細〻告訴我听鶯
兒笑道我告訴你〻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听
外頭說道怎庅這樣靜悄〻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来了寶玉
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庅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線打了半
截寶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
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庅顏色才好寶釵道
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个
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寶
玉听說喜之不盡一疊声便叫襲人来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告

訴寶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来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来的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笑道從来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内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来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来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来請出去了這里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丫环送了兩樣菓子来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〻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〻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

秋紋来把才那果子（纔拿来的）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时只听代玉

在院内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処回来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来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寔將養几个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过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〻襲人等来將此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礼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
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処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
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来只說好好的一个
清净潔白女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禄児之流這総是前人無故生事
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
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
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曾劝他去
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閑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
見几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来请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
知何意這日又見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問平児道這几家人不

大管我的事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々連这个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们的女兒都必是太々房裡的丫頭如今太々房裡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兩良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兩良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々々到是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还想这个也罷了他们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尋的送什么來我就收什么横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这个心所以總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个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々死了太々跟前少着一个人太々或看准了那个丫

頭好就分付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庅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々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个呢太々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个分例只管関了来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々玉釧兒罷他姐々伏侍了我一場沒个好結果剩下他妹々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為過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々々玉釧兒過来磕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庅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听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庅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

们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们外頭商議的姨娘们每位的丫頭
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錢每位两个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这也報怨不着我々
到樂得給他呢他们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過是接手兒
怎庅来怎庅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两三回仍舊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說
只有这个項數叫我也难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们呢
先時在外頭関那个月不打饑荒何曾順々溜々的得过一遭兒王夫人听說
也就罷了半日又问老太々屋裡几个一两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
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两的丫頭襲人还算
是老太々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々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
这一两銀子还在老太々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这一两銀子断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个人給老太太这个还可已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难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个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銀子里拿出二两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

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强这个实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们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热故凌文连呼二声我的兒比我的寶玉强十倍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墮泪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宝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淂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淂出者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个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〻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里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説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〻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説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要幹幾樣尅毒事了抱怨給太〻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了頭的錢就抱怨了偺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了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説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説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宝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宝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説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竪四都是
了頭們睡覺轉过十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
身傍手裡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釵走近前来悄悄的咲道你也過
於小心了这个屋裡那里还有蒼蝿蚊子还拿蝿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
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
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蝿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这紗眼裡鑽進来人也看
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　宝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
又都是香花兒这屋子裡頭又香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
說着一面又瞧瞧他手裡的針線原来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宝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这是誰的也值的費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㧐嘴兒宝釵笑道这麼大了还帶这个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的）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不怕）了你說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宝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俛）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宝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纔）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代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代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宝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倚(傍)边放着蝇帚(刷)子林代玉見了这个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麼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釵素日待他學(善)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代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罷我想起襲人来他説午间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他去林代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声只得随他走了这里宝釵只剛做了兩三个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説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説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过来笑道还沒有醒呢宝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後嘣(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有(曾)進来宝釵道沒見他们進来因向襲人笑道他们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过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嬛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趕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嚇字妙你果然明決男子何得畏女子嚇我）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

道就便宜我不好你回了太〻竟去了教別人听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
意思襲人笑道有什庅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
个死呢人活百歲橫竪要死這一口氣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听見
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〻〻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
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実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
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
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
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〻个須眉濁物只知
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
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将来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将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谋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汙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断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于時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来忙説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躲

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宝玉来了都笑嘻嘻的讓坐宝玉因问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们去我还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況從来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来宝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蔷哥兒那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
庅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蔷從外頭来了手裡
提着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〻往里走找齡官見了
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庅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蔷笑道是个玉頂
金頭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蔷道一两八錢銀子一面説一面讓宝玉坐自己
往齡官房裡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様只
見賈蔷進去笑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问是什庅賈蔷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得天〻问〻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个你看説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
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
了两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蔷還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齡官道你们家把好〻

的人弄了来関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还不筭又弄个崔兒来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還问我好不好賈薔听了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两銀子買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〻放了生免〻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还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来太〻叫大夫来瞧不說替我細问〻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兒偏生我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来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薔听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这才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
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
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宝玉一進
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
昨夜說你們的眼泪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
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笑
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宝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
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
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问
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问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这會子我又去淌或磞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庅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
去姨媽也未必惦記人忙道這是什庅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
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頭吃鍾茶再来豈
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了的分上也該去走〻
宝玉不解忙問怎庅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
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說不該我怎庅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
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〻整〻走来辭說家里打發人来接他宝玉
林代玉听說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
湘雲只是眼淚汪〻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赶

来愈覺醒後雖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 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去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最父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 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情〻的囑道便是老太〻 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樓着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〻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别號　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　呼去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總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札縱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寧不離湘人數

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
宝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门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记单表宝
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这日正無聊之際
只見翠墨進来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
〻三妹〻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根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过
是凉着一点兒宝玉听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排徊

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凴床處默之時

因思及歷来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

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

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

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

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々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

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裡

拿着一个字帖儿走来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説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门只等着叫我送来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直欵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獨他来了还有什庅人婆子道还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説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　一面説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来只見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尝之一字工夫已将诸艳请来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请如何来则必至有犯宝玉於成重复之文矣众人见他进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雅俗偶然起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代玉说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还敢呢必得如此方是妙文。若也如宝玉说与头说则不是代玉矣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儘管说出来大家平章这是正紧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妙宝钗自有主见真不诬也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看他又是一篇文字

分敘單傳之法也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看他寫代玉真可人也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未起詩社先起別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最妙一個花樣探春咲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贅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蕉起個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致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咲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來眾人听了都咲起來探春因咲道你別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説都拍手叫妙林代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極趣極那眉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回一謔極句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号一花樣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麼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停故揮他二人問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時座上武有一二愚夫不敢換談然偏好問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个必有是問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真恰当形容的尽李紈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通者忍去之淡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然武先伏一綫皆行文之妙訣也宝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赧言如聞不知大時又有何營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更妙若只管換次一个一个亂起則成何文字号一花樣宝釵道還得我送你个号罷有最俗的一个號却

於你寂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閑散这两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
去罢李纨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庅号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作
什庅（假斯文守钱虏 来看这句）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号纔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樣好但序
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須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号还只管这樣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罚约纔好
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
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要推我

五六一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位学究来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録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韵脚我们也隨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〻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話便深合已意二人皆説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回咲道这話也罢了只是自想好咲好〻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樣偺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議了等我再請　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緩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宝釵点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
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这興李紈道既
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
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鬮公
道李紈道方才我来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
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
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
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
架前抽出一本詩来隨手一揭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
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

门立着便说了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待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环们嘲笑看他单写代玉迎春又命了妳炷了一支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为限如香烬未成便要罚好香常社擬此新奇字样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来踱去因向代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代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么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罢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公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晝掩門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識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為也宜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个艷稿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幾人哉正一鳥不鳴山更幽也愁多焉淂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宝二人省手欲償白帝憑清潔看他収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不語婷婷日

又評

李紈笑道到的是衡蕪君說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点（這句直是自已一生心事）宿雨还添淚一痕（妙在終不忘代玉）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宝玉再細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妥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宝釵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碾冰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与别人不同）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說从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别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著終是寶釵今日之作寶玉自應居末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听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寶玉道到底要起

个杜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説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着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於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矣全是錯綜法且説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回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〻張〻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襲人問是那里来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説了襲人听説便命他們摆好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遞与那两个婆子道這银子賞那抬花来的小子們這钱你們打酒吃罢那婆子們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〻有四个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庅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咲道我有什庅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门小子們(倆)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磞(碰)
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卻牽出觀者緒〕
〔不理会。不知是何碟何物全人犯思奪〕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灑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遠〕
〔空若忘卻前文此句不解〕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这一个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〻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
笑道給二(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也)多巴〻
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是)这樣說他說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

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豫景而目

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没代来你再瞧那隔子傍上頭的一对聯珠瓶还没收来呢秋纹咲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咲話我们宝二爺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回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已要揷瓶的忽然想起来說这是自已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已先頑巴〻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親自灌水揷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身〔自〕送一瓶進老太〻又進一瓶与太〻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〻見了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我的〕宝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还只報〔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〻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单〔柔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

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边凑趣兒夸宝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説了兩車話当着衆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欢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还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様这屋里的人难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能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给谁的好姐々你告诉我知道、々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到你这会子退还太々去不成秋纹啐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々々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々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衆人听了都咲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咲道你们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咲打牙兒一个々々不知怎麼死呢秋纹咲道原来姐々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襲人咲道少輕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經看他忽然夹写女兒喁々一段總不脱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々々中却有無限事体或有一語遮盖一回者或有反補上回者係錯穿揷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為了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来了老太々屋裡还罢了太々屋里人多手雜别人还可以趙姨奶々一夥的人見是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々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經晴雯听说便擲下針黹道这话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咲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踪兒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咲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我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两銀子来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咲道你们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襲人打点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个老宋媽媽来（宋送也随事生文妙）向他说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门的衣裳来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嬷嬷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听说便端過两个小掐丝盒子来先揭開一个里面装是红菱和雞頭（妙）两樣鮮果又那一个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们這里園里新結的菓子宝二爺送来與姑娘嚐ゝ再前日姑娘説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隱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陛矣）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们請安替ゝ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嬷ゝ道宝二爺不知还有甚說的姑娘再問ゝ去回来又别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都作詩想来沒話你只去罷宋嬷ゝ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付他從後门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ゝ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宝玉ゝゝ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麽意思襲人
劝道什麽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
〻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牵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
我回老太〻打發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媽〻已経回来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説问二爷作什麽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麽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説他们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来立逼着叫人
接去賈母因说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罷了回来悶〻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
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说道且别給他看先
説與他韵他後来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还要罰他一个東道

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々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口诗免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诗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可见趣是好文字不会怎样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讲究笔墨终成涂鸦）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更奇想首四律已将形容尽矣一首犹恐累犯不知二首又从何处有笔）好歹我却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々々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说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种得蓝田玉一盆（好盆字押得更稳恍不落彼三套）自是霜娥偏爱冷（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非关倩女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绝压倒群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潔难尋偶人為悲秋易断魂玉烛滴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春詩是好 詩文是奇〻怪〻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这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回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說了半日皆不妥当卻于此刻方寫宝釵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夠盤缠呢这会子又幹这沒要緊

的事你嬸〻听見了越发报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東道也不够難道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往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来宝釵道这个我已經有个主意我们当鋪裡有一个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几斤来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〻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說要請老太〻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还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〻說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鋪子裡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有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宝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辦去的

湘雲忙咲道好姐〻你这樣説倒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涂連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话煩难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説便咲喚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爺説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来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娘賞桂花你説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阿獃兒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説明回来無话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了若題過于新巧韵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説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筭不得什麽还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闲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咲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人事加咏的）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湘云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钗想了一想笑道菊梦就好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题目多这个也（搭）与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如何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越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

不或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一樣宝釵听説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又說道既这樣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来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来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画如是碌々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々々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韵所縛偺們別学那小

家減四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难人湘雲道這
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个人這十二个題目难道每人
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
在墻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
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着又作
罚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罢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綫息灯安寢　要知端
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蟹咏偏自太君前阿鳳若許詼諧中不失體鴛鴦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以難入題却輕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領）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麼反擾你的呢何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问那一處（地方）好（必如此问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ゝ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又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阿（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挽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其势如臨其上非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到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个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个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边有兩三个丫頭煽風爐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喜的得忙問这茶想的到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净湘雲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这个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妙極此処忽又補出一処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势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庅一个亭子叫做什庅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们这庅大年紀同姊妹们天〻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庅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窩兒来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說完賈母与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數語閑〻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遥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來定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趣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咲道回来吃螃蠏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〻心一高興多吃两个就無妨了賈母咲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〻到常咲〻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咲道賈老太〻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还这樣說他明兒越發無礼了賈母咲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横竪禮体不錯就罢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近〻暴殄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井〻两謂整瓶不動半瓶揺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搭桌子要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宝釵黛玉宝玉東边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紈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蠏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籠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剥蠏肉頭次讓

薛姨媽 薛姨媽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使
与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滚熱的拿来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菉豆面子来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
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兩
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向鳳姐笑道二奶〻在這里伺
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
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
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〻又出来作什庅讓我們也受
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

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黄子送来鳳姐道多到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们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这也是作奶〻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说着赶来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〻饒我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还饒他你们看〻他沒有吃了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掰了个滿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来抹口内笑罵我把你这爵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々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嚇了一跳嗳呀了一声衆人掌不住都哈々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瞎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弥陀佛这是个报應賈母那边听見一疊声问見了什庅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々鴛鴦等忙高声笑回道二奶々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声又说道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々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兒夾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大〻還是回房去歇〻罷了若高興明日再来𨀣〻賈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麽說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宝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兩个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麽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宝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子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不愛吃的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回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

上衆人看了都说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说了
一畨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
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
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来唼喋湘雲出一回
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
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
聳獨出則有攢三聚五疏疏密密直是一幅百美圖 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邊说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
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来寫壺非寫壺正寫黛玉
揀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丫鬟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才纔有趣兒説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説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来湯武作者猶記矮䫜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来另拿一隻杯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个衡字妙極韵極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説話接過筆来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个潇字是兩个妙題料定黛卿必喜豈讓他人作去哉宝玉也拿起筆来將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个絳字探春走来看看道竟没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个都勾了也贅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户偏愛起一別号一笑）宝釵笑道方才老太〻說你們家也有這个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的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吟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〻心隨歸雁遠寥〻坐听晚砧痴（癡）誰憐我為黃花病（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趂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淂〃冷吟不盡興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踈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婷婷点綴幽隔座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秋枝霜清
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

庭宿（霜）何寂寞鴻（鴈）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ゝ忙折来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
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ゝ復重ゝ潛度偷移三逕中窓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
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还尋陶令盟睡去
依ゝ隨雁斷驚廻故ゝ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残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声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絶。李纨笑道：等我從公評来：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听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絶，将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来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纨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美衡無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来了

宝釵笑道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缝兒也沒了湘

雲笑道偕誰隐為底遲真个把个菊花问的無言可對李纨笑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不(離)得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説的大家都笑了宝玉

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来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

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鬢)葛

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罷了(就是)(總寫宝玉不及妙極)又道明兒閑了我一个

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热蟹来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賞

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还)作呢説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眾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代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看他這一說）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代玉听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眾人看道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酹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着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罢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絶寶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未敵(除)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于(若)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絶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嫽嫽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麽呢怎麽不來了呢平兒笑道他那里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没有叫我要幾个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个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

別笑話（說）要嘴吃這个盒子裡是方才舊太〻那里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〻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〻太〻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〻別只〻（這樣）模的我怪痒（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个唐僧取經就有个白馬來駝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來送盔甲有个鳳丫頭就有个你〻就是你奶〻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〻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几个都是百个里頭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
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没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个敢駁
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
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
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还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昨兒还說呢他比我們还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
他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
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
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
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這一个小爺屋里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个

什麽留他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就得這麽周到了平兒笑道先時賠了四个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个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趂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个守得住我到有个膀臂說着滴下泪来眾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坐便問道這个月的月錢為什麽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這几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的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荅應着一逕出了園門来至家内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打抽豐的那刘姥〻和扳兒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凤姐此則先見凤姐後見平兒也何踈錯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刘姥〻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説家裡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〻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粮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没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〻姑娘們嘗〻姑娘們天〻山珍海味

的也吃賸了這丫吃丫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着又命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丫三丫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勾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丫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

我们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问想是見過奶〻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〻道見
過了叫我们等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開窓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们也去罷别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话到是我替你瞧〻去
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咲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
平兒等问怎麽樣周瑞家的咲道二奶〻在老太〻跟前呢我原是悄〻的告
訢二奶〻刘姥〻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〻說大遠的难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这可不投上二奶〻的缘了這也罢
了偏生老太〻又听見了问刘姥〻是谁二奶〻便回明白了老太〻說我正
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說话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倒天上缘分了
說着催刘姥〻下来前去刘姥〻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家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往賈母这边来二门口該班的小廝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来有兩个又跑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南俗曰娘此姑娘定是姑、娘、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娘、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説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賴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平兒问又说什么那小廝笑道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着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们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来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几回没寫到賈璉今忽閙中一語便補得賈璉这边天、閙熱令人却如看見听見一般所谓不寫之寫也刘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上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鳳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阿鳳何福得此一人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筭入姊妹隊中了刘姥姥進去只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奇奇怪怪文章在刘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站着說阿鳳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鳳獨站哉真妙文字刘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咲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太在阿鳳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刘姥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数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刘姥ヽ
亦善應接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
見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来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拉作者心中編出余斷ヽ不信何也蓋編得出
者斷不能有迠等情理刘姥ヽ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这庅大年
紀了还这庅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这庅大年紀还不知怎庅動不得
呢刘姥ヽ咲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ヽ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没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刘姥ヽ道都还好就是今
年左边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没
了你們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来了我怕人咲我ヽ都不會不过
嚼的動的吃两口睡一覺悶了時和这些孫子孫女兒頑咲一回就完了刘姥

姥笑道這正是老太〻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个老
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
來叫他快着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
田地裡的好吃劉姥〻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个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
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〻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〻〻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〻帶些家去也
算看親戚一淌鳳姐兒見賈母喜欢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
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
太聽〻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擱的住
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吽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刘姥ゝ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
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
刘姥ゝ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與刘姥ゝ吃凤姐
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刘姥ゝ去
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令)給刘姥ゝ換上 一段兒女身分權势心机口寫賈母也
那刘姥ゝ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
出來說彼时宝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說(話)自覺比
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还好听那刘姥ゝ雖是个(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ゝ見
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
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歌馬涼亭什庅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房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壽星當个什庅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女刘姥姥口氣如此剛說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庅了丫嬛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内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来請安又回说已经下去
了老太々請進房去罢賈母足的直等看着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来一段為後回作引出偏于
宝玉发听時截住宝玉且忙問刘姥々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么抽柴草倘或凍
出病来呢賈母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問呢别说这个了再说
别的罢宝玉听说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罢了刘姥々便又想了一篇话说道我
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个老奶々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々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来托夢说你这樣虔心原本你该绝後的如今奏了玉
皇給你个孫子原来这老奶々只有一个兒子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
养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么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生
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時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问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还要擺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細问那女孩兒是誰刘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拘什么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刘姥姥道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
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爱如珍宝可惜这茗玉小姐生
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息又问後来怎么樣刘姥姥道因為老
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这祠堂塑了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烧香拨火如
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
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说我们都当
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
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
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刘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去攔住他们
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修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这廟脩盖再粧潢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姥道若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姥說着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热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宝玉忙问可有廟了茗烟咲道爺听的不明白叫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刘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门却到是朝南開的也是

稀破的我我的正沒好氣一見这个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
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咲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
拍手道那里有什麽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
口罵道真是一个無用的殺材这点子事也幹不来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
什麽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麽說
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
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正說着
只見二门上的小廝来說老太太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门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评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両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话说宝玉听了忙進来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说快去罢立等你说话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给史湘雲还席宝玉因说道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别定了様數谁素日爱吃的揀様兒做几様也不要按棹席每人跟前摆一張高几各人爱吃的東西一两様再一个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别致賈母听了说狠是忙命人傳与厨房明日就揀我们爱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装了盒子来早飯也摆在園里吃商議之间早又掌灯一夕無话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氣清朗李纨侵晨先

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们掃那些落葉盡 八月 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〻板兒進來說大奶〻到忙的緊李纨咲道我說你昨兒去不
成只忙着要去刘姥〻笑道老太〻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
把大小鑰匙說道我们奶〻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着
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〻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〻說話呢請大奶〻開了帶
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廝叫几个
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〻〻往下抬小廝
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別慌〻張〻鬼赶
來似的仔细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〻笑道姥〻也上去瞧〻刘姥〻听說
巴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〻的堆着些圍屏桌

椅大小花灯之類虽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後鎖上门一齊纔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浆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来命小厮傳駕娘们到舡塢里撑出两隻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带了一羣人進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来了我只當还没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姥忙笑道過来带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過刘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说着将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刘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这樣体面起来衆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〻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愛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丫嬛們抱
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〻也坐在旁边
因问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〻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
画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么得也到画兒上去逛〻想着那个画兒也不
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这園里一瞧竟比那画兒还強
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園子画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〻死了也得
好處賈母听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会画等明兒叫
他画一張如何刘姥〻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这么
大年紀兒又这么个好模樣还有這个能幹別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刘姥〻都見識〻〻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门只見兩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间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刘姥〻讓出路來与賈母眾人走自巳却赾走土地琥珀拉他説道姥〻你上來走仔细苔滑了刘姥〻道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綉鞋别沾贜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説話不妨底下果跴滑了咕咚一跤跌倒眾人都拍手呵〻的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们还不攙起來只站着咲説話时刘姥〻已爬了起來自巳也咲了説道纔説嘴就打了嘴賈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们捶一捶刘姥〻道那里説的我这庅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捶起來还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茶來奉与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代玉听説便命丫

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〻因見窗
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〻的書劉姥〻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
的書房了賈母笑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〻留神打量了
林代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綉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
因问宝玉怎麽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
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〻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
說話时人回說姨太〻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
坐笑道今兒老太〻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
不想姨太〻就來遲了說笑一会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
道這个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来就不翠了這个院子里頭又沒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还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〻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去出来作兩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〻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个紗还不認得呢明兒还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〻呢老太〻何不教道了他我们也听〻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还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字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没听見过这个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没處放的東西就說嘴来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屉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没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别說鳳丫頭没見連我也没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来了賈母說可不是這个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屉後来我們拿這个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来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説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的竟比不上

這个鳳姐兒道這个薄片子还説是内造上用呢竟連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来送這劉親家两疋做一

个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袄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収着霉壞了鳳

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别處逛去 刘姥姥念

佛道人人都説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後院子裡有个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个梯子作什麼後来我想起来定是為開頂櫃

収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离了這里

鳳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
一群人在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着便向紫菱
洲蓼溆一帶走来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
大盒子走来鳳姐忙问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问老太太說在那里就
在那里罷了賈母听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里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
这里坐了舡去鳳姐兒听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
等超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椅案兒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
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得了一个女
篾片了李紈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解鳳姐兒却知是說的刘姥姥了也笑說道偺
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笑劝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庅淘氣仔細老太〻說鴛鴦咲道恨不与
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環端过兩盤
茶来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敁敠人
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
着衆人听說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遞眼色与鴛鴦〻〻便拉了刘姥〻出去
悄〻的囑附了刘姥〻一夕話又說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
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过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嘗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
三个一桌刘姥〻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妳在傍边拿着漱
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麈尾来拂着丫

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々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问刘姥々說
道别忘了刘姥々道姑娘放心那刘姥々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々的不伏手
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刘姥
姥刘姥々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还沉那里犟的过他說的衆人
都笑起来只見一个媳婦端了一个盒子站在當地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
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
放在刘姥々桌上賈母这边說声請刘姥々便站起身来高声說道老刘老刘
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已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
听上々下々都哈々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撑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
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嗳喲宝玉早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
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奶姆
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咲去的也有忍
著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还只管讓刘姥〻刘
姥〻拿起箸来只覺不听使又說道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
的我且肏攮一个衆人方住了咲听見这話又咲起来賈母咲的眼泪出来琥珀
在後搥着賈母笑道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閙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刘姥
〻正夸雞蛋小巧要肏攮一个鳳姐兒咲道一两艮子一个呢你快嚐〻罢那
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滿碗裡閙了一陣好
容易撮起一个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才去了刘姥々嘆道一两艮子也沒听見了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說誰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擺大筵席都是风丫頭支使的还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夗央拿了来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鑲艮的刘姥々道去了金的又是艮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风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艮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姥々道這个菜裡有毒俺们那些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過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々来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閑話這里收拾過殘棹又放了一桌刘姥々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罷了我

只管你们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别多心纔刚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々别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刘姥々咲道姑娘說那裡話偺们哄着老太々開个心兒可有什庅惱的你先囑咐我々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个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庅不倒茶給姥々吃刘老々忙道纔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々笑道我看你们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们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们吃鴛鴦道他们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々屋里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们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两樣拿
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们都在這里一処吃又找他作什庅
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两樣給他去鴛鴦听
說便命人也送两樣去後鴛鴦又向婆子们回来吃酒的攢盒可装上了没有婆子
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来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们正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断當地放着一張
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宝硯各色筆筒筆海内
揷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揷着滿滿的一囊水
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
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觀窑的大盤、内盛着數拾個嬌黄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掛着小鎚那板兒暑熱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耍了妳們忙攔住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个与他说頑罢吃不得的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双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过来看说这是蝈、这是螞蚱刘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沒干沒淨的乱鬧到叫你進来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劝解方罢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说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说话忽一陣風过隱、听得鼓樂之声賈母问是誰家娶親呢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这是偺们

的那十幾來个女孩子们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是他们演何不叫他们進
來演習他们也僟一僟咱们可又樂了鳳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
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
好听回來咱们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近見衆人都说那里好賈母
向薛姨媽笑道咱们走罷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來坐着怕贜了屋子咱们
别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
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
好只有兩个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鬧去说着衆人都笑
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几个駕娘早把兩隻棠
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内道这不
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麽老祖
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当中舡小人多鳳姐只覓乱恍忙把篙
子遞与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隻随後跟来其餘老
媼散衆了婇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麽还不叫人来拔去宝
釵笑道今年这几日明何曾饒了这園子閑了天天逛那里還有叫人来收拾的
工夫林代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
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僧们别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
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覓得陰森透骨兩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
岸上的清廈曠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来説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〻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説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来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

緻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雖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麽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有這些閑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来親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綾帳子拿来把这帳子也换了鴛鴦答應着笑道这个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个箱子裡还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问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们生熟的演

習几套叢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〻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刘姥〻刘姥〻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内二層紗橱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个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们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说道老太〻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會呢安心要我们醉了

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〻今兒也過謙起来想是厭我老了
薛姨媽咲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咲道便說不上来只實根
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咲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
太〻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个自然說着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
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〻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
得鴛鴦提著故听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来王夫人笑道既
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礼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〻的席
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
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
来鴛鴦未開口劉姥〻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

道这却使不得鸳鸯喝命小丫头子们拉上席去小丫头子们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刘姥姥只叫饶了我罢鸳鸯道再多言的罚一壶刘姥姥方住了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付儿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付儿将这三张牌折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付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错了的罚一杯众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说出来鸳鸯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众人道好鸳鸯道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道六六槁橋梅花香彻骨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么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贾母饮了一杯鸳鸯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个大长五薛姨妈道梅花朵朵风前舞鸳鸯道右边还是个大五长薛姨妈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会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説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两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两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紅杏倚雲栽夗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説完飲了一杯夗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ゝ燕子語梁间夗央道右边是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夗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夗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処ゝ風波処ゝ愁説完飲畢夗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夗央道中间錦屏顔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沒有紅娘报夗央道剩了二六

八点齐代玉道双瞻玉座欽朝儀鴛鴦道凑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说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濃衆道
该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児和鴛鴦都要听刘
姥々的笑话故意都命说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说了个下便该刘姥々
刘姥々道我们庄家人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说的这庅好听少
不得我也试一试衆人都咲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鴛鴦咲道左边四々
是个人刘姥々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閧堂咲了賈母咲道
说的好就是这樣说刘姥々也咲道我们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
笑鴛鴦道中间三四緑配紅刘姥々道大火燒了毛々虫衆人咲道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本色鴛鴦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々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夗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々两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倭瓜衆人大笑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話二則怎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跟着妹〻们伏侍奶〻姑娘的探春因问
宝姑娘的飯怎么不端来一处吃了婇们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说宝姑
娘如今在厛上一处吃呢叫他们把飯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
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
都不知道平兒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兒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婦们都
忙悄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们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
帕撣石磯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陽影里且歇〻平兒便坐下又有茶
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说石头冷这是極乾净的姑娘将就坐一
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来也悄〻笑说这
不是我们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罷平兒忙欠身接

回指衆媳妇情々说道你们太闹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现不了的虧他撒娇太々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々也不敢怎样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衆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奶々闹的平儿也悄々的骂了好奶々们墙倒衆人推那赵姨奶々原有些倒三不着两有了事都就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術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々若是料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々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衆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儿我们还議論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

都横着了他二奶〻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单畏他五分你们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说着只見秋纹走来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回話去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来秋纹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庅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问回什庅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銀我们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这什庅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说我的話憑有什庅事今兒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為什庅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来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釘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

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〻太〻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
說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〻太〻威勢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
鼻子頭你聽〻罷二奶〻的事他还要駁兩件纔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
伸舌笑道幸而平姐〻在這里沒得燥一鼻子灰我赶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
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
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里頭只有他們緊
跟常侍的丫嬛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情〻的議論說大家
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們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麼有
臉的他們一邊情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
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个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个丫頭捧着

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来方有待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来去一時等他三人出来待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来換你們可又别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快来宝姑娘也在這里咱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问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笑着将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听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别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

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到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还強呢將來不知那个沒造化的挑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咲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推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咲話老太〻太〻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尅薄若不趂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这話將來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咲道我也慮到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〻

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〻自有梯己拿出来二姑娘是
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筭剩了三四兩个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环哥娶親
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挸也就勾了老太〻事出来一應都是全
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
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来可就了不淂了咱们且别慮後事你且吃了
飯快听他商議什麽这正碰了我的机會我正愁沒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又
不是这里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〻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
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个燎毛
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坑讓他鑽去罷真〻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様天
懸地隔的兩个人来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宝姑娘他兩个到好

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灯見風吹〻就坏了一
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问摇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到只
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偺家的正人太〻又疼他雖然面
上淡〻的皆因見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环
兒寔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協
同大家作个膀背（阿鳳有才処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大才）我也不孤
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这一个人帮着偺們也省些心于太
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頭退步回頭看
看了再要窮追苦尅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偺們兩个纔四个眼睛兩个
心一時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緊閙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們的

恨暫可解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别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説駁的是纔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臉和他一犟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説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没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説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没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纔罷看我病的這樣還來慪我过來坐下横豎没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緊説着豐兒等

三四个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買通人心）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宝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嬛婆子諸內壼近人在窓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重叠叠事虽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个平兒笑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与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
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个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胭粉去
的理所以外頭買辦摠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
这二兩原不是為買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
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找人去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
可知这个錢並不是買这个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
都是現拿錢買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
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咲道你也
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
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〻的兒子買了來終使得若使了閨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麽法子是鋪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〻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笋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

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个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々
膏粱紈袴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
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
虛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々都是
有的你纔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
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个通人竟沒
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
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
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
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个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過

可惜遲了（反点題文法中又一変体也）李紈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宝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事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脫殼之法）探春因又接說道偺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準派他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麽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

補不住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點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〻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〻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〻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〻話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奶〻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

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〻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辦的原故這
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這話若果真
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
們分中自然不敢天〻与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
奶便不是和咱們好听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
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
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
怜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〻
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个女
孩兒家自己还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还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說到這

里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説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〻委説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説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説也須得回你奶〻一声我们這里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〻是个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蠱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声説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説我説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〻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來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几个又將他们一齊傳來李紈大槩告訴与他们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説那一片竹子单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

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錢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
我一年这些顽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还可以交錢粮探春
纔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说单你
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回事的
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錦门等着呢平兒听说方
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繕其
辭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兒忙
去取筆硯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
子代々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媽本
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類虽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

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処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処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几个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个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辮成花籃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到來提弄我了三人都吒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

們想出一个人來怡紅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寔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与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偺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了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 寶釵此等非与鳳姐一樣此是随時俯仰彼則逞才騁蹈也 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這是探春敏智過人処此諷亦不可少 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狠呢 夾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也 探春听了方罷了又共全斟酌出几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与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

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筭賬探春笑
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筭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
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層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們已是跨過
他们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來你们年終去歸賬他还不捉弄你們等
什麼再者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舊
礼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别入他们手每
年歸賬竟歸到里頭来才好宝釵笑道依我说里頭也不用歸賬这个多了那
个少了到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誰領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
的人的動用我替你们筭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
位姑娘几个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兎

吃的粮食不過这几樣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钱你算々就省下多少来平兒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艮子宝釵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畝虽然还有輻餘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補々々自家虽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二三百艮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艮子也不覺得狠艰嗇了他们里頭却也得些小補这些没营生的媽々们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几个钱来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们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園里几十个老媽々们若只給了这个那剩

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説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来大家凑齊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媽媽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関门閉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糙伙計都是你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帶些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性説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们几个菓子多掐几枝花兒你们有冤还没訴處他们也沾帶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衆婆子听了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辖制又不与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来各各歡喜異常都齊声説愿意強

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錢来呢那不得管也的听了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欢起来口内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庅好穩坐吃三注的宝釵咲道媽〻們也別推辭了这原是分内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这事你們一般听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〻如今又不得閒見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〻〻我若不依分明是呌姨娘操心我們奶〻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个閒人便是个街坊鄰居也要帮着些何況是親姨娘托我〻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吊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来我怎庅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这些姑娘小姐們这庅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

四代的老媽〻最是循規蹈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此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
任意吃酒賭博姨娘听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見了
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这年老的反受了些小的教訓雖是他
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体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賤所以我如今眷
你們想出这个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这園里周全得謹〻慎〻使
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
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易之治分
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〻这話家人都歡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
奶〻只管放心姑娘奶〻这樣疼顧我們〻〻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

先遣人来送礼請安說着便將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宫䌷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䌷綾二十四疋李紈也看过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回又命人去回了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宝釵等也都过来將礼物看了李紈收过一边分付内庫上人說等太〃回来看了再收賈母因說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来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請安賈母听了忙令人帶進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别請安问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謝了坐待宝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问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帶了姑娘進宫請安去了故令女人们来

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别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几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淘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子四人

道因老太〻当做宝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〻便叫作宝玉賈母笑向李紈
等道偏也叫个宝玉李紈等忙欠身咲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
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兒之後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曽
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後進京来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
我的孫子人来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声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偺们
的宝玉叫了来給这四个管家娘子瞧〻比他们的宝玉如何衆媳婦听了忙去了半
刻圍了宝玉進来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進府来
倘若别處遇見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説一面都上
来拉他的手问長问短宝玉忙也笑问好賈母笑道比你们的長的如何李紈
等笑道四位媽〻纔一說可知是模樣相訪了賈母咲道那有这樣巧事大家

子孩子们再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残疾十分黑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这也沒有什么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ゝ說淘氣也一樣我们看來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ゝ賈母忙问怎見得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们那一个只說我们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们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们四人未說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们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们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樣人家的孩子们憑他们有什么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緊礼數來的若他不还正緊礼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礼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爱可怜背地

里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与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〻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还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〻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這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過来第一天生下来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〻回来了王夫人進来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〻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処来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个寶玉也却一般行景衆人都為

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〻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
什麽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寶玉是个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
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単絲不成線
獨樹不成林如有了个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寶
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寶玉了湘雲道怎麽列國有个藺相如
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
的事湘雲道怎麽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
却不同姓藺与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 貌 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
没了話答对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没也罷与我無干
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說必無然〻亦 似必有若說必有又

並無日觀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黙黙盤算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詫意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又有這一个園子寫園可知正疑惑間從那边過來了几个女兒都是丫鬟宝玉又詫意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寫人可知妙在並不說更強二字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麼跑到這里來了宝玉只當是説是他自已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咱們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還干净妙在宝玉身上只落了這兩个字亦不奇了嘴兒也到乖覺宝玉听了忙道姐姐們這里也更還有个宝玉丫鬟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叫他他听見喜歡你是那里遠方來的臭小厮也亂叫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个丫鬟笑道咱們快走罢别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

小厮说了话把偺你熏臭了说着一迳去了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他们如何更這样真真亦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又诧意道除了怡红院也更還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内只見榻上那个少年嘆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么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見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見老太太说長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作了一个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園子里頭遇見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里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 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夢里了 宝玉道这如何是夢真真切切真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爷叫宝玉嚇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來、、衆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怱因向门外指說才出去了衆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常嘱咐說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着自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来是正经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

人来畔宝玉不知有何話説

此下緊接慧紫鵑试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忙至前边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

廻廊上手里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里坐着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黄子們背地里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宝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

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来挖笋修竿便怔〻走出来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来直獃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来從此經过忽扭項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阿攣何等筆力偏不從鵑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鵑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作什庅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寫軒愁女兒之心何等新巧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庅呢宝玉忽見了雪鴈便説道你又作什庅来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鴈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〻〻因問他太〻做什庅呢雪鴈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这

半日姐〻你听咲话兒我同等太〻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〻坐在下房里说话兒誰知趙姨奶〻招手兒叫我〻只當有什么话说原来他和太〻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髒地方兒去恐怕髒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轉借罢紫鵑咲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傑去雪雁道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点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罢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問我荅應我就来說着便出了瀟湘舘一經来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这風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这樣說將来漸〻的都不理我我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这會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兩个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宝玉道也沒什麽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〻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雖不便和

太〻要我已經在老太〻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〻和鳳姐〻說了我告訴他
的竟没告訴完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来是
你說了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〻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兩
燕窩来呢这就是了寶玉咲道这要天〻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
在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閑錢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问誰往那
个家去 这句不成話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清咏味 紫鵑道你妹〻回蘇州家去寶玉咲道 咲字奇甚
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来的明年回去
找誰可見是扯謊 此論極是不介意 紫鵑冷咲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
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来時
原是老太〻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該出閣

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
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丢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
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里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里姑娘
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來
還他々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寶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
般紫鵑看他怎么回荅只不作声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々叫你呢誰知在這
里紫鵑笑道他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
說有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々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
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
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个眼珠兒直々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

不知竟給他个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到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
他這般一時忙乱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嬷々一時李嬷
嬷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几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
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嬷々只說了一声可了不得
了呀的一声便摟着放声大哭起來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々可怕不
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々太々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來李嬷々搥床搗枕說
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
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实也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
人听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代玉吃藥也顧不得什么便走上來
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宝玉說了些什么你瞧々他去你回老太々去我也不管

了说着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满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变更不免
也慌了忙问怎庅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〻说了些什庅话那个獃
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〻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奇極之語
從急怒娇態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話來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連李媽〻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
哭只怕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媽〻乃是経过的老嫗说不中用了
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藥一槩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声
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红髮乱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来紫鹃忙上来搥背代
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鹃
哭道我並没说什庅不过是说了几句顽话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还不知道
他那傻子每〻顽话認了真代玉道你说了什庅话趂早兒去解说他只怕就

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見了紫鹃便眼内出火罵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麽紫鹃忙道並沒說什麽不过說几句顽话谁知宝玉見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見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顽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麽要緊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麽薛姨媽勸道宝玉本来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姊妹两个一處長了这麽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个去别說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〻和姨太〻只管萬安
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来瞧哥兒来
了賈母道难爲他們想着叫他們来瞧〻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鬧起来
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来〻快打出去罷賈母听〻也忙說打出去罷又
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絶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宝玉哭
道憑他是誰除〻林妹〻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
出去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来你們也别說林字好孩子們你
們听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宝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
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来的船来了湾在
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来襲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襲人遞过宝玉便掖在

被中咲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

具上等謝礼命宝玉去磕頭救満口說不敢竟未听見賈母後来說祈太醫院
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申人反道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来服下果覚比先
安静無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
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来探消息
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申人都知宝玉原有些獃氣自幼是他二
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
晚间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来问訊几次李奶母
帶領宋嬤々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
宝玉睡去必従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
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灵丹及開

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 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
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有些後
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咲道都是
你閙的还得你来治也沒見我们这獃子听了風就是雨往後怎庅好暫且
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病已愈天天过来瞧着見宝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
形容了与他瞧到的宝玉自己伏枕而咲原来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
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宝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庅唬我紫鵑
道不过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宝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
頑話紫鵑咲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
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宝玉

道便老太〻故去我也不依紫鵑咲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你契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宝玉听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咲道年里我就听見老太〻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麽疼他宝玉咲道人〻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頑話他已经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过說我疯的剛〻的这几日纔好了你又来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〻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〻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乱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滚下淚来紫鵑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咲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

着急故来试你宝玉听了更又咤意问道你又着什么急紫鹃笑道你知道
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
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
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
们素日的情常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
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
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忽有人回环哥兰哥儿问候宝玉道就说难为
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婆子答应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
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

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粧奁之類宝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两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罢我擱在枕頭傍边睡着好照明兒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过去然後别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代玉近日聞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鹃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间人定後紫鹃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代玉笑道宝玉的心到實听見咱們去就那樣起來代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这里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代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趣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紫鹃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
人趁早兒老太々还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
秋後熱倘或老太々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悮了時光还不得趁
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个天仙
來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的若
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々若是姑娘这樣的人有老太々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
太々也只是凭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聞
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代玉听了便說道这丫頭今兒
不瘋了怎麼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々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
咲道我說的是好話不过叫你心里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

〻叫我吃了戲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聽了代玉听了這話口內虽如此
說心內未常不傷感待他聽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兒次日
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
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礼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
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獨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
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
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
穩重且家道貧寒是个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
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遢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
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知我们太々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说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问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说了賈母笑道这有什庅不好啟齒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々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請了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将机就计便应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来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说妙極賈母笑道我最爱管个闲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这是自然的縱抬了十万銀子来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々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

賈母咲道別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爛手的人还有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没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倒还易說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这又何妨兩个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

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宝釵自見他时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那夫人也不过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張口宝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与那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閒話之故耳如今却世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门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与宝釵閒話宝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宝釵因來瞧代玉恰值岫烟也來瞧代玉二

人在半路相遇宝釵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宝釵笑问他这天還冷的狠你怎庅到全换了袂的了岫烟見问低頭不荅宝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錢又没得鳳丫頭如今也这様没心没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説一个月用不了二両銀子叫我省一両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庅横竪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个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説什庅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唤他們过三天五天我到得拿出些錢来給他們打酒買点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両艮子还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両前兒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几吊錢盤纏宝釵听了愁眉嘆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来若是在這里琴兒过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
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〻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件難事
再遅两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〻只管耐些
煩兒千萬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艮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到
都歇心你己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听不过了
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别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
方如此你一来時咱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丫頭悄〻的和我说去
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宝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問道這是誰給你的
岫烟道這是三姐〻給的宝釵点頭咲道他見人〻皆有獨你一个沒有怕人
咲话故此送你一个這是他聦明細致之處但還有句你也要知道這些粧飾

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脚可有這些富麗閑粧然七八
年之先我也是這樣来者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已該省的就
省了將来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
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实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纔是岫烟咲道姐、既
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咲道你也太听說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不
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
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来我
那里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
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咲道這鬧在一家去
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来衣裳先過来了岫烟听說便知是他家的

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宝釵就往瀟湘館来正值他母親也来瞧
代玉正說閑話呢宝釵笑道媽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
連日忙總沒来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兩个都也好了代玉忙讓宝釵
坐了因向宝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麽想的到姨媽和大田母又作
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
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个人的腳絆
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机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
是出人意料之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
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个的婚姻此
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

们一面说一面伏在他母親懷里哭说僧们走罷代玉哭道你瞧这麽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兒了姨媽他就撒娇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経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了他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听说流淚嘆道他倆在这里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釵哭道媽瞧他輕狂到说我撒娇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摩娑代玉哭道好孩子别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雜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说我们看

老太〻疼你了我们也伏上水去了代玉笑道姨媽既这麼说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纔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宝釵笑问道我且向你我哥〻还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将邢妹〻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釵笑道非也我哥〻已竟相準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纔说你認不得娘你细想去说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代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说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你别信你姐〻的話他是頑你呢宝釵笑道真〻的媽明兒和老太〻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便撲上来要抓他口内笑说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劝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

釵道連那女兒我还怕你哥々遭遇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别說这孩子我
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々因要把你妹々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
到是一门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那女兒老太々还取咲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
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頑話细想来到也有些意
思我想寶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沒人可給难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寶兄
弟老太々那樣疼他々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々斷不中意不
如竟把你林妹々定与他豈不四角俱全林代玉先還怔々的听後来見說道
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咲道我只打你々為什麼招出
姨媽这些老沒正经的話来寶釵咲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
鵑忙也跑来咲道姨太々既有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々說去薛姨媽哈々

笑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鹃听了也红了脸笑道姨太〻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说着便转身去了代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後来見了这樣也笑起来説阿弥陀佛該〻〻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内婆子丫环都笑起来婆子们因也笑道姨太〻虽是顽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〻一商議太〻竟做媒保成这门親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〻必喜欢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賬篇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貨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才説的當票忙摺了起来薛姨媽忙説那必定是那个媽〻的當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

的湘雲道什麽是當票子衆人都咲道真々是个獃子連个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々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見別咲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婆子咲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説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过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听了方咲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舖也有这个不成衆人咲道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雲方欲説時宝釵忙説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有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々过來請姨太々説话呢薛姨媽起身去了这里屋内

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私的湘雲咲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与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里所以拿來大家認認代玉忙問怎么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么又給你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个遂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住咲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着呢代玉咲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報不平兒你又充什么荊軻聶政真真好咲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咱們苑里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咲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

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咲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内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週到細膩之至真細之致不獨寫庚府得理亦且將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
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环
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
去然有日不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
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与賈环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
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代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
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代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代玉感戴
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
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
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丫环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

過來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个
料理再者每日要还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処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
物所以也是碌劳當下寧府兩処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処執事人等
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処事務的又有先踹
踹下処的也都各々忙乱因此兩処下人無了正経頭緒也都
偷安或乘隙結黨与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
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这賴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
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賍騙無
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々不善在々生事也難備
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女孩子又說這些
人原是買的如今虽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
们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们
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几年如今有
這机會不如給他们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罢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這
例的偺们如今損陰坏德而且還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還在那是他们
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偺们家的小廝们了尤氏
道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
來領回去給他们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
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个礼字還清旦見是大家形景一面說与總理房中每教習给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恋恩不捨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与宝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宝釵將小生藕官指与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与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

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想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枝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処用过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処歇息用过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処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静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园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园內听使更覺园內人多了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

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称了愿也有丢開手的也有心地狭窄犹懐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勢）因近日將園中分与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香菱湘雲宝琴与些丫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

衆人都咲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咲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咲兒湘雲咲道二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咲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二去罷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代玉便起身拄拐辭了他们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僐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艷恨穠愁香流滿紙矣

正悲嘆時忽有一个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乱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乱啼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个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里來与杏花一会了正胡思间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边發出將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听那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纸錢進來燒我回奶〻們去仔細你的肉宝玉听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錢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与谁燒纸錢快不要在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

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一声宝玉数问不荅忽見一婆子悪恨〻走來拉藕官口内說道我已經回了奶〻們了奶〻們氣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終是孩氣怕辱没了没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别太興頭過餘了如今还比你們在外頭随心乱闹呢這是天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还守規矩呢你是什麽阿物兒跑來胡闹怕也不中用狠我快走罢如何此是含悲之人又拉上宝玉画出小人得意来宝玉忙道他並没燒紙錢原是林妹〻叫他來燒那爛字紙的你没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没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掩飾心内轉憂成喜

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着真是紙錢了麽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
婆子聽如此亦發狠起来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紙揀了兩點
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證在這里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
就拽着要走寶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
那个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个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
叫本房人燒要一个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巴巴
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来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
起来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當
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来我就說他故意来沖神祇
保佑我早死藕官聽了亦發得了主意反到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

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〻我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〻们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来帶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点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这里宝玉问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来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这里燒这几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对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问芳官就知了說畢佯常而去宝玉听

七三一

了心下納悶（連覌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罣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点子屄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屄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着

老太々不在家一个々連句安静话也不说了晴文因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庅也不是会两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来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則鳴（自来俚语未遣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巳後不如你収了过来照管他岂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纔照看他没的討人罵去了说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雞卵香皂頭绳之類叫一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闹了他干娘益發羞愧便说芳官没良心花掰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庅我去说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

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臊還有臉打他〻要還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〻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說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过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〻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麽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的娘来吵你也来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个病那个病老太〻又不得閑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閑了偺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寶玉纔好了些〻連我們不敢大声說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

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些鐵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畫出寶玉來）睛雯道什麼如何 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絲紬撒花袷褲敞着褲腿（四字奇想寫得紙上跳出一個女優來）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一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這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這麼鬆鬆的寶玉道他這本來面目極好到別弄緊襯了睛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了接着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听了進來

问婆人〻〻咲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听鐘几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
怎麽了又得去收什說着便拿过表来瞧了一瞧說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
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咲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
墜子半日就壊了說話之间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
来貼住晴雯麝月揭盖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咲道已经好了還不給兩
樣清淡菜吃过稀飯醎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
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 画出病人 說好燙襲
人咲道菩薩能几日沒見葷饞的這樣起来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〻用口吹 画
因見芳官在側便遞与芳官咲道你也学着些伏侍别一味獃憨獃睡口勁輕着
别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门外伺候向

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与他們漿洗皆不曾入內答应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兒跑到這裡槅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々不出去說他々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

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已也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与宝玉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个眼色与芳官芳官本自伶俐又學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這粥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

尚含笑又嘆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咲又可嘆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咲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藕官宝玉道这是友誼也應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说他自己是小生藕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場皆是真正温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虽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愛藕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来補了蕊官我们見他一般的温柔体貼也曾问他得新棄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说可是又瘋又獃说来可是好咲宝玉听了这篇獃話独合了他的

默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
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
親对面与他講未免不便須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斷
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时按節
只備一个炉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
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除不知只一誠信二字為主即
值蒼皇流离之日虽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
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來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
炉不論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
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
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時吃
过飯便有人回老太〻太〻回来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皷又往朝中去离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叠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个丫嬛十个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什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备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几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

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環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来荣府内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厛院都関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门日落時便命関了儀门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门亦皆関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门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门這兩门因在内院不必関鎖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関了自領丫環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来帶領十来个婆子上夜穿堂内又添了許多小厮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寳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来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

喚起湘雲等人来一面梳洗湘雲因說两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问宝釵要些薔薇硝擦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才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逕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来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帶着这葉子編一个花藍採了各色花放在里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藍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个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来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的

蕊官笑道姐〻給了我罷鶯兒道这一个偺們送林姑娘回来偺們再多採些〻
編几个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籃子便笑說这个新
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
的手巧这頑意兒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鵑掛在那里鶯兒又問候了薛
姨媽方和代玉要硝代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与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
日要出去逛〻你回去說与姐〻不用過来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来瞧我梳了頭同
媽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〻鬧〻此鶯兒答應了出来便到紫
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与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
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鵑听如此說便也說道这話到是
他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筋用一塊洋巾包了

交与藕官道你先帶了这个去也算一盞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
他二人出来一徑順着柳堤走来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
編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
鶯兒只催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當来
二人方去了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来笑問姐姐織什么呢正說着蕊
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么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
你沒告我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这二
三年積了些什么讐恨如今还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么讐恨他們不
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
少家去闔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

使児就怨天怨地的你說〻可有良心春燕咲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
着外人反説他的怨不得宝玉説女孩児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
不知怎麽就变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
顆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麽变出三
様来这話虽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説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
兩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児兩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没
个進益幸虧有了这園子把我挑進来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
个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錢的餘剩这也还説不夠後来老
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
这几年着實寛裕了如今挪進来也算散開手了还只無厭你説好咲不

好笑我姨媽剛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吽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就沒錢要洗時不會襲人晴雯麝月那一个跟前和他們說一声也都容易何必借這个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吽我妹妹小鳩兒洗了纔、吽芳官果然就吵起来接着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可笑死了人我見他一進来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强做知道足的討个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広意思呢你这會子又跑了来這个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 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恐有人遭遏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事 如今我們進来了老姑嫂兩

个瞧着的謹了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来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乱折乱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么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过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说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 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内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说什么便说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隐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这會子反说我難到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美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一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内缺六十四回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瞞]贓　判冤决獄平兒情[行]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〻有什么疑的别討我把你頭上的杩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挦下来还不開门讓我進去呢这小厮且不開门且拉着笑说好嬸子你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賞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開门也不答應你随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〻了一个〻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黛鷄似的还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过我一指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屄声浪嗓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々太々不在家还没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们都有分的到像谁害了饞痨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的到和我来要这可是倉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飛着的有小厮笑道嗳哟々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々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々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牽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牽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頭却也有兩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説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们快傳你柳嬸子去罢再不来可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们説話忙推门進去笑説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専单等他来調停分派一面问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説纔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将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来（總是寫春景將殘）説司棋姐〻説了要碗鷄蛋頓的嫩〻的柳家道就是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这雞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凑了二十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説給他改日吃罢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説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没有了什庅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説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庅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計便上来説道你少满嘴里混唚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别説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們细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将就些兒也罢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庅麪觔醬蘿卜炸兒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我到别伺侯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誰天〻要你什庅来你說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庅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〻要吃蘆蒿你怎庅忙的还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麪觔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别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来
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们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听說我单管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賬来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们笑〻均夠作什庅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撑持不住还擱的
住这个點这樣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别的去既这樣不如回了太

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々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

了天々轉着吃々到一个月現筭倒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

了要吃个油鹽炒枸杞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々到咲

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这三二十

个錢的事还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

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

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这

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々听了又氣不忿又

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这樣尋那樣我到好咲

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乱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势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悮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么東西也少不得变法兒去他已経悟过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

仝人送去司棋全潑在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门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咲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〻太性急了橫竪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门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問好林之孝
向道我听見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两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々悶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説道這話岔了方
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関门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荅只說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時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説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虚又因近日玉釧兒説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对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这事便說道林奶々到要審々他這两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々祟々的不知幹些什么事小蟬又道正是昨兒玉釧姐々説

太〻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〻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
姐〻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
這話我没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没主兒
每日凤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蓮花兒便说在他们廚房
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籠帶着眾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说那原是
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
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说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
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
來回李紈与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〻〻
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環们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兒回二奶々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来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々々進去回了鳳姐々々方纔歇下听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门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的哭啼々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五兒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々太々回来看了纔敢打動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问忙又將他舅々送的一節說了出来平兒听了咲道这樣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来頂~~[illegible]~~此時天晚奶々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奶々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這没行止的事的也有掇怨說正緊更还坐不上來又弄个賊
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与柳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趣愿都來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内又氣又
委屈竟無処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
衾枕嗚々咽々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撵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々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々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々々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々々听了唬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訢了宝玉々々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
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実供若听見了是他旧々门上得的他旧々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
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々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
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経同人說是他舅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
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贜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々还肯認衆人
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々那边的露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
哥兒去了你们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
悄々問着他々若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们好意攬
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个人窝里

發炮先炒(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殊)不知告失盜的
就是賊又沒贜証怎麽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来就說是我唬他
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隲事保
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
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贜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
的體面別人都别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
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来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
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處)不說為這个
倒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

管了襲人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釧兒先问贼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〻屋里呢问他什么應什么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這做贼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别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脸一時羞恶之心感發便说道姐〻放心也别冤屈了好人也别带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〻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环哥是情真連太〻在家我们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说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〻竟帶了我回奶〻去我一槩應了完事衆人听了这話一个〻都叱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〻果然是个正経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説是我悄〻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该承認只求姐〻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该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説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〻来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淂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〻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到太〻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给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节也悄〻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説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々他倒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識高々孤拐大々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々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這叔々却是偺們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説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々屋里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个業障

漚他預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
了些〻什庅出来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別人方
細〻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
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内人有連媽〻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
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
还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沒動怎庅就混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
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兒一遍凤姐兒道虽如此說但宝
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
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什庅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来若大事也如此如
何治人还要細〻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ㄚ頭都拿来虽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别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曾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説他虽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悮的到也不筭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説縱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咱們是那边屋里去的沒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災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罢了一夕話説的凤姐兒倒咲了説道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咲道這不是正经説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来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当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个空子鑽了来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亂接收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来說粳米短了両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

的炭也只有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家礼情〻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
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
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
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〻正乱着忽有人来說與他看过这早飯
就出去罢柳嫂児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
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変了賠補
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
多東西被玉釧児吵出生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見忽見彩雲来
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說
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这兩

兩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当給了
我原該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沒趣兒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
日之情我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〻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斷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
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
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间在被内暗哭当下又值宝
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長系掛麺薛姨娘処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処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処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

園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後出二门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説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来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頭笑了進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楼入画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擠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剛進来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过茶来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〻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說讓我〻那里禁当
的起所以時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襲人連忙搀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
怎么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寿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寿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问原來邢
妹〻也是今兒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〻趕着補了一分礼与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咲道到有些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兩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兒兩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沒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咲道我这个記性是怎么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咲道原来你兩个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们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咲道我们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的職分可吵鬧什么可不悄悄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裡纔过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〻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咲着去了半日回来說二奶〻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庅吃只别忘了二奶〻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咲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麪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就叫柳家的来攬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咲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咲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

説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厛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礼与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麵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过來与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説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巳拿着宝玉忙説這一道門何必関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庅豈不費事宝釵咲道小心没过逆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趍近路從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縱有了事就賴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这兩件大的呢若已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幾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説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间小廠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礼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礼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々的回明鳳姐兒不过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麵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眾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躺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 在厛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过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没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厛上眼看着命了小丫頭們鋪了一个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来送了東西来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 只别离了這里出去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来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来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説這

一閙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両个女先兒要弾詞上寿衆人都説我們没
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説給嫫太〻解悶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
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说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衆人有的説行这
个令好那个又説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説拿了筆硯将各色全都寫了拈
成閹兒偺們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一付筆硯花箋香
菱近日學了詩又天〻亲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淂連忙起坐説我寫大家想
了一回共淂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〻的寫了搓成閹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
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攪了一攪用著拈了一个出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
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这是後
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枯了出来如何又毁如今再枯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呌
他们行去俗们行这个说着又呌襲人枯了一个却是拇戰史湘雲笑着说這
个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划拳
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〻快罸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说便灌湘雲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
妹擲起挨着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
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頭去可太沒
頭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罸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
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時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语湘
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门斗上貼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情々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
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问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
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
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
个字両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个窓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
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
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门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
来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划拳
叮々噹々只听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
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瓢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総凑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廻腸这是鴻雁来賓说的大家笑了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来萬户擣衣声

令完鸳鸯襲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劃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

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来説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説道

奔騰澎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説

的衆人都咲了説好个謅断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

他説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揀了出

来吃脳子衆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説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説道

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来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説雲姑娘會鬧

心兒拿着我们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们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

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

竊盗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

釵忙暗〻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劃拳岔開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咲道姐〻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来姐〻别恼就是姐〻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麽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这用時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这也有出処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処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麽你到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咲說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厛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揺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頑他外頭自便就来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里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唤二者恐丫嬛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来請问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来查我們来了我沒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々們别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々叫姑娘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況太々們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們怕

有事来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又
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們
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来兩傍了鬟們答應了忙去傳点
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
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来平兒
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
再来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竖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
見一个小丫頭笑嘻：的走来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
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来看時
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

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嘟嘟說泉香而酒冽玉盌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娲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扎挣着同人來至紅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釅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几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

扶欄观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观局林代玉和宝玉在簇花下唧ゝ噥ゝ不知說些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厅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磞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来算去總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兩眼只瞅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问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内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听見了问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ゝ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ゝ都往厅上姨太ゝ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ゝ平兒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說一声就是了

既這麼着就攆出他去等太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兒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鳳姐姐作伐子禁别人最是心裡有筭計的人豈止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緩好咱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你們一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个人的代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宝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内捧着一个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

你两个半日没吃茶爬爬的倒了两钟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说着自拿了一钟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他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递在代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勾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時杯放下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没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才在这里几个人闹草的这会子不见了宝玉听说便忙回至房中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说道快别睡觉咱们外头顽去一会儿好吃饭的芳官道你们吃酒不理我教我闷了半日可不来睡觉罢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棹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
个麪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
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々
要儘力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
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沒聞見來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个容易
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
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个奶油
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々碧熒々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
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々誰吃這些東西只將
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咲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够再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够了方纔麝月姐々拿了两盤子点心給我们吃了我再吃了這个佟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捲酥说這个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咲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们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々和晴雯姐々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闹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々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催不過這些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這五兒怎庅様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兒直叫他進来罢等我告訴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咲道

这到是正緊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進来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
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
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门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来宝玉问你們
做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
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
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
狐媚子什庅空兒跑了去吃飯兩个人怎庅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兒
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情雯道既这庅
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
去了使得你卻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体性子又不好

又没用襲人咲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再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
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个什麽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
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麽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
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麽原故你到底說話別不
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麽大家說着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
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
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闘草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
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个又說
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說我有月月紅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說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麽不是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不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㵾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你們來幫着我擰他這謅嘴兩個人滾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衆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鬨笑一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々點々流下緑水来正恨罵不絶可巧宝玉
見他們鬪草也尋了些花草来凑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
裙因問怎庅散了香菱便説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説我謊因此鬧
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臓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倒有一枝並蒂菱
口内説手内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
什庅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々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
声説怎庅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紅綾最不経染香菱道这是前兒琴姑
娘帶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
家一日遭塌这一百件也不值什庅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来的你和宝

姐〻每人終〻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臟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这庅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話却碰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过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臟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听見了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庅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庅难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这樣还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这

樣罢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里（萬）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寳玉听了喜歡
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来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算（想）可惜這麼一个人沒父母連自
已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与了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
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来至房
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無）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
手中撒漫的況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来摺好隨了寳
玉来尋着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个
故事来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說着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已的一樣又命寳玉背過臉去自已叉手向内解
下来将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贓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好）了再給你送来（去）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拘給那个妹〻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贜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夫妻蕙与並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个坑先抓些〻落花來鋪墊了將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〻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恠知道人〻说你慣會鬼〻祟〻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你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〻的轉來問什么香菱只顧笑因那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〻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

採頭光去呢說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麽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咲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个人單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們出錢晴雯道他們沒錢难道我們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宝玉听

了咲説你説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衬你〻再过不去晴雯
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専會駕橋撥火兒説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説関院门罢
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説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関了门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
宝玉点頭回説我出去走〻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説着走至外边因
見無人便问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的狠只是五兒
那夜受了委屈煩悩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
後悔長嘆因又问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可
説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过他也罢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説畢復
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進来大家隔窓悄視
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頭一个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们查上

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偺們好関门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别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説那里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迎出来笑道我还沒睡呢媽〻進来歇〻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来笑説还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説不是个讀書上学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説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〻説的是我毎日都睡的早媽〻毎日進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兒因吃了麺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説该沏些个普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説沏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经吃過两碗了大娘也

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睛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咲道這些時我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来雖然在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咲話說這家子的人眼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时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後離了口(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咲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礼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里撥過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纔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歇那林之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處去了这裡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来笑说这位
奶々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唠三叨四的又排塲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
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说着一
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棹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
綽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去撳菓子用两个大茶盤做四
五次方撳運了来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说天热偺們都脫了
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
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眼前不得已的这會子还慪我
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寬衣凡吃酒從未見如此者此独怡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与世人两樣的知子莫过毋也
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着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袷褲子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劃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緞子鬭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眉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鵝卵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着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个到像一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〻再劃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

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
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
菜宝玉因說偺們也該行个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別大呼小叫惹人听見
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宝玉道
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个頑意兒襲人道這
个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
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呢宝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
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
四兒都巴不得了一声二人忙命開了门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请只々怕宝林两个不肯来须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袭人晴雯
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代玉说身上不好他
二人再三央求说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々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
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
纨和宝琴二人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
又併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宝玉忙说林妹々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
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又隔着代玉却离棹子远々的靠着靠
背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々说人夜聚饮赌今儿我们自己也
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
无夜々如此这倒也不怕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家

才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五点数至宝釵宝釵便咲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庅来説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看了都咲説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説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过便咲説芳官唱一支我們听罷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支

【賣花時】翠鳳毛翎(紥)帚叉　閑為(踏)仙(天門)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与俺眼向雲霞(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　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聽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釵釵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數到探春探春咲道我还不知得个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咲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红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戲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断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强擲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该李氏掣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極你们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
問你們的廢与共說着便吃酒将骰过与代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
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一面画着一枝
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凉两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
都笑側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別多兩家話衆
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字各飲
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〻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給
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与芳官芳官端起来便

一揚唱了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拈起骰子來一擲、
个九点數去該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
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總着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
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便
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
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有一枝芙蓉題有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説这个好極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人〃〃便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道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闹有趣大家笑来香菱晴雯宝釵三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回相探春笑道命中该有指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

什庅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時原来是薛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〻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還要留着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關了门大家復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嬤〻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嬤〻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収什盤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淂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々我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儘力灌起来小燕四児也圖不淂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淂輕々起来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黒甜一覓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説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棟地方見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說我怎麼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丫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罢々今兒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麽不过還々两次罢了咱们也算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麽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没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樣々有趣必至兴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来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兒笑道姐々忘了連姐々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两手握着笑个不往忽見平兒笑嘻々的走来说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兒忙问你们夜裡做什麽来襲人便说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热闹非常連往日老太々太々带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

一罈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吃的把臊都丢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四
更多天纔横三竪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請我
还说着给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来請你的等着罢平兒笑问道
他是誰〃〃是他晴雯听了赶着笑打说道偏你这耳朶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會子有事不和你说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来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
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
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说道你们这随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
问又怎么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樣
子忘记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時原
来是一張粉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来（帖文亦蹈俗套之外）忙问這是誰接了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
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送）来的帖子忙一齊问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
進来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来只打發个媽媽送来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
酒（喝的）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
快拿紙来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肖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
上回个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问宝
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问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逕来尋代玉剛過了
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
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吒意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
他（的眼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
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
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
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
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当
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
閒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爲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見姐姐
真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
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来沒見拜帖上下别號的這可是
俗語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

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
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样纔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々可巧遇
見了姐々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顧用眼上下细々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
語说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
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様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说古人中自漢晋五代
唐宋以来皆無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

縱有千年鉄门檻　终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称為畸人他若帖子上
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
中擾々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鉄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櫳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醒醐灌頂嗳喲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説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説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熏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门縫兒投進去便回来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来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来當中分大頂又説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説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説既如此你出门也帶我出去有人问只説我和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説你是無才的 叫芳官一

罵趣有偺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
好看你想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従外国献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这兩種人
自尧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偺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〻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
遠来降我們正該作践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樣着你該去操習
弓馬学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
鼓唇揺舌的自己開心作戯却說是称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剃剔短髮好便
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
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
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個琴
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
抹粉本終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
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他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
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別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
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殽可喜尤氏又
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
丫妚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寶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鳳偕鴛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看叫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
凡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人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
名為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
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
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当下衆人都在榆陰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
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
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里衆人
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也）宝玉便說

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乱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ㄟ
使得宝玉忙咲說好姐ㄟ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們兒又說
笑軟了怎麽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赶着他打正頑笑
不絶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ㄟ張ㄟ跑來說老爺賓天了衆人听了唬了一
大跳忙都說好ㄟ的並無疾病怎麽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ㄟ修煉定是
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
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
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问一面忙ㄟ坐車帶了賴昇
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
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霊砂等妄作

虚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 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
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説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
回説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事小道们也曾劝説功行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
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命人去飛
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
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
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
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
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將外頭

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昌賈菱等各
有執事 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来在寧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將兩个
未出嫁的小女帶来一並起居才放心 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 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
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 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専具本請旨原
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
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静於都城
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殁于寺中 其子珍 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乞假
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门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礼畢
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 欽此〻旨一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文(父)子星夜馳
回半路中又見賈[王扁]賈珖二人領家丁(理小子)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滚鞍下
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么賈[王扁]回說嫂子恐哥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
無人叫我們兩个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
理賈[王扁]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
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
忙說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
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眾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
放声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
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俛)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覩物耳不聞声少不淂減此悲感好指揮衆人因将恩旨
備述与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霊之事賈蓉淂不淂一
声兒先騎馬飛来至家忙命前所叔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
蓬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祖母兩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
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们作活計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
他二姨娘笑説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过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淂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没了还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説着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来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滚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上来
撕嘴又説等姐姐来家咱们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
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个雖小到底
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来告訴爺你吃不了兠着走賈蓉撇下他
姨娘便抱着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偺們饒他兩个丫頭們忙推他
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者）
（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偏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
人吵嚷的那府裡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咬舌說偺們這边乱賬賈蓉笑道各
门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夠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
況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来連那边大老爺這麼利害璉二
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姑娘那樣剛强瑞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
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
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安人点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
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瞧
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媽不成賈
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个又有根基
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總沒揀漏着
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个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丟了活
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丫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寶蓉方咲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衆人散後仍來空尋他小姨子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唏嚠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麽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

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稟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内不時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甚麽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内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内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内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

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傷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没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個没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别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别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擺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内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幾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麽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
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
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
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
未見上面是何面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卻望着黛玉笑黛
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説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
可欣可羨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
感慨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
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
有什麽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才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别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别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內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

王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
家人僕婦都送至鉄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
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
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兒姐
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
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
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
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
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
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我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睄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才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趂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若填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
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
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
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
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
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
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
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
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
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先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

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夠說成了我買兩個

絶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

回頭時仍擺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粧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來走賈璉目送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

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帮助如今姑家爺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那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卻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

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
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
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是姐夫將他
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
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
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
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
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
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
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况且這多姑娘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粮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当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来拜过天地焚了紙馬那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凤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鮑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東府有事羁绊凤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风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尽賈璉一月出五十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飯若賈璉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将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与二姐収着又将凤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願意当下十来個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这日賈珍在鉄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因与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厮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説不在賈珍歡喜将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厮将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来屋内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説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説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着灯燋還沒処尋过日你姐姐還備了禮来瞧你們呢説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関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来請安賈珍便説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処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么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点頭説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処吃

是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〻来尤老也會意
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了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
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
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
走了来嘲咲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来了一時叫起来
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屌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罢撞喪醉了
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洒不
着你頭上来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
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
睡覺这里鮑二家的陪着这些了嬛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

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時見是賈璉下馬问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說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捧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癢难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来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来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这會子来的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来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来)的交給了奶々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来吃一鍾隆兒緩坐下端起杯来忽听馬棚內鬧將起来原来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踶起来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来鮑二家的笑說你二人就在這里罢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门出去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関了门回頭見喜兒直挺々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来好生睡々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々道々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經的人我痛把你媽一肏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门寬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颜色贾琏搂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贾琏忙问道这话如何说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说道你们拿我作愚人待什么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瞒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据我看来这个形景恐非长策要作长久之计方可贾琏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你因妹夫倒是作兄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二人正吃酒取乐贾琏便推门进去笑说大爷

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々必要吃乾這鍾說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着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々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々那鳳奶々去看他是几個肥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々喝酒怕什麽咱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說我和你哥々已經吃过了咱們来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本是風月塲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叠又叫将姐々請来要樂咱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语說便宜不过当家他們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與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来这尤三姐鬆〻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緑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緑褲紅鞋一对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斯文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自己関门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環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

声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
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厮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裡也
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
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
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說姐〻糊
塗偺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个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个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偺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
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
到那時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
姐天〻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鵝又宰肥

鴨或不趁心連棹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倒還知疼着癢若論起溫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腳有了一
个淫字憑他有甚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
珍大哥商議商議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來怎麽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過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緊〔經〕揀個人
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
先劝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
親上生〔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聽酬賣項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礼要說但妹
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尽知說也無益既如
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処我也要自尋歸信去方是正礼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凴你们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

進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況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礼都
有我們置辦毋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问二
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
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不錯)好眼力二姐笑问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
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奇不
知何為)
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难道除了你家天下
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反有理)眾人听了都咤意除去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
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着忽見賈
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来請賈璉說老爺那边緊等着叫爺呢小的荅應
往旧老爺那边去了小的連忙来請賈璉又忙问昨日家裡沒人问興兒道小

的回奶〻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〻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興兒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〻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〻就的人敢惹提起我們奶〻來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個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過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合〕家大小除了老太々太々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々太々两个人喜欢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々說他會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佶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会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来他还在傍边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々大太々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处飛黑母鷄一窝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々在頭裏早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將来你又不知怎庅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々要这様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々時若得了奶々这様的人小的們也少

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這几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々
聖德憐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爺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々呢尤二姐咲道猴兒
崽的还不起来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来你们作什庅来我还要找了你
奶々去呢興兒連忙摇手說奶々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々一輩子别見他纔
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咲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
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还說他不过好々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
对手尤氏咲道我只以理待他々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
奶々使有理讓他看見奶々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罢人家
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们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爺打个爛
羊頭似的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約一年二年之间兩个有一次到一処他还要口

裡掂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来的你又浪着劝我〻〻原不依你反說我是反了这会子又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央告平姑娘尤二姐哭道可是扯謊这樣一个夜又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抬不过一個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賢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道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个誰知他来了没半年都尋出不是来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好說自己臉上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經人从不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窩夫的倒一味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總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見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婦奶〻和几位姑娘他这樣
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興兒拍手笑道原来奶〻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婦奶
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们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〻们不
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们交給他[只教姑娘们]看書寫字斈針線斈
道理这是他的責任除此问事不知説事不管只憑这一向他病了事多这大
奶〻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们大姑娘
不用説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嗳
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
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〻養的老鴰
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經]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〻命太〻

抱过来養过了庅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々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双一個是我们姑太々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庅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庅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樣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々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々的女兒姓薛叫什庅宝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見了他们两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規矩雖然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们原該遠々藏開興兒摇手道不是々々那正經大礼自然遠々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化了姓薛的説的滿屋裡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此真的叫你又編了这混話越發没了捆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纔要又问忽見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庅（栢業叫絕此处方问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别问他說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这庅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經學堂我们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宝貝老爺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内濁見了人一句
話也没有所有的好処雖没上过學到难為他認得几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
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没剛柔有時見了我们喜欢時
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陣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見了
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
了你们又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难纏情語情文至語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到好
原来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説偺们也不是見一面
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里頭慣了的若説糊塗那
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偺们同在一処那日正是和尚们進来遶棺偺们
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擋着人人説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後他没情

[illegible]

悄的告訴偺們說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腌臢恐怕氣味薰了姐〻們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臟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听說笑道依你說你兩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〻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来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盤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来了尤二姐回劝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萬別為我悞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问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来也难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頭当姑子去吃長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问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来話長五年前我们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们到那裡与老娘拜寿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何至 丁亥）他看上了
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们闻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
不曾賈璉听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庅樣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
知道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無情無義
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们的不知那裡去了
一向後来听見有人説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
或不来他萍踪浪跡知道几年纔来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
頭说的出来幹的出来他怎樣説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说之间只見尤三姐走
来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说什庅是什庅若有了姓柳
的来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来我自已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
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
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与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
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
說未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先
往二姐這边来住兩夜從這里再悄々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
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
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頂頭来了一羣馱子内中一影主僕
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来了賈璉
深為奇怪 余亦為怪 忙伸馬迎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温大家便

入一酒店歇下叙談了〻賈璉因笑說闹过之後我們忙着請你两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麽你两個今日倒在一処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過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边来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〻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门好親事大家过起来賈璉听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們懸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来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
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蓮忙笑
說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门親事定要
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絶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
得許多了任凭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凭等柳兄一見
便知我这内嫂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听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
弟探过姑母不过月中就進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
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滞不帰豈不悮了人家還
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况且是客中何
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中傳代
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处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
門閉户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丁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
只安分守己随分过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
只念柳湘蓮早〻回来完了終身大事这日賈璉進门見了这般景况喜

八九七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
了出来又將鴛鴦劍取出遞与三姐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宝晶熒將
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
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
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
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
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丟过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
璉独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来交与二姐預備粧奩
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医調治听見湘蓮来了請入

卧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称謝又説起親事一
節凡一應東西皆已妥当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尽次日又来見宝玉二
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見茗烟一
干人説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説璉二哥〻着实問你不
知有何话説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宝玉〻〻笑道大喜〻〻難
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絶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
裡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於此路上
工夫忙〻的就那樣再三要来定礼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
起来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来想起你来可以細〻問個底裡纔好
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説只要一個絶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來歷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
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
知真〻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
了你们东府裡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
不做这剩忘八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更奇
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忽闻湘莲提东府之事骂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谓一个不曾放过
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
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
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莲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
蟠一则他现卧病二则又浮燥躁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贾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讓到內室与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听了詫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听了便不自在还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还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还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処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処自己就是争辯起來豈不無趣些 听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来將一股雌鋒隱

在肘後出来便説你们不必出去再議还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将劍並鞘送与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大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
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
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
不忍一別故来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説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来拉
住问時那尤三姐便説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
與君两無干涉説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竟似夢非夢
睁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边坐着一個瘸腿道士
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问此係何方師仙名法号道士笑道連我也不
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来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覺冷
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随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裏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
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
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
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
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
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
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
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
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
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柏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總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總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債也物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總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三

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看時二人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

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
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
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
纔是為什麽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
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
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
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蹋了自己身子
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
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要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
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阿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

五

怎麼沒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
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
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
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
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
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
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斷混黛玉見
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咱們
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
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
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輛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眾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眾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裏髣髣髴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償那裏有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麽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裏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裏城外那裏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眾人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
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
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
發懶(慵)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
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
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
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
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
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
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
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

嬓嬓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嬓嬓蹩蹩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種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箕了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姑娘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
雯道噯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
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
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
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
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
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
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
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果子樹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
的疤瘌流星的吊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
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
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
遭榻蹋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裏知道這個
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作
姑娘摘一個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裏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
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裏使老了的難
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
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
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
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裏只
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裏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那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好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記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十一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說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閑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面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

十一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麽新奶奶舊
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
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
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
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
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
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
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
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麽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
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
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

内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聽見了亟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
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
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
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
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
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
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
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
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
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
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

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
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
着平兒道偺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
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
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
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慪笑
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
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
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
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
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總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挪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總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
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奶
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
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
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
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
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
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
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
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到遲一步兒
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

與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與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與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寫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　按乾隆年間抄本　武裕菴補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话说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边在外約一个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処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将事辦妥回程已是将兩个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筭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来便傳各色匠役収什東廂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说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带了平兒豊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将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盖一逕前来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鲍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说快回二奶々去大奶々来了鲍二家的听了

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门前鳳姐方下車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
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
攙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
倉促之罪說着便扶(福)了下来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
姐命丫環拿褥子来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之(諸)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礼去凤姐兒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說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憂皆

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令娶姐〻二房
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说奴亦曾劝二爺早行此礼已被生育不想
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说知使奴有冤难訴惟天
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说今可巧遠行在外
故奴家親自拜見過还求姐〻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
同処彼此合心諫劝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〻在外奴在內
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闻知亦甚不雅覌二爺之名也要
緊倒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〻身上那起下
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背後加减些言语自是常情姐〻乃何
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实有不好之処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况賈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〻在外若别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〻進去和我一様同居同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〻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〻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〻梳頭洗臉只求姐〻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〻〻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〻咽〻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对見了礼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

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僭们的丫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訴已往之事风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这般便認他作是个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风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边稱揚风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惹（又蓋）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风姐兒道这有何难姐姐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悴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

来的日子淺也不曾當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籠拿進去罢我也没有什庅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肴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肴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〻的告訴他我们家的規矩大这事老太〻一蓋槩不知倘或知二爷孝中娶你會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〻太〻我们有一个花園子極大姊妹们住肴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两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〻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们皆是預先说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後门而来下了車赶散衆人凤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门来到李纨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凤姐帶了進来引動多人来看问尤二姐一〻見过衆人

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〻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若老太〻太〻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嬛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関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〻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个了頭送他使喚暗〻分付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筭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〻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个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〻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〻拿些來善姐便道二奶〻你怎麽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们奶〻天〻承應了老太〻又要承應這邊太〻那边太〻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万男女天〻起来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〻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这些親友的调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裡调度那里爲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着些兒罷僧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賢良人總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〻的連飯他怕端来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兩次他反先亂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风

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裡姐〻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処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訴我〻打他们又骂了頭媳婦说我深知你们軟的欺硬的怕背阁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〻告訴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们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细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母]攆他出来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两银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〻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兒悄命他将張華勾来養活着他[叔]寫一張状子只管往有司街[衙]门中告去就告璉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
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
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息的旺兒領命
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
过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
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
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对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有此
事不用人代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兄弟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将狀子与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説道這是小的尽知
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内其中還有別人求
老爺再問張華 磞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説糊
塗東西還不快説出来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説出来張華 便説出
賈蓉来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来便
忙将王信喚来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虚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
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収了贓艮
次日回堂只説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両枉捏虚词誣賴良人都察院又
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説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
此事且都収下只得賈蓉對詞且説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来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〻〻這般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了這一
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辞正商議
之間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聽了這个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
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
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伏侍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
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到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
善忙笑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
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
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个体統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
兩重在身就把个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个沒腳蟹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 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麽 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〻太〻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 如今偺們兩个一同去見官分證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个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 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 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只求姑娘嬸〻息怒 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 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〻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 你死了的娘陰灵也不容你 祖宗也不容你 还敢來勸我 哭罵着揚手就打 賈蓉忙磕頭有声說 嬸〻別動氣 仔細手 讓我自己打 嬸〻別生氣 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 又自己問着自己說 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 已後还单听叔〻的話 不听嬸〻

的話了衆人又是劝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滚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
悲声只説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
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咱們只过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
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
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
太太知道了原説接过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
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
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銀子去打点
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裡説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放声大哭起祖宗爹

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听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难到有茄子塞着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庅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还会子不平安不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个好的他們怎得鬧出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芦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庅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听着罢了衆姬妾丫鬟媳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

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的勾〔彀〕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畱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尋着日後教導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道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侄〕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去送〕嬸嬸若鬧了起來兒〔侄〕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嬸責罰兒〔侄〕子兒〔侄〕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嬸料理兒〔侄〕子竟不會〔能〕幹這大事嬸嬸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侄〕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貓兒狗兒一般嬸嬸既教訓就不和兒〔侄〕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嬸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只當〕嬸嬸有這個不肖的兒〔侄〕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来与尤氏反陪礼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先把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嬸放心横竪一点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嬸方纔說用过了五百两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两銀子與嬸嬸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嬸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嬸还要週全方便別提这些話方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饑壓着我的頭幹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个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絶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听見這話連夜喜欢的連覺也睡不成赶着傳人収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説奶〻太好性兒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樣再収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听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誰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个張華來告了一状我听見了嚇的兩夜没合眼兒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个無頼的花子我年軽不知事反笑了説他告什麽到是小子們説原是二奶〻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个死現在有這个理他抓着搃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还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国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羅俗 語说捹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庅事作不出来
况且他 又拿着这滿礼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便是个韓信張良听了这話
也把智谋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个商議少不得拿錢 去墊補谁
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来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
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来找 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说完 都说不必操心
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们如今
想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 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咱们替他打
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時再給他些个銀 子就完了鳳姐兒咲道好孩子怨不得
你顧一不顧二的作这些事 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说得这話他暫且依
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

一日見了他又尋事故意訛詐倘又叨登起來這事咱們雖不怕也終担心攔
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听
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〻非人去是〻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
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
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
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
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
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
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
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了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癡心說不得讓
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顧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
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个人放在屋里的今
既見你妹妹很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
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一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是難等
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服每圖房仗
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想可使
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到底是嬸嬸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
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环們伏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
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与尤二姐又說我怎

庅樣心　打听又怎庅設法子須得如此〻〻方赦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閙

这魚頭大家才好　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説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説你只別説話等我去説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説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説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看説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説着忙拉二姐説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説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

又從新故意的问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问你姓什広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説老祖宗且別问只説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手来我瞧瞧鴛鴦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笑説道更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听説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説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広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听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説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兩个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还給他銀子安家过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来又見賈蓉打發了人来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興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来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来回賈母說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
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
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
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
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
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
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
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月日給了他
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
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

人去找賈蓉〻、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〻遣人去説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ケ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庅好人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此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纔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ケ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听得真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説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来再花几ケ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这由頭来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ケ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来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說
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笑記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
保住自己的名譽昨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認此大作人命
関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訢鳳姐
只說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
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說你
要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
非常更比親姊親妹还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
々的封項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
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説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者賞
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
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溫賈
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個
媳婦坐車在（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
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
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
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
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
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

懐别意無人処只和尤二姐説妹〻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〻太〻们都知道了説妹〻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浄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这話氣个浑倒仰查是誰説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長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底説嘴我反弄了个魚頭来拆説了两遍自已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説槐暗相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借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没漢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楽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託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時只説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

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凤姐說奶〻的名声都是平兒丟壞了的這樣好菓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凤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時来了到还都悯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凤姐賢良也便不畱心況素習已来曰賈赦姬妾了嬛最多賈璉每懐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爷年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沒的畱下這些人作什庅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门上小么兒们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来眼去相偷期的

只惧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來过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尓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〻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鬭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〻你爷心坎兒上的人我还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話越發惱了天〻大口亂罵說奶〻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〻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〻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凤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声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〻的

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常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鳳丫頭到好意待他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這般與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宝劍前來說姐姐你一生為人心痴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

来肘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数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〻的丧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〻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当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生豈不兩全小妹咲道姐〻你終是个痴人
自古天網恢〻踈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来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
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况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

人来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谋幹了軍前去効力回来好討蔭封的小厮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荣進来胗脉看了説是経水不调全要大補賈璉便説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荣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来再看ゝ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内伸出手来胡君荣又胗了半日説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経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ゝ將金面略露ゝ醫生觀ゝ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来胡君荣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时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経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辞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来调服下去只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闻知大罵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调治一面命人去打告關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捲包逃走这里太醫便说本来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氣恼鬱结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言閑事不闻庶可望好说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谁請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樣没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陳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见了無不称讚賈璉与秋桐在一処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

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丶这
樣都因偺們無福或犯了什庅冲的他这樣因又咩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筭命
的回来又説係屬兎的陰人冲犯大家筭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説他冲
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
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見如此説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説你暫且別處去躲几
個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
水怎庅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庅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
眉赤臉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們那个綿花耳朶的爺罷了縱有孩
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
一年半載養一个到还是一点攙襍没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咲又不敢咲

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〻要攆我回去我沒
了安身之処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听说慌的数落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
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沒
了你要攆他你不如还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
他窓户根底下大哭大罵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
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来瞧他又悄〻劝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
尤二姐拉他哭道姐〻我從到了这里多虧姐〻照應為我姐〻也不知受了多
少閒氣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報姐〻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
好等来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泪说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
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

道姐〻这话错了若姐〻便不告诉他、豈有打听不出来的不过是姐〻说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来方成个体統与姐〻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还干凈常听見人说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凈想畢扎挣起来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脖方嚥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带齊整上炕淌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嬛媳婦们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说丫頭们你们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〻他雖好性兒你们也該拿出个樣兒来别太

过进了墙倒眾人推丫不听了急推房门進來看时却穿带的齊〻整〻死在炕上了
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眾人虽素習懼怕鳳姐
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与
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
妹〻你怎庅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劝住賈璉〻
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
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对着梨香院
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
錦假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九个媳婦圍隨
從内子墻一带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单一看只見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〻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〻嘆着些〻兒我送了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〻跌脚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〻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待到外頭还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过來陪哭一塲衆族中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〻太〻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群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听隐〻綽〻听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

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認真了闹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𡊮地上埋了完事鳳姐咲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正説着丫头来請鳳姐説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銀子家裡近来艱難你还不知道偺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鷄兒吃了过年粮昨兒我把两个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这裡还有二三十两銀子你要就拿去説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递与賈璉指着賈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賈璉没话可说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厮丫环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烧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咲忙将二

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作声纔
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听說便說你說
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
生替我收着作个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
與眾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 自
去要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 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
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 晚來也不進去只在這里伴宿正
是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嘗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来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

向未和宝玉说话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
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
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嬛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们外頭自娶去了
原来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
来許多雜事竟将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
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
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
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间房内咭呱之笑声不
斷襲人因笑说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个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
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緑苑杭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緑襪兩脚乱蹬笑的喘不過氣来宝玉忙笑說兩个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々々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宝玉對抓雄奴趁势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来說昨兒晚上奶々在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々々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来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到是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々呱々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々不頑把兩个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

、前頭去了更寂寞了两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
呢你瞧宝姑娘那裡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
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
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
了出来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
来時都咲說這會子還不起来偺们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
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来倘好湘雲咲道一起詩社時是秋
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况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
棠社改作桃花社 起時是沒有名 此是先有名 宝玉听着点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着衆
人都又說偺们此時就訪稲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一齊起来都往

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憑　憑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来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问你们怎庅得来宝琴㗎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㗎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过宝琴㗎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㗎道我不信這声调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宝釵㗎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々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䖏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㗎道固然如此説但我知道姐々斷不許妹々有此傷悼語句妹々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々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説都㗎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
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
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
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
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
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
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
了禮服各處去行礼代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
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
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因此改至初五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听上面不过是請
安的話説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
听説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
日於五月初十日过門凤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騰的夫
人又来接凤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
林代玉宝釵四人同凤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来五人
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
収一収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算説还早呢襲人道書是
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縂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咲道我
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没収着襲人道何曾没収着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共(通)算(統)數了一数終有五六十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这几
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収了起来天〻快臨几張字補
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过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寔
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條好說話時大家安(歇)下至次日起来
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问宝玉
方去請問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作別的因此出
来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
使得你去回你太〻知道宝玉听說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
磨鎗也(不中)用有这會子着急(的)天〻寫〻念〻有多少(完)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
終罢宝玉回說不妨事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笑說老

九八七

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们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爷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听說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更不提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与宝玉〻〻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来这日正等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肴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

過几遍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遏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
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寶玉
听了便把書字又擱过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
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鵑啼燕
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寶釵看了又来找黛玉〃〃看
畢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
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个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这話說
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个調来寫了綰在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称賞了一回宝玉咲道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拈闔宝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 重建故又寫香 大家思索起来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宝釵却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宝釵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咲道嗳呀今兒这香怎庅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已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纨等咲道这筭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来探春听説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 却是先看法作完的仍是又變

一摺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輸)不肯勉强塞責將
筆擱下来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你(休)惜 飛来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從(縱)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緊(經)你分内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從然好也不算得說自看黛玉
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对(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捨誰收　嫁与東風春不管　憑尔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离人恨重
眾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笑道終不免过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伴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来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圍蝶陣亂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蘅蕪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这定要重重罰他下次為例一語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眾人唬了一跳丫环們出去瞧時簾外丫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眾丫环

笑道好一个斉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
出来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这風箏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嬌红姑娘放的拿
下来給他送过去罢紫鵑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这个不
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道紫鵑也学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这会子
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罢
把偺們的拿出来偺們也放放晦氣紫鵑听了敢命小丫頭們將这風箏送出与
園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們去的这里小丫頭們听見放
風箏爬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風箏来也有搬高凳去的
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簍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
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囙回頭向翠墨咲道你去把你們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嘻咲
〻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
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
放走了寶玉道我还沒放一遭兒呢探春咲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罢了宝玉
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丫頭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篗
子来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
这一个罢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欢喜便命叫放
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了来翠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們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
起来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来却
是一連七个大鴈的都放起来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說丫頭們不会

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中人又笑宝玉
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踩个稀烂代玉笑道那
以人打了顶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風箏
你们又都拿了许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頑了
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说用手帕墊着手頑了
子来随着風箏的勢将籰子一鬆只听一陣豁剌
環中人来放中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请罢代
是不忍李纨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说放
放興把你这病根兒都带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们姑娘越

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只接过一把西洋小艮剪子来齐籰子根下寸
〻了那風